

廿七

市

春

采

記

第四回

福至心靈壯語竟邀阿竹愛
逆來順受清談虛擲破瓜錢

竹香院裏，因着明天給老掌班的作壽，籌備裏裏外外懸燈結彩，張三趙二老舅三人手忙脚亂，直至天夕時分，方才諸事就緒，大竹香揚揚得意的到院中來觀，諸事認爲妥當以後，在院中宣示道，明天是老掌班的生日，在烟花柳巷裏不同過家之道，在生日那天別光吃好東西，自己亦得應該走走腸子，人家有牌咱沒，咱多麼塞蠢，別不上心裏去。小春等聽了都不言語，惟有搭住的大金玉聽了不悅，到院裏來冷笑道，掌班的你說的甚麼話，邀牌惟的是作生日，老掌班的她一年幾個生日，且次不是作了麼，誰沒邀牌，吾一個人兒就是兩桌，這不是衆目所見的麼，竹香見她當面奚落，有些掛不住，方要回答，見小春那個姓余的客同着一般一樣年輕貌美的，一個朋友進門，生恐自己回答出話來之後，大金玉說出再難聽的言語，失了自己掌班的尊嚴，又是喜又是恨的看了子青等一眼，自回房去，回房後，忽發一種奇想，以爲小春這孩子艷福太大，不單是客長的好，連朋友亦長的那麼好，天爺亦是老翻刀鬼，一點兒公平的意思都沒有，像那個，小春的客既然那麼美，配上個推扳的朋友亦不算薄福，是會的，撥轉着教她那個朋友招呼吾，亦不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你在第一個兒上，那末不是客是朋友呢，把客熟友是老竹吾的首戲，偏不，有的重羅着，沒的單擺着，她正自搗鬼，猛聽得大金玉的聲音道，這世下爹子，下世還打算

脫生良民家的女兒呢，你有了倒霉客便一年作兩個生日，旁人還得陪着你一塊兒有倒霉客，慢說沒有現成的打牌客，既或有的話，打牌亦得過了明兒，竹香聽了再難容忍，搶出屋門以外，見金玉還在屋檐下怒目而立，竹香向前湊了幾步道，金玉姐，咱爲老姐妹們啦，自然和他們孩子不同，從打老掌班兒掌班兒的時候，你便在竹香院搭住，吾那工夫還是清倌呢，這些年，凡事都拿你當姐姐尊敬着，有甚麼事，你該包涵着才對呢，那窩子裏不作假生日，偏咱這兒必得實話實說，大金玉說，班子下處裏，幾時有了大頭客，幾時作生日，吾混了二十年連這點兒小情節還不懂，你大不該站在院中邁嚷兒，牌局是大洋錢辦出來的，不是空口就能辦事的，你念會子窮秧，難道明天各姑娘的客人都來打牌麼，本來大竹香素日所作所爲，許多見不得人的事，都在大金玉心裏，旁人誰敢公然直說出來，大金玉的爲人，性如烈火，氣頭子上，甚麼怕人的事，她都敢對衆宣佈，因此竹香很懼她一頭，被她說的面無光，欲待還言，又恐她揭自己的陰私，正在窘迫之際，忽見二春屋中走出一人來道，竹掌班的，不用和她們生閒氣，明天給老掌班兒的作生日，誰有牌誰沒牌，吾全不管，誰教吾是二春姑娘的朋友呢，把她的客供的高高兒的，由吾鬼見愁謝老這兒說，由一桌至十桌，朝着吾說，這謝老，本是庚子先鍋夥裏的跑道兒的小夥計，如今已經四十多的年紀，誰都知道他是浪蕩出身，人們因此怕他，專吃賭局暗娼，都把銀錢給他使，故而人願他個匪號叫鬼見愁，他自得了匪號以後，十分得意

，到處裏說話，寧可不說姓氏名誰，亦把鬼見愁三字說出，彷彿鬼見愁真個犯愁似的，他手中積存了一筆不義之財，老想着成家立業。但又不曉得成家立業之事由何處下手，因此就擱下來，繼而想到成家立業是耗財的勾當，莫若靠個女親家，一般是家成業就，反而生財有道，自從立下此意以後，使留心各班子下處的女掌班，候家後的班子下處，共是三十家，却是二十九家女掌班都有男掌班，欲待空手奪父，看一看那家的男掌班都是棍棒中磕出來的朋友，自己雖則住過大寨，一沒當過寨主，二沒充過頂兇，三沒見過戰場，四沒經過熱堂，真比較起來，自覺不是人家的對手，只竹香院是女的掌班兒，並沒男親家，以爲是個機會，自己又不好意思公然來認識竹香，本來他吃娼喝賭，誰不認的他是血料地痞，招呼姑娘當然是不過，一家山東館的財東，因爲他看上了二春，這人是財勢甚大，却胆量最小，出去荒唐，老怕出甚麼飛災橫禍，因和謝老相熟，每到二春那兒去，便邀着謝老，謝老與他頂門壯戶，在山東館立下賬頭兒，早晚吃飯寫賬，他不時和竹香勾搭着說話，竹香不敢和他套近乎，只敷衍他，謝老見她不即不離的樣子，知道難以入步，每天來此喝邊兒靜候機會，今天聽竹香受了大金玉的欺侮，便要出來擋橫，但大金玉的义杆是個二尺半的號掛子，大小算個官面兒，納住了氣想詞兒，忽然想到，非由花錢人手不可，所以不打財東的知字兒，闖出門外，自認明天打牌，並且是幾桌都可，當下竹香見鬼見愁出頭露面，彷彿救兵到了一般，往常躲着他，今天爲了藉他的山水人物來

壓服大金玉，因作個十分親熱的樣子，走近前拉住他的手道，老爺，誰和誰好，誰和誰厚，空嘴說白話成麼，趕上接骨眼兒才看得出來呢，別走請到吾屋裏坐着，順手牽羊似的將鬼兒愁牽入自己的本屋子裏去，大金玉久仰謝老的威名，知道自己的父桿皮兒薄，吓嚇商民外客，游刃有餘，和混星子套事，白白吃倭，見竹香和他套近，忙着不戰自退，回房去了，竹香拉鬼兒愁到了屋中，一同坐在床上，竹香笑道，老爺瞧，大金玉對麼，衆目之下和吾門口，不錯，你是比吾年長幾歲，如今不比已往，眼時刻下，好歹之說，吾是掌班的啊，鬼兒愁不待其詞之畢，拉着竹香的手笑道，老竹，你幹麼放着對倒不胡胡單調，你要有個不錯兒的話，憑大金玉她敢和你支毛麼，開班子沒有男子漢頂門壯戶，簡直是不成，女人憑你三頭六臂，依然是女流之輩、軟煞的男人，畢竟也是個男子漢，明天不是作壽麼、咱先作壽，壽事完畢，你把眼洗得明明地，看誰够格，靠上一位，遮風避雨，好處大啦，再說你亦够了歲數咧，住客那能天天有，竹香聽鬼兒愁之言，覺着正搔着自己癢處，笑着捶了鬼兒愁的膝上一下道，麼呀，老爺，咱爺兒倆過這個麼，說說話來村吾們的耳朵，這麼着麼，求老爺代眼兒看着，有對勁兒的給吾張羅一位，不在乎年紀，可亦別太年高有德，整夜的伺候他端痰盆子，那倒不如沒啦，鬼兒愁見她入扣，便苦笑道，吾告訴你老竹，既打算聯串人兒，就該量力而爲，沒有幾十回合的戰工還成，不過這類人才，要找白面書生可上成，白面書生，只能看青兒，實事求是，可有點兒差着

花市春柔肥

，竹香笑着捶了鬼見愁胸膛上兩下道，老爺不和吾說好話，只要倆人脾氣對，那爲前世有緣，吃過結緣豆兒的，能够一見如故，越說越到一家子去，至於臉子，和閑白兒事，那提不到，說至此，兩隻眼睛形得好像兩個一字，臉上如朝霞台雪的那麼粉紅起來，鬼見愁見她是初次人手靠親家的人，明顯易見的嫩，於是跟步搭腿的進行道，老竹，你憑良心說，你看老哥吾够資格麼，錢呢，多了不趁，五千以上，一萬一下的意思，只要有了那天，班子裏有個馬高燈短的話，多了不敢說，過千不過萬，向老哥家裏取去，那還分甚麼彼此，這說是財，至於有人算計你，再看鬼見愁這點兒對待的意思，兵來將擋，水來土屯，外場裏知道咱二位主持竹香院啦，人又不是夜壺，當然都有耳朵，聽見老哥的綽號兒，那可應了俗語兒呢，姜太公在此，諸神退位，到那時，咱竹香院，天下太平，你就知道當女掌班的有樂子呢，竹香在先前，本爲是藉着鬼見愁把大金玉吓嚇過去，不想他一那撲心的要靠自己，並且還露出萬八千塊錢存款來，況且又知道他是個綠棍漢子，因此頗爲入扣，於是站起身來，立在鬼見愁的面前，雙手挽了他的兩手笑道，老爺，吾巴結的上麼，鬼見愁雙手被竹香握得很不得勁，如今又見竹香撲着自己的這番好意思，心中不知是怎麼股子勁兒，迷糊間，聽二春的客在院中喊道，謝老爺，你躲在掌班兒的屋裏一死兒不出門是甚麼事啊，鬼見愁只得一邊向外走一邊答話道，這不是來了麼，竹香緊跟着來在院裏，二春的客笑道，二位有形兒，鬼見愁笑道，倒得形兒，他二人回到二春

屋裏，竹香因鬼見愁仗胆子，在院中接演前本的訓話道，方才不是吾說麼，大家都打起精神來，明天不是老掌班的生日麼，吾呢，張二爺是明天必到，由一桌至四桌，算是有在那裏啦，二春屋裏的客，沒等邀請，朋友謝老爺自認了由一桌至十桌，其餘的娘兒幾個，姐妹幾個，亦都疊個譜兒，要知道燈前是火，發昏當的了死啊，再說人家牌局多，咱沒牌，說不了按照規矩行事，好好地給旁人騰屋子，沒打牌客的姑娘，憑她是誰，不能弄茶客佔着屋子，沒茶客的更不待言啦，更說刻下大冷的天兒，外邊呆不的，那爲廢話，沒旁的，搭住的呢，回良房，櫃上的人兒，院裏坐，別向人家的牌局上趁暖和去，說的大金玉沒敢回言，子青聽了忍不住對小春道，吾們打一桌如何，小柏笑道，你這不是手爪子癢癢麼，明天竹香的牌局，有鳥，小春說，你們用不着打牌，她用吾的屋子，吾到天合包廂裏一呆，天合打完鑼，吾家去，可竹香的牌局是准有的，小柏笑道，子青，你把那件事告訴她，亦教她出口悶氣，子青遂把小柏在澡塘中破壞竹香牌局飯局的事說了，小春只爲之嫣然一笑，甚麼亦沒說，小柏很佩服小春爲人，因她並不聞言則喜，滿口慶幸，口付之一笑，而其中大有參辰，雅典大方，使人器重，這麼個工夫上，大竹香因大金玉沒敢還言，越發趕盡殺絕的冷笑道，話呢，吾可是說到了，誰沒牌客，及早打電話約請還來得及，果然沒法子可想，沒牌可找的，趁今天裝病回良房，過了明天再回班子，莫待明天打牌的客用屋子，自己沒牌客，來個綿被一床藏頭大睡，只用病了

花市春柔配

二字搪塞，那可不成，吾可事先聲明你們諸位務必君子自重，這明是對大金玉一人講話，大金玉再難忍受，於是搶出院來，冷笑着叫竹香道，姓張的，吾既然不答腔兒，不說亦就罷了，你幹麼狗仗人勢，趕盡殺絕，吾亦沒牌局，吾亦不回良房，吾亦沒病，由明天早晨吾便不起床，後天早晨再起，看誰敢由被窩裏把吾赤條條地拉出來，竹香說，那可走着瞧，只要用屋子打牌，不給騰走遍天下亦說不出理去，鬼見愁到院裏來笑道，你姐妹用不着門口，金玉唱手亦不是外人，明天不起床，儘管睡，吾邀一桌牌，在她老屋裏打，這桌牌算吾給金玉姑娘的，吾的朋友十位裏有十一位是老粗，說話都是戛字調，未免攪擾你的清睡，那請金玉姑娘多包涵些，大金玉聽鬼見愁的來路不善，他要是與自己打桌牌，最低限度他得算第二父樺，一旦自己的父樺知道，難免以死相拚，因和鬼見愁作個假熟意的樣子笑道，謝老爺，吾敢勞駕你給打牌，你打牌用吾的屋子的話，吾敢不收拾乾淨了麼，好吧，你幾位打牌，吾佔着床蒙頭大睡，那還對麼，這可是只限於謝老爺你，旁位呀，那可不成，說罷，退入屋中，竹香見鬼見愁一番言詞將大金玉嚇得無言而退，心中甚爲得意，對於靠他的心，足有八成，這工夫，院中已經開了電門，竹香想，張二爺怎麼沒到，他既然明天牌飯住三局相連，今天怎的不打茶圍，打茶圍的話早該來啦，正自思想，聽窗外鬼見愁的聲音說話，竹掌班的，咱們有麼事明兒見，凡事海來着，憑他是誰咱，不含乎，竹香趕出來喊着老爺怎麼走，在這兒吃完飯再走吧，鬼見愁道

，明天擾你，謝老走去後，子青和小柏亦走了，大金玉深恐明天吃謝老的類氣，只說肚子疼，回良房去了，竹香見鬼見愁的牌局不求自來，小春的客小余亦悄然而去，大金玉亦敗陣而逃，心中九分的得意，那一分不得意的便是張二爺今天沒來打牌圍，慢慢地耐着性兒等候，由開電門至關電門，張玉亭這撥亦沒見面，竹香躺在床上，反來覆去的睡不着，直至東方既白，忽然自得一解，暗罵自己傻貨兒，張二爺是外客，牌飯局連台的局面，非同等閑，今天他不來，一定是各處找朋友去啦，越想越對，張二爺不打茶圍，自然是沒工夫來，萬不會有旁的，此時天光已亮，不能再睡，只得起床，張羅一切，館子裏的小竈兒老早的來了，擺在門口兒上，闔家上下人等，都早起來梳洗，天有十點多啦，竹香點了壽燭，燒了整股香，磕了昧心頭，然後着小春二春等磕頭，小春不磕，二春不敢不磕，此時院中已發現烹調之香，竹香立意等候張玉亭等來同吃，候至十二點半，張玉亭亦沒來，小春說起床很早我餓了，竹香沒法子，只得吩咐開飯，飯後，待至下午三點，這撥牌飯往三局連台的客人亦沒到，竹香雖則老辣，至此亦不能不犯玄虛，無聊之極，向二春找聊道，謝老爺的牌手幾時到，二春說，老爺不是和你都訂規好了麼，怎麼反問吾呢，竹香一聽，謝老沒說明一准鐘點兒，不由遷怒於二春道，放你娘的屁，幾時和吾訂規好啦，那撥客是你的客，還是吾的客麼，二春挨了數落，退進本屋子裏去抹淚，竹香剛進屋子。聽鈴聲響，自己寬慰自己以為張二爺來啦，不然亦是謝老來啦，及至走進院裏

看，是小春的客人小余兒，和他昨天同來的這個朋友，這一氣非同小可，靠在床欄杆上喘橫氣兒，竹香越想這個查兒，越不對，忽聽有彈三絃兒的聲音，並且有人唱着懷詞，竹香雖不能彈唱，然而老於花事的女掌班，對於聽曲自能辨其好歹，這一段見景生情唱的悲脆媚三美俱備，三絃亦彈的極盡托的能事，既而絃唱停音之後，繼又發出叫好的聲音，竹香這才聽出是小春，不用問，這彈唱的人，當然是她的一客一友嘍，子青和小柏今天到竹香院來，所爲是看竹香因牌飯客不來，作何舉動，並且捎帶着看大金玉對竹香鬧何笑話，再看鬼見愁他如何的胡吃混賭，怎樣一個嫖法，爲了這三件有趣的事，所以早早地來了，見前院南房中雖則設着很體面的壽堂，紅燭高燒，但後院却是靜悄悄地，既然聽不見打牌之聲，看起來不但張玉亭的牌局實行蹲之乎也，大概連鬼見愁的牌局亦要準恍不演啦，二人暗笑着走入小春房中，見三絃鼓板在棹前放着，小春自己倚着床欄桿着唱本兒，子青問她溜完玩藝兒了麼，小春說，打算溜這段子新學的滾樓，只是詞兒太生，師傅到這時候亦沒見面，大概他早來過，見前院裏擺着壽堂，知道今天一定屋子不備用，所以沒打吾的知字走啦，走了亦很好，省得裏亂，小柏見了三絃技癢，取到手對子青道，你樂一段兒，咱給老掌班的上上壽，子青說，可以，你彈大鼓的絃兒，吾唱半段兒周總鎮上壽，小春搖手道，吾聽大鼓翻心，積些德吧，有生色的不拘甚麼小曲小調的玩藝兒，沒人唱的，還要短，還要清淡。免浮油的東西才不膩呢，子青說，懷調吧，小柏彈

起懷調的絃子，一套花板兒聽的小春已經入扣，及至臨開口時，三絃一叫板兒，子青一開口，小春覺得後骨脊麻酥酥地，涼搜搜地，一陣子，彷彿天靈蓋冒出一股子氣兒似的，她不曉得那叫銷魂，自想，聽劉寶全金萬昌德壽山三位名家唱，亦沒經過這末個意思，怎麼剛聽子青唱第一句便這樣子呢，假如聽他唱完整段兒，還不把性命搭上，一面想着一面聽，覺得聽子青這曲子，渾如讀紅樓夢寶黛言情的節目一樣，要多麼那麼說不出來的勁兒有多麼個說不出來的勁兒，既而又想到這腔調雅緻，比大鼓時調都好，要能把這唱本子上的露淚緣十三回都用懷調唱出來，不知怎的幽雅呢，不用三絃隨，用一支笛子和一支琵琶來合奏，一定比三絃免去多少粗俗，子青此時已經唱完，她饒聲饒氣的叫了個好兒，然後低頭無言了一會子，子青問她怎麼着，小春說，不好受，都是你們唱的，吾聽了你們的彈唱，後脊骨一陣又麻又涼，頭頂上冒出一股氣兒去，這氣直到如今亦沒回來，腦子裏空的慌，小柏點頭嘆息道，吾勸你少看書，認得字多了最容易生這宗不通俗的病，小春說，真是這麼着，吾看紅樓夢，有十來次得今天這樣的病，吾奶奶還給吾請跳神的看病呢，藥沒吃，跳神的只說了一篇鬼話，氣的吾便病好離床啦，子青笑道，吾會治你這病，叫來人兒，趙二進門來，子青說，吾見前院壽堂裏放着話匣子，拿來上段子吾聽聽，趙二不能說沒有，只得取來，子青擇一個張大齋文武大鼓的唱盤上起來，小春堵住雙耳道，停了吧停了吧，吾的病好了，子青不停，遂問她道氣兒回了來麼，小春堵住耳

朶點頭兒，其狀甚苦，停止了唱盤之後，小春落淚道，你這是祖傳儒醫吧，開出藥方來，沒病都能死，吾近來心裏活像堵着石頭一樣，今天聽了彈唱，心裏豁亮極啦，可是旁處裏許多地方不好過，那是難受，難受是難受，呵不是病，這幾句文武大鼓聽的吾，難受全好啦，心經依然又堵上石頭啦，趙二進房來將話匣子取出去，小春很瞞怨的說，吾寧可願意各處都難受，亦不願欲心裏堵石頭，那麼那股子氣兒一去不回來呢，正要說下去，忽聽院裏有粗暴的說話之聲，看院中時，有五位身長臉黑的人，但見說話那個，其牙甚白，及見其牙之白，覺得其臉越發的黑呢，據說話那人說是大金玉的客，特來打牌，趙二忙將五人讓入大金玉的房中，由趙二回明金玉姑娘告病假回家吃藥去了，五個黑臉的裏的臉最黑的說，頭子，吾叫黑李三，勞你大駕，把金玉老板接回來，就說李三爺帶朋友來打牌呢，趙二答應了是，一面派張三去接大金玉，一面張羅烟茶，黑李三等抽烟喝茶間，五人中的小印度張五說，李三哥，你怪啦，三等裏的夥計首領爲頭子，班子裏叫跑廳的，三等裏的混事的稱老板，二等裏混事的稱姑娘，你這不是把咱弟兄的西川圖都獻了麼，黑李三臉蛋子紫過十幾秒鐘之後笑道，兄弟，哥哥這爲一時的習而不察，從今往後，知過必改還不成麼，小印度張五說，諸位仁兄賢弟，咱今天是充光棍來的，一切舉動要沉穩大樣，千萬別教人看着有了觀之不雅才好呢，黑李三說，諸位，自己留自己的神，今天諸事滿圓，明天在天一坊請客，於是衆人都暗加防範，各保汛地似的在腦子裏

花市春柔記

敢還言，二則不能還言，自己的牌局，事先說了個天花亂墜，到了這時候，連個牌影子都沒有，人家因為沒牌局裝病回良房躲了的呢，居然有客打牌，縱然自己一個嘴長出一百個舌頭來，亦沒法和人家交談，只盼着不拘是張玉亭，或是鬼見愁，來一撥牌客免免臊兒罷，但是不來，竹香此時，誠如盼兵兵不到，盼子子不歸的模樣，幸喜大金玉並沒趕盡殺絕，只輕描淡寫的拿完過節兒，進入自己的房中，這一節使竹香還可暫緩須臾之死，不然時，有何臉面，聽她的下支分解呢，此時前院中忽有生人的說話之聲，竹香暗罵道，金玉冤家，吾的牌客亦來啦，到底比併比併，誰是真猴，誰是假猴，伏在窗台之上向外看，預備着喊，趙二向屋裏讓客，則見兩個油包似的人，每個手提着提盒一具，問李三爺在那屋呢，天一坊送响點心來啦，李三沒入座。聽喊送點心的來到，忙着打起帘子，笑道，來的正好，四圈還有一把，提進來，二人到屋中，李三說掛麵湯裏臥了果兒麼，來人中一個答話道，甯的，沒臥，李三高聲道，完啦，受罰，六碗掛麵湯都臥雙果兒，甯的，那够多麼醜啊，其他那人說，李老總，多包涵吧，李三瞪起眼來低聲道，老總是幹麼吃的，招呼李三爺呀，這是麼地方，兩個送菜的彼此會心一笑，不說甚麼，大金玉指着送點心中的一個熟人笑道，你他媽的侯景吃核桃，滿砸，那人恃熟而驕的小聲兒道，包涵吧沒屋子，他這說得是土娼中的術語，李三指着那人道，你小子在這兒沒大沒小，隨意高樂，過了今天見，給你小子再來個賊拳案子嘗嘗，不打你，不罵你，弄一夜盡

瀾你先品品味，吓的那人才駭了怕，此時四圍已完，就着牌桌吃各摺交子掛麵湯，李三對於未臥果兒這一層，認爲遺憾的了不得，兩個送點心的退出大金玉的房去，到西下房裏候傢伙，趙二說，你們進班子裏送菜，不打吾們的知子，直入公堂，這可不合規矩，一人道，和他們還講規矩，一夥子密皮，張三說，吾看像官面兒，一人道，大金玉义桿的盟兄弟，一共是十三個人呢，十三大保就是這夥子，真假的號掛子全有，都在三四等娼寮裏靠親家，到班子裏打牌，事先叫吾們給送點心，太醜啦，一人說，醜麼呀，他們吃各餡兒餃子，還不同鴨子魚翅一樣啊，二人檢了傢伙去後，大金玉牌局上又復洗起牌來，冬日天短，不覺到了華燈初上之時，電門既開，竹香院門外的烹調之香又起，這燈光，這味道，到了竹香眼鼻之中，着慌上又加上着忙，湊趣兒的洗牌之聲，又不時入耳，正在八不得勁之時，趙二來問，館子的人問預備幾棹，竹香心忙意亂，只說先開一棹，着本院姑娘們吃，趙二出去，回復了竈上，竹香向床上一爬，意情心灰，再不作張玉亭及鬼見愁能來之想呢，忽聽門鈴響，無心情去看來者，聽院中喊道，老竹，謝老來啦，人遲牌不遲，兩桌，每桌上打兩桌，共計四桌，他對空氣這麼報告着，二春來喊娘起，竹香以爲夢中，起身來見是鬼見愁及二春的客，帶領一幫人，竹香順手打起自己屋子的棉帘道，這屋請吧，衆人落坐，鬼見愁將衆朋友張三李四一指引，亂過去一陣子，鬼見愁道，晚點兒，手兒不够沒法子，各處去請，這一天批跑到眼時刻下，湊合着可以拉兩張桌子，打

花市春柔記

打完一個八圈，每桌上再打一個八圈，這叫人遲牌不遲，竹香高興，在自已和二春屋中拉一張桌子，於是分兩屋裏打起牌來，二春和竹香兩間屋裏跑着招待，打各四圈，竹香說，休息吃飯，在壽堂中開了兩桌飯，竹香在兩桌上跑着打橫兒敬酒布菜，招待的衆人無不歡喜，飯後，衆人漱口擦臉間，竹香把鬼見愁拉在一邊說明大金玉邀人打牌的一切經過，鬼見愁說，小意思，這夥子全是她义桿的朋友，牌是假打，錢是大金玉自已的，不算甚麼，他們不敢鬥咱，他們皮兒薄，不敢鬧事，三四等裏還可以，班子下處裏沒他們的，竹香心裏有了譜兒，於是一直的闖入大金玉門內，笑道諸位老爺，今天是吾娘的壽誕之日，蒙諸位大駕光臨，太賞臉了，回頭打完這四圈，諸位別客氣，吾的請，門口兒上小竈兒現成，沒好的鴨子魚翅，李三說，掌班的，歸爲心領啦，吾們已經在天一坊訂了雅座兒呢，打完牌，吾們天一坊細八大碗一叙，小印度張五以爲醜點兒，作個不悅的顏色道，不，還是擾吾，華樓，大餐，竹香見了不覺暗笑，此時打牌的人不敢再杠下去，怕露了真相，只說四圈齊啦，竹香說，諸位別駁吾，是在這屋吃，還是到壽堂裏吃，李三想，樂得的擾她一頓好東西，遂立梯兒道，那麼着好麼，竹香說，好，吾看壽堂裏吃吧，這屋裏地方太小，李三說，無功受祿，太以的寢食不安呢，他們去後，大金玉住聲道，想不到着這羣無二鬼給沾了卷了，想一想，自己昨日回良房後，哭了個天昏地暗，總算親家不錯，問明內裏情由，連夜借了五十元的加一利息錢，所爲是今天來這裏

露這個臉，好端端要那門子天一坊的交子麵湯，打完牌一走，醜亦有限，加今又叨擾人家的鴨子魚翅，大竹香這爲買吾的短兒，她用鴨子魚翅子形容這屋吃的麪湯餃子，越想越氣，她這兒因李三等生氣，可是李三因她和鬼見愁遞本呢，黑李三等這羣人，來在壽堂以裏，鬼見愁見了忽然間若所有悟，心想，大竹香這爲安心要出李三等的醜兒，所爲是給大金玉面上無光，彷彿福至心靈一般，果然將此寶押對，於是一面用手巾擦臉，一面喊道，諸位賢弟仁兄，往常諸位公務在身，總打湊湊小牌兒，老不湊巧，今天有緣，飯後，咱得湊湊，你們諸位出兩位，兄弟吾這邊出兩位多了別打，咱給募這頓飯錢，憑咱頂天立地，都算得候家後一帶的山水人物吧，世上只有鞋哨襪子的，那有襪子哨鞋的道理，大概六十元錢足夠，黑李三等，一則無錢，二則不會打牌，如今經鬼見愁這一叫陣，不能不在鬼見愁手裏遞手本，因把鬼見愁拉在一旁，附在耳上說了一陣子，鬼見愁笑道，對對，諸位公事在身，當然先去辦公要緊，夜裏小弟恭候，湊到天亮一散亦好，說罷拱拱手道，不陪不陪，竹香是花界水賊，甚麼社會門檻不曉得，知道李三在鬼見愁台前納了降書降表，因此對於鬼見愁越發的十分敬愛，以爲自己靠上此人，要錢有錢，用人有人，此機不可錯過，再說他今天把李三等趕羅的甘敗下風，以後本班中的趙二張三老舅小春四黨四寇，亦就不足爲患了，越想越爲得意，恨不可就着壽堂中的香燭，與鬼見愁立時燒紙兒，此時已經上菜，竹香與李三等斟酒，李三因難關已過，於是開懷暢飲，這羣

人都是當食不讓的好漢，見吃勇爲的英雄，於是風捲殘雲相似，將一桌席面，吃了個河清海宴，貓狗傷心，酒足飯飽之後，好在大家都沒穿馬褂，只謝了掌班的賞飯吃，連大金玉的面都沒見，悄悄地走了，竹香見他們這般走法，只把鬼見愁作金山看待，到內院中喊道，金玉姐，你的客要走啊，大金玉不知是計，不能不出來周旋，說先別走；等着，開下賞錢，叫他們謝完了再走，趕出來看，那有李三等的影子，竹香說，李三爺和謝老爺打下賭，今夜後半夜來，一邊兩把手，給咱募六十元的飯菜錢，你吃了飯忍一會兒，後半夜好有精神兒，金玉知道今日的跟斗栽絕拉，明知李三等被鬼見愁嚇走啦，只淡淡說，吾不餓，說畢回房，趙二說，見了天一坊的各餡兒餃子盡力的吃，現放着鴨子魚翅吃不下去啦，金玉假裝沒聽見，回房去，把那筆借款數一數，五十元的，臨交款付給中人茶水錢二元，下剩四十八元，狠狠心喊來人兒，開發了四十元的牌底，八元的下錢兒，趙二張三一面收拾桌椅，一面口中含混着謝了賞，大金玉見他二人並沒請安，心中十分委屈，只候見了親家再議報仇之事，大竹香今晚露了個海底撈月的大臉，吩咐趙二對於牌局上重敬新果，再開整筒炮台烟，手巾香皂香水都要新的，囑咐小竈別停火，候着吃完夜消再停，對於鬼見愁，老哥長，老哥短，叫的大家肉麻，局上三隻手花七，專講換牌換碼本門風，今天因爲鬼見愁當主人，雖有好身手，沒敢施展，因此大得全敗，越輸越聽竹香老哥老哥喊的心忙，在洗牌的工夫上冷笑道，大戲裏大鼓裏哥哥不少，知馬力

的小哥哥，南天門的老哥哥，擇鏡架的二哥哥，卡堂春的三哥哥，掌班的你這老哥老哥的是那齣那段啊，衆人爲之哄堂一笑，小春因送子青小柏走後，二春告訴他打牌的人裏有你的幫子客，小春只得到二春房裏去周旋，正聽見三隻手花七讀哥哥，譜她聽了不但不嫌頻氣，心裏反爲之增廣着薛寶釵的獸哥哥，史湘雲的愛哥哥，繼而想到老掌班所迷信的那個頂神的來，心裏爲之增益着吾奶奶的傻哥哥，默念到這裏，自己笑起來，笑着自己跑回房去，花七一筒二筒，專胡邊三筒，醜一色本門風，骰發財三番，忽發現對門那兒不知幾時三筒開了暗杠，因遷怒於小春道，笑咧咧給你纏足，管保哭咧，謝老說，胡胡吧，比胡強，花七說，吾胡島，鬼見愁看了看他的牌，再看竹城以裏以外的牌，一拍花七的肩頭道，七弟，你吃麵沒滷子啦，那三家聽了此言，一看竹城之內，沒有見四張一樣兒的，及至看到暗杠，知道他胡三筒，一家方才把個不敢下的紅中很大的放下去，開暗杠那家單調紅中，於是劈了花七的三番，花七向地板上咀了一口唾沫道，喪，鬼見愁的牌局，連吃夜宵，直到東方既白，方才完畢，開發了一百六十元的牌底，四十元的下錢兒，衆朋友衣冠整齊之後，鬼見愁到院中來叫道，金玉姑娘，你們的李三爺訂規來打八圈，時間定的是由夜裏三點後到天亮，現在天都亮啦，他可還沒來，吾的敵友們可都累啦，那麼還等李三爺不等，鬼見愁這番光棍調，擠兌的大金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只裝睡不敢答言，鬼見愁說，沒人理咱啦，這牌局大概是成不上啦，竹掌班的呢，竹香在

花市春柔記

旁浪笑着道，吾們這不是在這兒伺候着啦麼，鬼見愁說，李三爺既然蹲了，謝老可不能言過其實，不是爲了給小竈兒錢麼，告訴天源樓賬上先生，把所有的一切飯菜賬外掛四元的賞錢，都寫在謝老爺的賬上，說罷，讓着朋友們道，走走，諸位，改日恭謝，衆人亂着說，叨擾叨擾，裏亂一陣子，這行人方才走出門外，鬼見愁在後隨行，被竹香擰了一下，他於是對竹香會心一笑，轉一個彎兒，二番走回，見竹香尚在偷閒而待，二人無言，走入門中，竹香順手插死門，領鬼見愁到自己的房裏，竹香院過壽日這半天一夜，不啻馬仰人翻，此時此刺，萬賴無聲的大有天下太平之勢，班中人等昨天是午夜夜都吃過三頓飯的，所以吃的飽睡的着，到午正還沒睡起，可憐大金玉傷財惹氣，一天一夜沒吃甚麼，如何能以酣睡，越聽闔院中越發的一無人聲，無犬吠起來，打過十二點再耐不得，起身來喊醒了更夫插門，回涼房而來，正趕上親家八段錦梁四公事完畢，下班兒回家休息，大金玉的親家梁四，臉子雖然黑醜，他却有八個優點，第一是背頭黑而且亮，第二是滿口白牙，第三是善彈三絃，第四是能唱時調，第五是能給女人搯紅點兒，五花八門，好體面的各種圖案，第六是專能對於女人施用按摩手術。第七是孔武有力，抖的好條白蠟竿子，第八是摔得一手好快腳，因此人們公頌他個綽號兒叫八段錦，大金玉當下對梁四將昨天之事詳述一遍，梁四不由的一陣英雄氣短，他想衆朋友出了醜那是無法挽回的，要與鬼見愁遞手兒，自知自己的皮兒薄，只得說，完啦，過節兒好拿，潑水兒難收，衆盟

兄把弟已經醜的你站不起頭來，竹香院咱不能呆啦，找店兒，搬出班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次日，果然搬出竹香院，本來大金玉燕沒有多少客，估着一間大座子，因着梁四的關係，不敢公然着她挪班，如今她自動走啦，竹香如去眼釘肉刺，知是謝老一人的功勞，因此毫無挪移的非妍靠鬼見愁不可，鬼見愁真不失為要落道的好漢，他把風流社會學研究了個透澈，在普通的嫖人，於妓女面前花了許多錢，次日沒有不回頭的，他却不然，自然由竹香班走後，一連三日不見，可是二春的客每日必來，竹香訪問二春的客，據說謝老爺公忙，不得分身，竹香初次聯甲人兒，乍得滋味，忽然男的三天不見面，好似熱鍋上螞蟻一樣，出來進去，在屋裏坐不住，看誰全不對眼，對於閩班上下人等，無事不吹毛求疵，趙二張三等懂的，這是一篇甚麼八股兒，小春二春等女孩兒家，那知她這壺中藥，這天，小春和子青小柏談起，子青不懂，小柏說，這沒甚麼，竹香是想鬼見愁呢，不信你們看看，只要鬼見愁一來，百事全無，可是大姑娘你又多出個外國姑夫來，小春說，有老掌班的一天，怕她不敢吧，小柏說，她不敢妍靠規矩人，鬼見愁既然如你說過的那樣厲害，老掌班的能把鬼見愁辦怎麼一個樣子呢，小春以為有理，次日竹香悶極啦，到街上去閑走，無意中來在天合落子館的門口上，正要進門去聽曲解悶，猛抬頭見天合對門三香居樓窗上有人向樓下看，那人彷彿謝老，竹香細看時，那人離開樓窗看不見了，她於是不進天合，進入三香居裏問道，謝老爺在樓上了麼，櫃上人說，老爺獨一樂

花市春柔記

乎呢，竹香聽了忙上樓來，一掀臨街這間雅座的帘子，見謝老自斟自飲呢，有人進門，故作未見，竹香自行落坐，一語不發，堂倌送叉勺杯箸來笑道，竹掌班吃甚麼，謝老這才抬起頭來，對於竹香作個乍見的樣子道，幾時來的，忙與竹香斟酒，吩咐添菜，堂倌去後，竹香伸手將鬼見愁的胸前衣服一揪，他用左胳膊一橫，竹香雙手抱住他的左手，一口咬住了他的左腕，疼的鬼見愁哈哈大笑，既不翻臉，復不求饒，堂倌進來上菜，見了笑道，竹掌班你放着鴨條不吃，吃人肉，竹香覺着觀之不雅，祇得釋口，坐在一旁哭起來鬼見愁見左腕上被咬的這塊肉，有六個牙印皮破了流血，冷笑了一聲，用胡椒末兒敷上，然後用手巾紮裹，一陣疼而且燒的味道，實在難過，頭上淌下汗來，竹香見他這番舉動，止住哭，喊聲打臉水來，堂倌打了水來，竹香待堂倌出門後，將鬼見愁的左腕傷口上的胡椒洗淨，用自己的綢巾裹好，鬼見愁依舊吃喝，一語不發，淡得竹香怒起來，用銅叉子亂刺自己的手背，一點點冒出血珠，竹香見了冷笑，鬼見愁見了不忍，只得放下筷子，奪過叉子去，怒自道，你瘋啦，快吃飯，吃完咱倆一起走，竹香冷笑道，高低擠出你的話來，用擦杯擦著的紙花兒把手背上的血擦了，然後飲酒食菜，鬼見愁斟一大杯酒，將竹香擦血的紙花兒檢起來放入杯中，連血帶紙用酒送下，這算鬼見愁對竹香獻了降香降表，外帶着表現出多情多義，當日二人來到竹香院，竹香說，吾哪樣待你不週，你竟一去多日不見，求着二春的客帶口信，你像耳旁風一樣，今天就是今天，說着取

出一盒子鴉片烟來，放在床中間小桌兒上冷笑道，乾脆，由馬上你爲本班男掌班，咱是萬事皆休，如敢說個不字，這盒烟，你半盒，吾半盒，誰亦休想活着，鬼見愁見竹香火侯已純，再無三心二意，於是低聲叫道，相好的你既說到這兒啦麼，咱可有一節，必須要約法三章，第一是舊夥友一律滿下，第二是櫃上孩子有何事件須吾作主，第三老掌班對於班子裏事一加干涉，咱二入立時分手，竹香一味情痴，那識輕重，一口便答應了他，言明明天舉行接義典禮，衆夥友慢慢地更換，臨行囑咐竹香，轉致闖班上下人等，明天務必按照規矩行事，不得沒大沒小，他去後，竹香將闖班人等召集到自己屋中來訓話道，吾自從和大金玉鬧了過節兒，才知道沒有男掌班的不是事，再說她這一挪班兒，莫以爲這冤算解啦，從如今開頭兒，要夜夜防賊，天天防寇，不定那天梁四就許來報仇，到了那工夫，咱們都綁在一起，亦不是梁四的對手，吾連日連夜爲了這件事走腸子，高低吾決斷請謝老爺來這裏當男掌班，明天他可到任，你大家由明天起，賣甚麼的吆喝甚麼，莫像以前凡事討熟，如今可不成了，第一是衆夥友們，稍有失悞，人家一定要換新人的，第二是櫃上人，得管他叫大東西，他說向東，你別向西，他說打狗，你別罵雞，違背他的命令，他一個混星子出身的人，甚麼非刑沒受過，難免私立公堂，用非刑虐待你們，諸位老的少的，自己討自己的仔細，別以爲滿不在乎，禍到臨頭，後悔可就晚啦，話已說完，你大家明天早早起，迎接男掌班的到任，去吧，都小心點兒，衆人退出，除了二春

花市春柔記

毫不在意外，其餘諸人無不惶恐，尤其是小春，很犯愁明天與鬼見愁見面，他教吾叫他乾老兒，吾是死是活呢，犯了曾子愁，忽然想起小柏說的你又多個外國姑夫，有了，不得已時，叫他聲姑夫吧，比叫乾老兒還好開口些，次日，像過壽日一樣的懸燈結彩，唱話匣子，吃撻麵，鬼見愁穿了三件狐皮，帶了二位靠近朋友，與竹香引見，一位是張二爺，一位是李二爺，趙二認的一個是飛天烙鐵張順，一個是酒金扇李武，張順講打，李武能言，知道是鬼見愁左輔右弼的二位幫父，當下小春認過姑夫，二春叫了乾老兒，團團圍着吃了喜麵，鬼見愁遂爲竹香院掌班兒，竹香在見任掌班之上增一女字，院中立時整齊嚴肅起來，趙二張三諸人，爲了自己飯碗起見，全都循規蹈矩，再不敢如以先的隨意說話，胡亂行事，竹香靠上叉桿，這消息，趙二等都是攔不得隔夜屁的手兒，三番五次打算要去與老掌班的報信，但又不敢，知道誰走露風聲，誰得吃不了兜着走，因此都不敢饒舌，小春爲人，是不管甚麼叫利害的在一次回家探望祖母病症時，將竹香併靠鬼見愁之事合盤托出，老掌班這一氣非同小可，着小春稍信，叫竹香回家，有話和她說，小春回班後對竹香說，奶奶叫你，和你有話說，竹香知她給自已洩了底，遂和鬼見愁商量對策，鬼見愁買來幾件果品點心罐頭之類，隨同竹香一同回家，來在家中，竹香與鬼見愁和老掌班的引見，鬼見愁除了將買去的禮物擺在老掌班面前外，還把十元的鈔票放上一張，笑對老掌班的說，你的兒早年喪命，如今掌班的她既然和吾不錯，吾就是你的兒，生養

死葬，全是謝老吾的事，不要聽旁人的閑言仗語，你的女兒萬萬和你變不了心，再說吾是出名的孝子，吾對於生身老母如何孝順，對你如何孝順，鬼見愁他以為竹香是老掌班的兒婦呢，殊不知她們倆是母女，老掌班為人愛小便宜，本然預備着和竹香拚命，及見了禮物鈔票，又覺着竹香所妍之人可喜，竹香見鬼見愁用小恩小惠把母親哄歡喜了，趁好兒下場的和鬼見愁回班，班子裏人，巴不得老掌班和竹香及鬼見愁拚命，都是靜候回音，及至親家倆回班以後，平安無事，衆人知老掌班一定受了鬼見愁的小小敬意，對二人歡喜於知道後事要有不堪設想的發現呢，竹香見鬼見愁有剛有柔，甚為佩服，把老掌班的這關口搪過去，不覺精神為之大振，想一想，小春和自己的仇恨，正好由鬼見愁身上替自己報復，於是調唆謝老道，相好的你聽吾說，你和吾，打算作長頭夫妻，還是打算作短頭夫妻，鬼見愁說，自然是作長頭夫妻的好，竹香冷笑道，打算要作長頭夫妻，你非使個下馬威不可，先將小春拿下了，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將她折騰的繩兒上來線兒上去之後，其餘的衆人們見你有威可畏，自然都尊重於你，那時候才有咱的日久天長呢，不那麼着話，你看見啦，小春這孩子，儘敢在老掌班之前奏咱一本，幸而相好的你是透靈碑兒，這付藥下的滿對，才沒出意外風波，要不是相好的你專會對症下藥的話，老掌班的使起風來，神鬼難纏，鬼見愁對於小春，在當二春朋友時，就久仰她的潑辣難纏，所以對於她一切是客客氣氣，二春對於自己乾老長乾老短的叫着，自己心裏毫不覺得

花市春柔配

怎樣不安，小春不但不叫好聽的，每談到自己，只加個男掌班的頭銜，自己便覺過意不去，本來越是講裏講表的光棍，莫看對於姿色平常隨遇而安的女人肯虐待，可是可對於姿色異於平常隨遇而偏不安的女人，却反愛慕憐惜，甚至於專壹怕她，鬼見愁對於二春，就以爲可以隨便加以奇刑虐待，雖死亦不足惜，惟於小春，則視爲不可侵犯，明下裏加以虐待固然是不忍，而私心裏偶涉非分之想，亦以爲罪過，本來小春生成得大仙化人的花模樣，越是粗暴之人見了，越發的對她非常敬重，當下竹香雖則用長頭夫妻短頭夫妻來逼迫着鬼見愁虐待小春，但他很以爲這舉動是不應該的，而又未便不接受，於是笑道，這事還用你說，吾謝老不是傻子，未曾作一件事，須要先料理到出那門進那門，小春那孩子，非同二春可比，二春是咱櫃上用大洋錢買來的，着她坐着死，不敢站着死，小春呢，是你老張家親生自養的孩子，和價買的孩子資格不同，這是一，二來呢，她是咱的搖錢樹，指着二春還成，那孩子吃屎都摸不着熱的，早晚之說，吾調和她那撥老客，給咱弄一個頭子趙孫李，把二春領到家去過日子，吾看她歸到作家兒裏，做活打飯洗衣服，却是三全其美的好手，再說到生兒養女上，亦是把能手，沒脖子，翻屁股，放脚，面板身材的樣子，生兒養女的勾當，不用手到，就能擒來，竹香聽他說話翻刀，苦笑說，吾攔相好你的清談，咱爲放下遠的說近的，小春要是放過她去，不怕相好你惱的話，咱倆就須靠的馬力散得快，你果然捨得棄吾呢，就拿吾的話，自管當作耳旁風，鬼見愁說

，相好你說話，未免離題太遠，不是打算警誠警誠小春麼，容易，在且閃在一旁，看謝老的如何擺布，說過去三日之後，鬼見愁對於小春毫不怎樣，竹香見了氣上添酸，以爲鬼見愁對於小春懷着非分之想，故而三日之久，鍋不動瓢不響的，不能再和他重申前議，只推有病，既不說話，亦不吃飯，鬼見愁是屬金錢豹的，對於抗父的勾當，是研究有素的，見她沒病裝病。不吃不言的樣子，不能不給她立個梯兒，先將二春叫過來申斥道，你娘病的這個樣子，水米不刷牙，你怎麼連看亦不來看，二春說，吾娘不見得是病，從前每每這樣子，比如昨夜有住局，轉天便不起床，不說話，不吃飯，誰都沒拿着當過病，所以今天和往常有住局的次日一樣的不起床不說話不吃飯，亦是慣例，以前沒拿着當過病，誰知今天這樣子是病了，鬼見愁見她長得外婆不喜，舅母不愛的樣子，又加以侃侃而談，不亞於當堂辯護，由假怒之中，生出真怒，老大一個耳光子打去，把二春打了個一楞，好在她在老掌班的手中，挨打是家常便飯，久已不知疼辱，鬼見愁見她不哭不惱，越發動怒道，好東西，你亦不拿耳朵摸摸乾老兒吾是甚麼出身，想當年，關上關下，河東水西，上下角的混混，誰不知道鬼見愁謝老，一個人兒，兩把插子，刺傷頭三十二口，那個身上沒有五七十處刀傷，那年吾才十七歲，投首到案，自認頂兇，上得堂去，三百鞭，沒有哼哈，壓合絡，坐板橙，九死一生的工夫上，唱過姐夫戲小姨，帶病留客，外帶睡腿兒着急，堂上的金戟味道，堂下各寨王跪倒了人物山，哀求着乾老吾別

花市春柔記

和堂上老爺作硬，那是三十年前乾老吾的長板坡，好，你今天敢和吾聖門賣經，搬門弄斧，挨打不哭，賣味兒，嘿，乾老兒吾是賣味兒的領袖，你敢來和我自逞英雄，今天非要你的眼淚和吶嚨不可，說罷，左右開弓又打了二春兩個嘴巴，二春不由的哭喊起來，鬼見愁見了笑道，原來是菜蟒，小春自從出首了竹香妍靠叉桿的事後，時時堤防着這案發作，數日工夫，並無消息，今天聽了打罵二春之聲，氣憤不過，闖進竹香的臥室之中，見了二春啐道，滾吧，別教吾看着生氣啦，你是吾父親在日用銀錢買來的，吾父死後，只能由吾打你罵你，旁人憑甚麼打你罵你，滾吧，別給吾丟人啦，二春就梯兒回房去了，竹香用被蒙了頭不言語，鬼見愁見小春帶怒的精神，俊上添俊，美中愈美，不覺笑道，大姑娘請坐，小春坐在椅上冷笑道，坐下你能把吾辦個甚麼罪，鬼見愁本打算合小春說甚麼，但小春的話查子太硬，若再推諉裝啞，被竹香聽着着着太不成事體了，但仍帶笑言道，請大姑娘坐下，有事領教，辦罪是談不到的，吾到竹香院來，日限很淺，凡事都不知道，二春是你父在日所買，女掌班當然可以管她，吾和女掌班是一體，吾怎麼不能管她呢，小春說，吾們老張家雜半兒的事，吾今天說明白了亦好，日後凡事亦不致事再出錯兒，先父誰都知道是花鞋張老，張老奶奶是吾的生身之母，她可是好家民女，女掌班的是先父的胞妹，她開着班子，先父買的二春，放在竹香院劈賬，原算不得櫃上人，吾父死後，一家人由吾姑媽養活着，因此二春的眼就不劈了，胡裏胡塗地就成爲櫃上人

了，再說到吾本身，落水爲娼，是吾一心情願，到這裏來本是玩票，所以更不是櫃上人，乾脆一句，竹香院裏沒有櫃上人，吾和二春願意在竹香院裏混。便胡塗混着，那天不願意混時，手拉手兒一走，誰亦沒法子干涉，鬼見愁聽罷了點首無言，但這樣輕描淡寫過去，豈不教竹香看着自己無用，於是變個嚴厲的面色道，貴府上的事吾算明白了，可是咱們班子裏的事，亦要有個商議計較，大金玉算是挪了，新唱手沒有接成，屋子空着，亦得交房租啊，二春呢，只不過那幾撥客，女掌班的近來老那麼病病歪歪地，老客全不見面啦，只靠着掛生客，大概是受了吾的病，回頭客亦非常之少，現時的局面，歸爲是人不能敷出，今天要和大姑娘商量，咱一面開源，一面節流，節流的方法，大姑娘的包月車不必坐了，上台坐落子館的車，一樣的不用走路，張三歸爲找好事作去，開源呢，有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和落子館商量，咱每月拿他六十塊袖裏褪金的份兒錢，落子館雖然沒有拿份兒的規矩，可是中華的台柱子們，那個不拿一百八十的背後錢哪，小春說，張三是本院的夥計，拉車是外跨的事，下他不下吾不管，由今天起，吾坐落子館的車上台，至於落子館私下裏拿份兒的事，中華成，天合不成，天合每天不過賺兩三元錢，每月給吾六十，簡直白給咱幹了，這件事不能辦，咱想旁的道兒吧，鬼見愁吃了她的倭脖子，覺得面子上不大好瞧，冷笑道，道兒明擺在這兒還用想，擠到這兒，吾不能不說了，吾只請問大姑娘，你亦老大不小的啦，憑甚麼不成人兒，紅棺好有人認頭花錢，清倌誰肯花

錢哪，小春聽了冷笑道，這事不能由着旁人，要知道吾是玩兒票的，一文錢可沒要過你們的，至於成人兒的事，可是大權由我，簡直說句好懂的話吧，吾來玩兒票，原爲是訪賢，看誰好便和誰去過日子，吾立定主意要以女兒身子，和人家去歸家，成人兒的事，簡直談不到，說罷，不待鬼見愁說甚麼，起身來回房而去，鬼見愁一時沒詞兒只喘橫氣，在地板上閑走着，走過來，走過去，依然沒方法奈何小春，猛聽門鈴聲響，則見小春那撥熱客走進，鬼見愁忽然計上心來，待過五分鐘後，到小春本屋子門外叫道，大姑娘，吾擾個座兒，小春正和小柏子青談方才的事，忽聽鬼見愁要到房中來坐，很駭怕的看着二人，小柏多見多識，明知是脫禍不過，於是一打門帘相讓道，裏請，鬼見愁一步闖進門拱手道，有罪有罪，小柏讓坐，鬼見愁落坐道，你二位是花錢的老爺，吾呢，是本院掌班的，姓謝行老，你們老爺們行樂之地不許吾們院裏人來打擾，可是有件要事和你老二位來相商，所以冒犯前來，還求二位原諒謝老的魯莽，小柏說，豈敢豈敢，吾兄倆的玩鬧，是逢場作戲的，專喜結交朋友，中華同慶各下處的掌班的，十有八九有交情，謝老爺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交還交不到呢，謝老聽小柏誇講於他，心中歡喜，拱手道，未領教二位貴姓，小柏說，賤姓黃，敝友姓余，鬼見愁笑道，黃余二位二爺，小柏回答，老爺，老爺，鬼見愁說，無事不敢打擾，這不是大姑娘和余二爺都在這兒了麼，又有黃二爺在場，這好極啦，當中無人事不成，大姑娘早經過了成人的年紀了，老這麼賣清俏，實不

是事，不怕二位笑話的話，近來班子裏人不敷出，簡直日不聊生，女掌班的憂慮的都成了病，兄弟吾呢，眼睜睜是男掌班的，坐以待斃，亦不像話，如今救急之策，只有大姑娘成人兒，班子裏才能緩過這口氣兒來，本來他一個姑娘人家，怎麼好自己張羅這個，女掌班的呢，她們老娘兒倆，以前有點小查兒，又不便出頭，沒法子，只好兄弟吾親自出馬，再說大姑娘靠得住的客，只有余二爺一位，旁位呢，恐怕和大姑娘亦說不上來，二位既然亦有點兒情，吾亦有點兒意的話，爲甚麼不直截的各遂心願呢，黃二爺作點好事吧，君子有成人之美，吾想余二爺一定樂爲吧，說罷臉上帶煞，使人可怕，小春冷笑搶話道，謝老爺，枉爲侯家後的好漢啦，吾已經有言在先，吾是玩兒票的，成人不成人，吾有吾的自由，憑甚麼你與吾濫找主兒，小柏說，這事慢慢商量，成人兒是無盡無休的勾當，與出大纜一樣，三百五百，三千五千，三萬五萬，沒限制，這不是三大錢買個果子，說買便買，再說亦要量體裁衣，余二爺雖然是財主，但他本人手裏沒錢，果然花個一百八十的呢，他的力量不足，吾可以幫一點兒忙，假如成千動萬起來，余二爺，就認栽，宣告花不起呢，鬼見愁見本客一言不發，只由血科朋友白話，看這樣子，坐子長不高，一百塊錢再難加增了，於是哈哈大笑道，二爺，你爲小瞧人，中華上前二場的小桂子，長了個八開的腦袋，成人兒是一千塊錢，四大金的首飾，四桌牌，衣服被褥在外，難道說大姑娘還不如小桂子麼，小柏說，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告訴老爺一件可笑的吧

，同慶唱靠山調的小屏兒，論人才不在你們大姑娘以下吧，她是吾給成的人兒，只開一個住局錢，女掌班請吾們吃夜宵八份兒大餐，連酒錢帶小賞倒花了十塊，世上事那有比的，用死人的棺材來說，就有用楠木十三元的，就有用老公所施捨的，這是大姑娘一輩子大事，咱們再商量吧，口氣是向外轟鬼見愁走，他乃久經大敵之人，如何把關少放在心上，搖搖頭狂笑道，吾的二爺，你說的好輕鬆話兒，商量就商，再商量不是亦得商量麼，俗語說，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事到如今呢，這爲擠兌兄弟大佛升殿，二爺既然要聽這齣，兄弟敢不供獻麼，唱手找成人的客，走了穿紅的，還有掛綠的，沒有非誰不可的事，那麼余二爺要不答應，她便清倌一世，那有那個事，但有一節，不得不在黃二爺台前稟明，大姑娘是色藝雙絕的唱手，不是謝老吾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有耳共聞，有目共賞。憑甚麼沒客，還不是因着余二爺，簡直開門見山來說，客人們異口回音都說余二爺和大姑娘有那一碼，黃二爺的話，謝老今天請求余二爺成全這件事，正爲了名符其實，傳言真亦罷，假亦罷，反正姓余的花了成人兒的這筆錢啦，誰亦不能再說旁的啦，余二爺擇嫌大姑娘的話呢，不怕二位二爺惱吾，咱得一個水落石出，大姑娘如其不是清倌時，連成人的事都不用辦啦，就請余二爺賞兩千元饒好啦，小柏見謝老特惡訛人，轉着眼花兒想對付之策，子青一語不發，小春不由大怒的叫道，謝老，休得胡言，大姑娘要

不玩兒啦，說着話來在院中，叫二春道，跟吾回家，鬼見愁怕她將二春領回家去，

忙着趕出，司賬老舅是好人，生恐小春吃虧，忙勸她到二春房裏坐，鬼見愁見小春被老舅推入二春房中，不能再說甚麼，立在院中沒台階兒，趙二推他進入女掌班房裏，坐在屋中，喊起要造反來，小春想了想，自己躲在二春屋中，這算怎麼一段，到自已屋中來，對子青道，你去吧，從今天起，咱歸天合見，竹香院就不必來了，子青說，你千萬保重，他不是訛錢麼，吾家去籌畫一下，如其能爲的話，再和他講價錢，說罷，和小柏要走，小柏說，大姑娘吾勸你今天免送，子青小柏前行，小春在後送行，來至竹香的窗下，小春止步道，黃二爺，再見，說畢，轉身回房而去，弄成僵局，鬼見愁想，小春這面上，不能和她打鬧，她和二春不同，她跑到當街上去，歸了崗，到區裏只一堂，她和二春全非竹香院所有了，必須想到怎樣一個萬全之策，教她非答應成人兒這件事不可，思前想後，一夜沒睡，次日，找着了左右幫父，同到狗不理包子鋪，吃了早點，然後到三德軒來喝茶談話，飛天烙鐵張順說，老哥面帶怒容，莫非梁四與你添了氣，鬼見愁搖頭道，非也，洒金扇李武笑道，不用說，竹大嫂子台前，公事沒交代好，二位半嘴了，鬼見愁益發搖頭道，盟弟胡說，愚兄大江大浪過多咧，她那小小河溝兒算屁，好教你二位知道，吾和少掌班的嘔了氣，張順說，盟兄馬速些，聯串親家有譜，或是親家日漸老醜，或是疾病纏綿，才能玻璃乾閨女陪襯，倆親家正在新鮮際兒上，這不是自找吃倭麼，鬼見愁說，盟弟錯想，少掌班的張小春，她是花鞋張老的女兒，場面過節兒，比混星子還像開

花市春柔記

過逛，見錯是錯，吃重不讓重的女光棍，吾敢癩蛤莫想吃天鵝肉，合着是這麼回事，自從愚兄到任以後，本來老實花錢的主，誰不怯着咱弟兄一頭，因此之上客頭兒可就少啦，按說烟花柳巷之中，是鐵打的窩子流水客，走了這撥來那撥，可是眼時刻下，竹香院的情形，便不同了，你們的老嫂子，那算教哥哥迷感住啦，這還能掛住花錢的客，二春呢，長相兒推板些，客頭兒亦有限。惟仗着小春這孩子作生意，憑良心說，人家孩子，一頭兒長了個一百一，無一不好，莫看吾天天和老竹躺在一張床上，時時刻刻地彷彿身在番邦心在家，不顧着她的是個丕蘭，那却不在話下，只說小春的茶客，真真不少，掛上十撥生客，連它媽的一撥的回頭的亦沒有，李武說，大概愛見客，鬼見愁說，她要 and 旁的姑娘那麼黑愛白亦好啊，不，她是侯景兒賣棗兒，一收，憑你個大黑麻粗亦罷，瘦小白俊俏亦罷，她媽的一概甩之乎也，盟弟兄們想，還有人家逛道兒的活路兒麼，論到咱弟兄身上，咱亦是不見面兒不是，李武說，要爲了這個，可真是累費，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難移，櫃上的孩子變了心，國法難治，兄弟見多啦，反正她心裏有個最心愛的，因爲旁的客都不如這客好，所以她才都看不上眼兒啦，打算管束她，先從調查她的熟客上入手，調查出是小張小李，把他眼揉了，或是腿敲了，然後她自然另選才郎，那時候自然就客多了，鬼見愁說，這藥方旁人吃了都好病，到了小春這兒吃了準死，她的熟客姓余，吾明白，那是位小白臉闊少，她要嫁人家，人家對於他，找浮樂兒成，過日子的話

人家是徐龔子宰猪滿沒聽哼，她把一切的客人都甩了，只熟一撥，這撥客，只打茶圍不打牌，合着他每月三十元錢把小春算包啦，那麼闖班上下人等吃烏啊，不是麼自昨天吾教小余給她成了兒，鬧個一千八百的亦好活動活動，好，小余兒沒說甚麼，小春和吾幹起來了，不是麼，闖班上下人等，跪了一院子，求着哥哥息怒，人有臉樹有皮的怎好不給大家立個梯兒，歸爲暫時結過去，二位盟弟，哥哥撩下四十向五十上數啦，甚麼刀山劍林沒見過，十七歲打朝審，點綠蠟過堂。閻王殿上都闖出來啦，今天教這毛孩子倭啦，好麼，死後，有何面目再登森羅寶殿，二位，哥哥伏龍鳳雛，有計早獻，李武說，將小余打個腿折胳膊搭拉，小春自然便老實了，張順說，不成，鬼見愁說，張盟弟說的很對，吾再這樣說明幾句就好設法對付了，小春這孩子，一心一意在小余兒的身上，假如小余兒逮了苦了，她能够不活着，必得想出這樣方法，既不傷着小余兒，又教小春駭怕，那就好了，李武說，這不難，附在鬼見愁耳上說了一套話，然後笑道，這樣大事成功罷，鬼見愁說，今天咱便去作，走吧，咱班子裏吃午飯去，三人走着，路過天源樓，鬼見愁探進頭去說，送四個熱碟子，滴子炸醬各一碗，二個人吃的乾窩兒到竹香院，天源樓的力笨喊不迭的老爺，鬼見愁甩開長袖自去，並不和力笨們回答，三人來在竹香院裏。此時竹香的病，亦已不治而愈，起床來含着烟捲兒出神，見三人進房，忙着喊沏茶來，張順笑道，嫂子，屬監斬官的，戴上墨鏡啦，李武見竹香兩個黑眼圈兒，學着翠屏山戲中潘

巧雲的白口道，嫂子嫂子，哎，哎，哎，我的嫂子，鬼見愁聽着有點兒欠雅，問張順道，他叫喚甚麼，張順說，盟兄你看，她臉上掛了整夜不睡的招牌，不是玩的，盟兄年紀够了，鬼見愁道，够麼，離着六十活埋還有十幾年的鬧頭呢，此時天源樓送飯的已到，三弟兄吃起來，竹香說不餓，只喝了兩勺子高湯，啐口唾沫道，它媽的呆苦，飯後，三人上了三壺晏茶，鬼見愁一使眼色，三人來到院中，放柴禾的小跨院兒裏有破桌子，由鬼見愁自取出來，三人各劈了一根桌腳，李武說故意舉起一根來問道，成麼，鬼見愁說，怎麼不成，這不是打英雄好漢，小兔子孩子，一個嘴吧够他疼一個禮拜的，莫說是吧達棍兒，張順說，咱那兒去等呢，李武說，別訂規，還離的了這一畝三分地麼，三人亂說着對對，走走，這番舉動，闖班上下人等，誰不看在眼裏，獨小春特別疚心，猜想着莫非去奈何子青，越想越對，此時鬼見愁信步由腿的走着想，這一來老竹自然喜歡嘍，其實她呀，見鬼見愁這番舉動，比小春還走腸子，暗罵謝老天生是淫賊謝虎的後代兒孫，作不出人事來，打盆論盆，打碗論碗，有骨頭的話，和小春幹哪，打人家姓余的，人家招你惹你啦，遇不上的話，兩罷干戈，假如小余兒有個山高水低，沒旁的，趁早兒散友大吉，小春在房子裏呆不住，急於到外邊去觀看，但不好沒來由自己出去，見二春下台回班，忙着上了來車，到天合去，明爲上台，暗自到天合去看子青是否在這裏候着自己呢，本來分手時言明，以後在天合見面，今天鬼見愁帶了朋友尋找子青，她恨不得見着子青的面，

教他趕快逃出侯家後，及至來在天合，見池廳的客位，共有三十餘人，包廂連一個亦沒賣，台上一個小徒弟，唱着昭君娘娘如何如何，在小春眼中，見了這種景況，不覺一陣淒涼，自己坐在西頭第五廂裏，所爲清淨，倚着包廂出神兒，忽聽有人上樓脚步之聲，入第三廂裏，二分鐘後，盧刮刮到五廂後道，咳，大姑娘幾時來的，連影子亦不知道。三廂坐吧，二位老爺來啦，小春知是子青小柏，忙到第二廂來，見果然是子青小柏，小春急忙的將鬼見愁的舉動說了，教他二人急速出離侯家後，候吾挪到中華或同慶去，與你們去信，那時再見面吧，小柏很以爲是，意欲急速下樓，出門奔河沿兒，繞道走下去，以免遇見兇險，子青很輕巧的說，他們打關是假的，無非爲了錢吧，現下吾已籌出一筆款子來，他們不嫌少時，吾把錢給他們，不是成人兒麼，成人兒好啦，小春聽了怒道，余子青，怎麼着，你要給吾成人兒，好極了，余老爺有錢麼，說着流下淚來，正要繼續發作下去，忽聽樓梯，一陣聲音雜碎，進入二廂之中，聽一人道，找不着，遇上啦，兩位盟兄，先爲歇歇喘喘，上壺茶，回頭再打傢活，他還能飛上天去麼，小春聽了心中叫不迭連珠的苦，說話的正是鬼見愁，噙着兩眼淚看着子青，其意若是早走不就沒事了麼，此時連小柏都覺此事危險，但不能奪梯而跑，只有閑抽烟捲兒，以示鎮靜，子青見了微然一笑，小春此時止恨子青方才說的給自己成人兒，又恨他不聽自己的及早走去，兩恨並一恨的當口上，見子青一笑，只覺可愛，不覺可恨的自言自語道，隨便兒吧，坐在一旁抽煙捲

花市春柔記

，子青探出頭去向二廂裏點頭道，老爺麼，久候多時啦，鬼見愁正在拿主意呢，忽見姓余的先讓自己，於是化干戈爲玉帛的拱手道，爺，爺，二爺，早來了麼，這邊坐吧，子青說，找老爺有話說，包廂裏不便，竹香院裏談好麼，鬼見愁說好好，謝老要前行一步，沏茶恭候，子青說，隨後就到，不見不散，鬼見愁對左輔右弼道，盟弟們，咱的過節兒改日再找，你二位歸爲治公，盟兄吾另有公幹，三人下樓後，鬼見愁派將道，張盟弟專門跟隨着小余兒，直至進入竹香院爲止，那爲奇功一件，李盟弟呢，專管送信，比是如小余兒出門後不到竹香院去，那有張盟弟跟隨，你呢，急忙與吾送信，以便追趕，二人奉令，各自埋伏，與鬼見愁心中十分滿足的甩開長袖，摹仿着庚子先袍帶混混的走像，大搖大擺，藐視侯家之後，走了個大馬金刀，曾經見過濶濶的人們看見他，依稀想起了當年的寨主行路，天合三廂裏的人，聽鬼見愁等走後，當由小柏瞞怨道，子青，你發了甚麼洋財啦，怎麼自帶蔥花兒向勺裏崩，子青道，燈前是火，發昏還當的了死麼，吾找他，總比他找吾好瞧些，咱到竹香院吧，小柏說，趁此無人咱們下吧，子青說，往日你件件明白，今天你事事胡塗，你想，他們同走的好幾個人，此時怕不東西南北全插了旗兒，走白找寒蟲，乾脆一直打道竹香班去者，小春聽了心裏愛，口中贊備道，不知是禍是福的，這工夫上還犯戲癡呢，走吧，前世的冤家，三人下樓，盧刮刮見了很失意的想，好容易三個包廂進客人，可是連一廂真聽的亦沒有，人來在竹香院，同入小春屋裏，十分鐘後

鬼見愁到小春本屋子門外道、余二爺、子青在屋中接聲道，謝老爺裏邊請，鬼見愁來在屋中落坐，子青說，上次老爺打算成全吾和大姑娘的事，大姑娘一時沒化過魂兒來，言語之間，難免冒犯，但她女子無知，老爺是何等人物，大人怎見小人怪，一定會原諒的，不過呢，老爺的口氣壯些，吾呢，又沒作着事，家裏雖則有幾個錢，但是不經吾手。論千論萬的簡直是談不到，昨天回去拆兌出一筆錢來，但是太少，吾自己都覺着拿不出手去，更是於大姑娘名頭上抱委屈，這爲愛好兒作親，不談成人兒的話，一不打牌，二不作衣服，三不打首飾，四不製舖蓋，乾脆，恭日三百塊錢，吾在大姑娘這兒打個夜茶圍，天明再走，只當外面有着大風大雪，不能行走的樣子。小柏見子青情願化三百元錢，想一想並不算冤枉，於是未容鬼見愁答復，便搶着說，何必只當，最好以後的茶圍歸爲晚天打，那天下雪，那天不走，豈不甚善，子青說，那更好了，只求老爺對外少向人言，就感激莫名了，鬼見愁聽說給三百元，心裏早經願意，但裝模作樣的答復道，余二爺，小弟從來好交，論這件事三百元未免太少，只是爲了交朋友分上，還爭甚麼多少，這樣吧，吾既不駁二爺的還價，小弟沒出息，可是賤賣不賒，今天一言爲定。三百元要當時交下，至於那天實行，那隨二爺的高便，子青取出票子來遞給謝老道，請老爺過過手，鬼見愁伸手覆入掌心笑道，交深言淺了，拱拱手說，再見，說罷自去，小柏低聲說，你和這宗人辦事，如何這末大刺刺地，他拿了錢去不承認，你能把他辦個甚麼樣子，子青說

花市春柔記

，不承認又怕甚麼，最大他說沒這變回事，她不是正厭煩有這件事麼，果然他賴了吾，不是正合她的心願麼，吾又省得在外邊呆一夜，家裏還得說瞎話兒去，小柏聽了雖則有理，終認爲憑白交他三百元爲冒昧，子青並不理會那些，只看小春的面色，見她對於此事，不加干預，一言不發，既不因之而喜，亦不因之而怒，無事人兒似的形態，教子青很不放心，不知她對於自己所行的事，是以爲然，還是不以爲然，面色上不能證出，子青心中不得主意，對於她是願意或不願意，又不好意思的問着小柏問，兩眼鸞鷄似的看看小柏，看看小春，看罷小春，又看小柏，一種可憐之色，不單是小春看着心疼，連小柏都覺着怪可人疼的，因說，大姑娘，你對於子青今天這舉動，認爲怎樣，說明白了，省得他太難爲情，小春說，這沒甚麼，他不是有錢麼，吾又是很和他好的，他既然歡喜給吾成人兒，那沒甚麼，就是一樣兒他沒想到，但事已至此，說亦無用，隨便吧，吾這不是很現成的麼，只在這裏恭候他，那天花錢老爺一高興，就來成人，子青聽她口氣依然是不歡喜自己這番舉動，但錢已交了，再打退堂鼓，亦是不成的了，因強爲解說道，吾何嘗安着要在這裏過夜的心，不過事出所擠，吾不答應他，他三個把吾打傷，吾受傷不算甚麼，你跟着操心，吾於心何忍，要不爲了你，誰能把洋錢看得那末輕，吾實話跟你說吧，這筆錢是老太太體己錢，吾沒打知字兒，給偷出來的，一朝犯案，吾還不定怎麼個死法呢，小春聽他說的可憐，再不好說甚麼，小柏覺着無聊，給子青立梯兒道，昨天奉求你

應酬那點事，咱該去圓圓面子吧，子青含混着答道，咱去咱去。說着二人走出，小春今天自動的不送，彷彿成人兒的事，無人不知，再難出此屋子，萬難再見一人，子青與小柏在路上走着，小柏道，竹香院的前途，從今就要多事了，依吾之見，咱給它來個不見面，省去多少煩惱啊，子青說，吾亦想着如此，這樣子却能清淨一些，再往前上，就怕非死則傷呢，二人分手時，決定了年前不聚會，明正拜年時，再行開嫖大吉，分手後，子青鬱鬱不樂，回家悶睡晚飯亦沒吃，到夜裏醒來餓了，不肯驚動後邊，只就合着吃甜點心，但點心只剩一塊，並且乾的吃不得，偶開抽屜尋紙烟見有上次吃時嫌小而未吃糖炒栗子，事隔多日，越發小了，一一取出來，剝去了皮，見它乾小的可憐，裝在煮水的小砂吊兒裏，吸着找出來的半枝呂宋烟，等候小栗子發軟，出着神想自己和小春的事，在先不過日花一元而已，本來到那兒去打茶圍，都是花一元錢，如今被事所迫，偷了母親的錢，固然是解了一時的危險，但想一想未來的事，教人後怕，家裏的竊案，不知那天就犯，竹香院裏，還怎麼去，假如照舊天去。果然遇上風雪，謝老那小子，豈能放吾出門，開窩子的人，對於清信打頭客，不只於注重在成人兒的一筆錢上，最注重在從成人兒往後的收入，吾在她那裏只要呆上一夜，過此以後，她就得留住客，再說清信，那就不成啦，吾本打算豁出三百元去，在她那裏與她應個名而已，按後來的事說，這名兒萬萬亦應不的，在有了住客。那便如何發放呀，說以前成人兒是假的，沒人信吾這麼笨而且傻呀，

爲今之計，只有從此不再見面之一道，三百元算甚麼，免我以後的苦惱，比甚麼都強，想到定而不移之後，將砂吊中的煮栗子，傾在茶碗之中，慢慢吃着，覺着香甜美味，比大栗子強，他忽然想到人當有好的時候，就把次的便想遺棄了，以爲再要的不的，其實到了沒有好的時，次的亦是好的，有時候比好的還應用，繼而聯想到芳妃是自己不喜歡的人，由明天起，決不到竹香院，當然要思念小春，不敢去見她，想極了，說不定看一看芳妃，亦要覺得很好，吃完栗子，喝了甜湯兒，很無聊而又很覺一切清淨的睡下，夢中一陣寒風將小青吹醒，因是合衣而臥的滾起來，看見屋門被風吹開，夾帘子被風揚起，人力風扇一般扇得屋中甚冷，而窗外看，地上已有積雪，半空中尚在繼續降落中，子青不覺自笑着想，幸而回家早，不然今夜非作新郎不可呢，立在窗前，一陣痴想，小春她這工夫睡着呢却好，倘若沒睡，知道外面這般大風雪，她一定會這樣想，這不是風雪夜麼，子青子青，你不是說那時遇上風雪夜裏，就住在這裏麼，吾在這兒呢，不躲不藏的恭候你，你怎麼不來呢，子青這樣替小春設想着，實則此時的小春，何嘗不爲此事而不能入夢，她因子青一肚子難過走的，自己是非常的心疼，只得硬了心腸任他去，待子青走後自己越想越對不住子青，本來人家來一次花一次的錢，並沒招誰惹誰，不但沒得過甚麼便宜去，可以說所有的客都比他得過相應，只他連手兒都沒正式拉過吾一次，教他背了那樣重大的黑鍋，他居然不惱，不怕，由家中偷出錢來填這無底的深坑，一切那不是爲我

他爲我這樣的周全，果然討得我個喜歡臉兒亦好啊，可是我又不給他一點好氣兒，這教他怎樣容受，他真是一個愛我的人，亦即是第一個受女人愛的人，莫怨大竹香那樣愛他，他的確是女人所不能不愛的人啊，看了看院中風雪，落淚想，子青，吾何嘗不喜歡你給我成人兒，你要知道，成人兒之後，我便是紅棺呢，紅棺不留住客，於理不合呀，子青，我要留下第二個人，你還娶我幹麼，我又何用嫁你呀，白天我不是要說此事麼，但說了亦無用啊，竹香院裏，不單是小春一人爲此事搗鬼，搗鬼者除小春外，尚有人在，鬼見愁因三百元到手，以爲奇功一件，整個兒交竹香聽了只見擰眉，並無獎語，鬼見愁有些莫知其所，晚飯後，因爲天氣寒冷，天又陰的沉重，竹香並沒來客，鬼見愁要探知竹香所以不喜之故，亦沒出門，早早地安歇，鬼見愁費盡萬語千言，始蒙大竹香說出道理來，她說，吾辦事從來是來明去白，一馬勺胡倫一鍋的事沒吾，小春與咱倆爲仇作對，你就該把男掌班兒的威風拿出來，把她處治個樣兒，這爲打臊子驚馬駒的辦法，你可好，惹不起官兒惹衙役，管孩子咱說管孩子的事，訛人家姓余的三百塊錢幹麼，相好的你白騙串人兒啦，自以爲是老玩道子的呢，連自己相好的心事都揣測不出，還創蕩個甚麼勁兒，說罷，扭過身子去睡了，她這番大煞風景的舉動，越發使鬼見愁宅異，自古至今的鴿子，沒有不是見錢顏看的，鴿她怎麼不愛錢呢，大概其中另有一篇緣故兒，還說不定呢，

花市春柔記

越琢磨越摸不着頭腦，忽聽風雪打窗之聲，數分鐘後，風越大雪亦越急，忍不住滾起來，赤着上身，打起窗帘看，果然是大風大雪，鬼見愁見了暗道大助，姓余的，你這三百元算實完，明日天仍不晴，你不來吾亦請你去，及早的該着麼兒辦麼，不然的話，這三百元你霸佔小春一輩子那可不成，主意拿定，關了電門睡去，次日，風雖小些，雪下的越發大了，天氣冷得滴水兒成冰，鬼見愁在竹香本屋子房檐下刷牙，聽小春連三並四的咳嗽之聲，心中十分的既疼且愛揣測着她一定因下雪一夜沒睡，因而覺得大竹香其人甚爲不仁不義，胡思亂想着刷牙，把牙花子的肉都刷破了，並不覺疼，刷刷子的工夫，發現口水作深紅色，這時才覺得牙花子肉有些鹹鹹地作疼，退到屋裏去想詞兒，如何去找姓余的，繼而想到一個道理，凡有熱姑娘的客人，對於嫖是風雨勿阻的，大雪的天兒，當然是沒個不來，果然到下午三點不來，再設法找他，吃過午飯，不上茶鋪子去喝茶，在班子裏沏壺大葉兒耗時刻，竹香見了心中越發不耐看，因沒客，拉床綿被，蒙頭大睡，這宗行徑，鬼見愁見了心裏暗怒，可是不能發作，生暗氣兒的工夫上，聽院中有人喊道，謝老爺在家麼，鬼見愁聽是天台掌櫃肅大炮的聲音，迎到院中說，北屋坐，二人來在大金玉以前住的屋子裏，趙二獻了烟茶，鬼見愁吩咐生爐子，大炮說，不冷，談談吧，幾句話的工夫，用不着生爐子，鬼見愁說，不生不生吧，那末大雪寒天的盟兄來此何事，大炮說，此來本不敢驚動老爺，不過水大水小別漫橋去，吾本是來找唱手的，請想，今天到

了幾時啦，年節說話就到，年根底下啦。慕慕台面兒，在人家中華同慶。不求自來，唱手是誰不讓誰的，天合的事，還瞞的了老爺麼，唱手邀一搭活，不知得怎樣去求爺爺告奶奶，所以趁着今天下雪無事，到各唱手台前走個場兒，免得臨時說是忘啦，離年太近，不好和客人張口啦，除了爲這件事，特來和你們大姑娘商量一件事，本來落子館到了募台面的時光上，就是取其湊熱鬧了，至於誰攢底，誰唱那牌子，簡直談不到，那可是在中華，在同慶，天合可不成，到了年底下，唱手愁的怕留在年這邊，上台去又冷又餓的樣子，可以把捨玉米麵的善十爺台引了來，還談甚麼湊熱鬧，爲今之計，只能一面邀活，一面求着你們大姑娘三天硬靠玩意兒，她能够實實牢牢地唱三天，吾的除夕角子算有咧，咱弟兄這不是見面了麼，那麼吾想和她打個對頭，鬼見愁低聲說，她現時和吾嘔着氣呢，說甚麼亦是不成了，再說你又事先和吾交了談，該着成的亦不成，最好是在館子裏接洽，不用打吾的知字，那就事無不成了，大炮很以爲然的作別道，打擾老爺，吾上茶舖子裏去，鬼見愁向外相送，來在門口兒上叫道，盟兄慢行，附在耳上說了一段話，大炮說，好好，吾可得吃老爺你的喜酒，說罷，低低地授以機宜，鬼見愁拱手道謝，送走大炮之後，到房中仍然等候子青到來，一天風雪，提前黃昏，電門既開，子青亦未到，拿定主意，明天照着蕭大炮所指的明路去辦理，次日，雪下的小咧，風大的要命，天合車夫睡不醒，受了蕭大炮指示，來找鬼見愁聽候差遣，鬼見愁本想飯後到天台找他，不承望他却來

花市春柔配

了，叫他到門外，付與他一元道，你把吾領到姓余的門口兒上去，甞不醒說，吾不認的姓余的，鬼見愁着急道，大炮這手兒可不對，他說你常去送信，怎麼今天又說不認識了呢，說着一把揪住睡不醒的胸前衣服冷笑道，招不招，睡不醒駭道，你到底是找誰呀，不說明白了動橫的幹麼，鬼見愁想一想，他這種人只於比禽獸會說話，於是放開手笑道，吾們的大姑娘，在你們落子館裏不是叫張小春麼，她上台唱大鼓，以前上台坐自己的包月車，由打新近上台坐你的車，這個人你認的呀，他想了想道，不錯，有這末一個，她的熱客是小白臉兒，鬼見愁點頭道，對對，吾要見的就是那個小白臉兒，你把吾領到他的門口兒上，吾多給你錢，睡不醒說，誰認的他的門口兒，鬼見愁聽了大怒，笑着問他道，你既然不認識他的門口兒，那麼大姑娘的信，你送到那裏去呢，他說送到一個地方，他自己就會來接了去，他由那裏來，他在那個門裏住，吾實在一概不知，你有信，吾可以給你送了去，領你上門兒可不成，鬼見愁說，你等着，吾寫信去，來在櫃房裏對老舅道，有封信，吾說，你寫，老舅將信寫完，鬼見愁雖則不認識字，依舊照着說的詞兒念一遍，字數不多不少，知道寫的不差，交給睡不醒，着他給余子青送去，他接了信，來尋子青，方到東門北，恰巧見子青走來，子青揣知是小春給自己來信，迎上去問道，有信麼，睡不醒遞過去笑道，你真能掐會算，就知吾來送信，巴巴兒來接，子青沒工夫和他說話，順手給他一元錢，澡亦不去洗了，返身回家，拆封細看，原來是謝老的信，請自

己前往踐約，如不去時，他帶同小春登門叩請，子青看了看外面的雪還下着，到後面，在母親之前說了個謊語，到朋友處應酬，打牌天晚了，雪不止就不冒雪來家了，余母准了他的假，他二番出門，到澡塘中，洗澡畢，見天色將晚，坐車子到竹香院來，來在院中，時已開了電門，謝了聽聲響，向院中看時，原是姓余的，忙着跑出來拱手道，余二爺言而有信，果然來了，子青說，方才接到老爺的書信，敢不奉命而來麼，說着進入小春屋裏，鬼見愁望不見子青，方才進入竹香屋內，對着電燈說，無用的人，吧屎亦摸不着熱的，接信人都到啦，送信人還沒回來，竹香問，誰給誰送信，鬼見愁說，吾給姓余的送信，請他來辦那一碼，老不辦，豈不就攔了咱的生意，吾以為姓余的不來呢，誰知他見了信，立時馬上就來啦，現在和小春到了一處，亦算得洞房花燭呢，纔人，一對兒，簡直賽畫兒，不愧是佳人才子，完啦，咱是來世再見，一面嘆息着，一面出房來與天原樓打電話，要來四個菜，一壺酒，一隻十錦火鍋，送到小春房去，請他倆吃晚飯，子青打發人約鬼見愁同吃，回覆說，已經吃過了，鬼見愁心裏歡喜，吩咐趙二張三等，在大雪紛飛中掌起宮燈，以及半角燈，羊角燈，白雪紅燈，甚為有趣，趙二等私下計議，這舉動當然是大姑娘大喜之事呢，下人等該當叩喜，這賞賜怎麼着也掙不下一百元去，眾人議決，打算實行，但又胆小，不敢公然去作，由趙二率領眾人，到大竹香房內，鬼見愁見了暗怒，笑問大家來此何意，趙二說，今天是大姑娘好日子，男女伙友們，打算上去叩叩

花市春柔配

喜，請示掌班的一聲，然後再上去，鬼見愁聽了大笑，怒極道，這是誰出的主意，舉出他來，頂着雪給吾滾蛋，衆人都不言語，聽掌班的訓誡道，你們都窮瘋了，點幾個燈，你們就要叩喜，掛上彩綢呢，就要辭職了，告訴你們，皆因今日大雪下了個滿地白，掌班的高興，掛幾隻紅燈，所爲了賞雪，你等見景生情，隨意那麼一安排，幸而還來請示吾一聲，果然粗心胆大，拿起來就辦，白給人家行了禮，人家問你們這是幹麼，你等用何言答對呢，滾吧，別給老爺丟人啦，衆人被罵退出，背下裏無不恨怨，他等既然煩悶，竹香房中亦都不悅，此時惟獨小春屋裏不啻洞房花燭之喜呢，子青初進門，小春暗吃一驚，以爲這般風雪的夜裏，他竟跑了來，這意思是出在他的本心，還是有旁的緣故呢，繼而見他面色轉紅，於以知道外邊冷的够勁，未免有情的低聲問道，外面很冷吧，黃二爺沒來嗎，子青說，這麼大的風雪，又兼着冷的要命，黃二爺爲了喝邊兒出來幹麼，小春說，人家怕冷，你的肉是貨來的，子青說，誰教吾願意來呢，小春說，那麼你這上夫跑來幹麼，子青說，打茶園，晚上不許打茶園麼，小春說，打茶園本沒有限制，客人歡喜幾時來便幾時來，只是你從來沒有晚上來過，今天來的冒失，莫非你那三百元在今夜花出去麼，子青點頭道，正是，既然把錢交給掌班的了，不把這事辦訖了，不成事體，小春搖頭道，是誰把你找來，或是把你逼迫而來，說不定有人假借吾的名目去信找你，吾可沒給你去信啊，子青不願意小春知道鬼見愁去信的事，因笑道，這宗事還等誰找誰逼迫

上次交錢的時候已經訂明，那天風雪之夜，便把這件辦了，今天不是有風有雪麼，話中前言，特來踐約，至於你心裏是煩是喜，吾是一概不問的，小春聽子青的口吻，爲從來說話所未有的粗率，知其中定有緣故，因冷笑道，吾知你從那天走後，年前便不來了，必到春暖時節，無風無雪才見面呢，這話說到你心中去了沒有，子青一則一肚皮委曲，二則她的話又說的正中下懷，不由的一陣難過，落下多情之淚，小春見了益發請問道，子青，你要看着吾不是普通的妓女，你便實話實說，子青良心上不能再和小春撒謊，由口中掏出鬼見愁的信來，她認得是老舅的手筆，看完搖頭笑道，有這手你怎敢不來，繼因點點頭道，亦好，有債早還，有願早了，那變今夜是咱的良宵，吾們應該快樂，此時窗外有許多燈光擎起，點綴在石簷的院宇中，真是皎潔清越顯紅白，小春伸手道，拿手來，子青不知何事，被她一把拉住，同立窗前，院中輝燈賞雪，小春十分高興，子青十分害羞，既而天源樓的酒菜送到，子青那裏吃得下去，但是小春一杯杯將壺中酒全都飲盡，子青比新娘子還面靚，除了害羞沒旁的，飯畢，小春提議道，吾打算賞夥友們幾個喜錢，你以爲如何，子青說，這事只好人不知鬼不覺的作，如何再教夥友等知道，小春說，你背人吾不肯人，吾有錢，吾自己回賞，洗洗臉，擦抹滿面的濃脂厚粉，將頂儺過年的紅衣服換上，笑問子青道，你看吾可像個新娘子麼，子青說，你這又何必，你素日不是厭惡大紅大紫的顏色麼，今晚上教人看着够多變怪樣，小春笑着把門帘打起，搭在屋門

以上，推開風門，院中人向屋中看個滿眼，一個看，都來看，小春將一包不知數目的洋錢，打開包，向雪上零星着拋來，衆人滾着爬着亂搶，衆人搶畢，亂着謝大姑娘賞，鬼見愁見她站在門口兒上扔錢，真如白雪中一株紅梅，心中愛極，回頭叫竹香來看，竹香那知小春心中苦楚，以爲她得意之極，故意作出這種舉動來驕自己，於是遷怒於衆夥友道，家有長子，國有大臣，掌班的不教你們去叩喜討賞，你們高低去咧，果然好生生地賞給你們亦還罷了，放焰口扔錢一般的拿你們當鬼，自己都不知給自己留吉利，說的衆人都閉口無聲，悄悄兒退去，竹香餘怒未息，對着院裏說，別忙，吾還沒有死呢，死後再放焰口還不遲呢，小春知她是嫉妒，故意帶出歡喜的樣子，小立堦前，賞雪觀燈，竹香嫉妒的恨不得一傢伙打死她，但她那花容月貌，教竹香雖在恨極妬極的工夫上，亦不禁有着我見猶憐的感想啊，竹香沒心情再事藉題發揮，只得退入房裏，對鬼見愁沒話變有話的道，以後這樣子不成，你說的話，他們當作耳旁風，不是不教他們叩喜麼，依然叩啦，鬼見愁駁她，話道，沒有事，吾親眼看見的，大姑娘敞開門，向院裏扔錢，男女夥友們亂搶，誰去叩喜啦，沒罪加罪，他們亦不服呀，竹香受了鬼見愁的對面搶白，面上無光，又搭着自己心上所最愛的男人，今夜和自己心上所最恨的女人成雙配對，心裏如馬不停蹄的一般亂，看着鬼見愁的尊容沒有牛替羊死的資格，收拾起滿懷的風花雪月，順手拉過一條被子來，蒙頭而睡，鬼見愁見她這番舉動，心中甚恨，恨不得她得個暴病死了，

小春按花叢慣例，以女掌班而改女掌班，繼而自笑着這是妄想，於時轉想到子青和小春的洞房花燭之事，他們這工夫關門了。

（本回未完，下集接續）

老母，供給汝上大學，拿我不值錢的皮肉，爲吾妹賺文憑……」語至此淚隨聲下，泣不可仰，予爲此至情所感，不禁淚痕滿面，家人恐受過度刺激，亟引予離座他去，詎意每閱花市春柔說部，至小春遭遇，可泣可歌處，爲之凄然，罷讀者不止三五次矣，文字與歌曲之動人，斷非可以勉強抑止，古人謂「文章有真性」信非妄語也。

我亦歌離弔夢人，拗蓮搗麝委芳塵，平原不結鴛花客，合買紅絲綉小春。

曲巷間零金斷粉，乳燕雛鶯，其出處本事，率多辛酸涕淚所造成，如小春其人，允爲火宅青蓮花，爲粥粥羣雌來說阿修羅法，買絲綉像，供養香花，吾亦欲束帶秉笏長揖下拜矣。

劍光掩映蓮鈎影，花氣纏網暗咤音，憑將河朔英雄譜，輕抱溫柔兒女心。

曩於冷攤市得光緒三十三年李菊儕繪天津畫報刊烟花寨插圖，係追寫沽濱風物志，如「趙元霄大寨把風，垂金扇西開划艷」，於刀鎗影裏，擁護騾車二乘，所謂伏地英雄者流，却持美人三五，向車廂投擲，粉黛失色，雙纏弛散，墜釵遺寫，零星載塗，本編所記，與朔方肝膽有異曲同工之妙，描寫豪客鬚眉，館娃金粉，栩栩欲活，洵繪色繪聲之生花妙筆也。

漫怨青郎失俊侶，薛家么鳳最風流，一雙銀樓梅花骨，好殉俠腸鬼見愁，

么鳳來自田間，有肝膽照人之概，錦心慧舌，不圖於泥塗團濁中見之，以云匹子青公子，任添香抱衾俊婢，予中心始覺鬱然，小春有知，當於司香殿中，拈花微笑，予雅不喜

紅樓夢林靈卿之矯揉造作，如見北靖王仿製之通靈寶玉，遽謂臭男人物，按至潔者，唯不緇不污耳，設見緇污而嗤之以鼻，則失其至潔之本性矣，如小春不責謝老之妄念，竟令老舅以自用銀箸爲彼殉葬物，其精神之偉大，真菩薩心腸，柔情俠骨，勝於妃子遠矣。

烟月津橋載酒遊，家家至唱繼珠疇，於今花市鶯雛老，極觸東風動客愁。

民國初元，津市鶯花，正值當行出色，南市則十里珠簾，華樓則萬家燈火，笙歌沸天，金蓮匝地，墮鞭側帽之儔，挹鬢鶯花香，蹶陌頭弓影，壓銀瓶而勸客，指紅樓是妾家，扇底招來，鏡中窺去，溫馨一覺，彈指二十年，今讀愚齋先生是著，舊夢重溫，前塵未滅，每見年時雛燕，已如天寶侶人，翠袖侍兒，易作孤幃房老，讀花市春柔，聽虛窗夜雨，可謂「字字作秋聲，齊向心頭滴」，愚齋見此作，設遇蘇舜欽學士，必不以漢書下酒，而以斯編代之，色舞眉飛，浮一大白。

譜選英雄廻出神

沾上英雄譜君舊著
多寫關上下舊手

柔情今又寫張春。茶仙一例生花筆

愚齋
嗜茶。多少侯家后裏人。

邊氣廻腸唱靠山

糝與蟬香哲市墨青諸老談
靠山調吾津民衆之聲已語出勞人恩婦
怨而不怒直小雅之遺近十年能歌者寡而吾津民氣亦不可問矣噫

秋初嫩雨小涼天。天合平往迹都迷夢。屈指依稀三十年。

讀罷新刊羣欲癡。斷腸人有淚珠知。佛云露電都成幻。共命迦陵證
大慈。

愚盒屬題花市春柔記漫成三絕

孝綽初稿庚辰七夕

火宅青蓮說小春，何堪夢裏喚真真，羨君一朵蓮花舌，譜出春風塵裏人。
底事殺人不用刀，安排毒計待兒曹，可憐自命英雄客，一枕春柔命已銷。

愚盒先生名著

微塵拜題

社會小說

花市春柔記目錄

續集

第五回

因噎廢餐假圈套譚張爲幻
吮癮非諂真愛情絕

第六回

柳隱花遮真寃家相逢狹路
途窮日暮好朋友伴遊他鄉

第七回

入耳情歌薄倖女紅鸞照命
傷心怨笛游俠兒黑籍沉冤

第八回

夢裏歡歸境好惜無痕可記
竟中人死香消還有誓長留

社會小說 花市春柔記 (續集)

戴愚盒著

因默識着沒有關電門，看看牆上的鐘，欠五分十一點，睡覺早點兒，傻孩子們睡吧，既然有那不得人意的茶客來，小春亦不能再見客人呢，在地板上閑走着，一來一往，走了五分鐘，鐘鼓過十一下，因外面風大而寒，屋裏又無人相伴着談話，只覺滿身涼意，脫去皮衣，穿着短衣，蓋條被子睡了，他本不覺困倦，只心裏不快活，才一沉便睡着了，他的呼聲既作，睡不着的竹杏，翻身而起，爐子裏添上煤，關了床心小電燈的電門，開了屋頂心大電燈的電門，冷笑着自言自語道，安設床心小電燈的主兒，事先要照照鏡子，然後再叫電燈匠人去，長得姥姥不喜，舅舅不愛的模樣，要這小電燈照甚麼，吓掉了旁人的魂兒，還得燒跑馬兒，一面搗着鬼，一面穿衣鏡裏看了一眼，見自己的年齡，雖比小春長些，論到風流，小春可差的多，暗恨着小余兒今夜的真節，壞在你手裏，使人不平，挨個兒吧，亦應該我先你後，他是先愛着吾的，憑麼先和你入洞房，此時新添的爐火已旺，她又從心裏着急，覺得非常的燥熱，把外罩的皮襖脫去，只穿件紅綢的小薄棉襖，到院裏過風，滿腔怨恨，並不覺風雪之寒，呆立堵心，對雪神及燈光菩薩一訴告狀，將所苦禱告一遍，禱告畢，雪還依舊下，燈還依舊明，連個不准二字都沒說，她一賭氣子，回房去照舊睡下，這功夫已經十二點過了，因風雪寒天，並無遊客，早早的落燈上門，趙二與張三收拾所掛的各燈時，二人各有一種感想，張三想，小春在小時候，吾家裏有地，她奶奶愛吾家地多，想着要把她給吾作童養媳，後來有人說，雙數不對，

才不談這碼事，輩兒亦不是幹麼的，一男一女吧，果然當初童養着，不早就和她圓了房啦麼，姓余的又是那網葱上的泥，趙三想，小春這孩子，胎裏帶來的一身詭人肉兒，不論老少，見了她沒有不愛她的，我自己沒主意，當她十一歲那年，吾領她正月十五夜裏去逛燈，估衣街人山人海，擠迷了多少少婦小孩兒，吾幾番要帶了她遠走高飛，到老家裏一隱，轉眼就是二年，到十三歲一合房，不就是夫妻麼，一時良心上不忍，直到今日長了個一百成的人才，完啦，洞房教人家入啦，自己乾看着，他倆離則各有一肚皮花月春風，收拾燈籠已畢，依然是各自揀着各自的膝蓋去睡，小春屋裏呢，因為方才賞錢，所以爐子裏的火非常之旺，數日前小柏送給小春四盆硃砂梅，被熱度薰蒸的顏色非常鮮豔，有的忍不住含苞，竟自開放的，那意思對於小春未免調侃，小春穿了那身紅衣，幾番向穿衣鏡裏偷照，覺得當少奶奶太可以啦，再看子青，不知是熱是羞的面色，儼然朝霞合雪，小春想，他和吾，是天造地設的金童玉女，一般一配，去了那個，換了別個，都不成一對兒，小春小春，今夜是你一生運命判決的日子，諸事要小心謹慎，不可一衝的性子，亦不可情不自禁，最好是站在地上度過這緊要之夜，保持住了貞操，日後還有作少奶奶的日子，今夜要僅值了三百元，此後便一文不值了，她雖則這樣的拿定了主意，但處在彷彿洞房之中，真難爲她怎生擺脫這未免有情，幸而有四盆紅梅，用爲解嘲的器械，小立花前，先數骨朵共是多少，再數花朵，再數枝幹，很無聊的於暗香疏影中而求有聊，很可憐的要用數花清課，銷磨這無價的良宵，鐵石了心腸，對於子青一概的聞不問，子青此時，覺得屋中熱度太高，面上發燒，向穿衣鏡裏看了一眼，見面色甚紅

，欲待將皮袍子脫下，又怕惹起小春的疑心，彷彿催促着睡覺，忍了熱看鐘，欠十分一點這般熱的屋子，幾時能以不熱，才一點鐘，幾時才能到七八點呀，他見小春呆立花前，知道她是爲躲兌，細想，她能這樣，却與自己減了罪過，但長夜漫漫，這般枯立到天明，亦殊罪孽深重啊，因很坦白的道，喂喂，你聽吾這段話，今夜既是今夜啦，咱倆用不着再害羞啦，雖在竹香班裏，吾們不妨當作在一個新家庭裏，一家人只你和我，還用甚麼誰見不得誰，你可聽明白了，不是教你拉下臉來和吾親熱，只是要你很不拘束的和我來說話兒，吾先表明心跡你聽，你不到吾的家中，與吾祖先父母行過禮，咱倆萬無同床共枕的舉動，你心裏如何吾不問，吾心裏可是這樣拿鐵啦，吾既然將心跡表明，你亦可以落坐歇歇啦，小春閉立數花，無限的悶損，但要捨花不數，深恐有甚變事故發生，要逼人而來，及聽子青的宣言，洽合己意，於是答詢着挨床邊坐下，見子青熱的樣子，輕輕的道，你脫了袍子，吾給你登上，子青說，不熱不熱，小春說，你休多想，吾穿着豆腐茄子薄的棉袍兒還熱呢，慢說你穿着狐皮，吾先脫，說着脫去紅袍子，掛在衣掛之上，裏面是紅緞的小袂褲襖，彷彿舞台上的紅蝴蝶，子青想起幾個唱紅蝴蝶的坤角，都不及小春什一之美，她既然脫了，自己幹麼還忍着，脫下來亦掛在衣掛上，二人同坐床上，中間放着的一張小茶几，彷彿棋盤上的黃河爲界，這邊一個，那邊一個，正應了前人名句，拆鴛鴦坐兩下裏，事先言明，坐下來一同說話兒，及至對面坐下，縱有萬語千言，彼此都一字亦無，炮台烟遭了報，二人都抽着，一枝復一枝，那消老工夫，作成了滿屋子的香霧，小春從來不喜抽烟，數枝後彷彿醉酒，搖頭道，你亦別抽啦，暈，子青隨着她停止不

抽，尋個話頭兒道，人人都說你紅樓的工夫大啦，吾只草草地看過一遍，就着靜夜無人，吾來領教領教吧，小春聽了，正觸所好，因笑道，你可別拔伸吾，吾對於紅樓夢裏的字還好不認識的呢，吾告囑你，吾看書是無師之徒，不過都是由唱本子上認得的字，認得字多了，再看書，書裏生字太多，能裏和就裏和下去了，實在沒法子的字，只好讓過去，幾時有機會認識了再補上，吾的才學就這末大，別聽天泉茶樓人們的臭嘴，說吾怎樣有才學，有麼才學，可笑繁華報上登着吾爲詩妓，吾幾時會作詩，不但吾不會，連報上所登的甚麼謝珊瑚，竹影小榭，金秀卿這些大詩妓的詩，亦都是假的，金秀卿和吾最好，有一次，吾要和她學詩，她說等着吾學會了再教給你，吾很驚疑的問她，她說吾只能寫一筆八分字，寫八分字就能作的上詩來麼，本來有些窮極無聊的酸朋友，對於吾們亦沒多錢花，藉着作詩畫畫來巴結吾們，他作了畫了誣賴吾們所作所畫，混事的爲得是賺大洋錢，作詩畫畫的事，簡直是談不到，子青你聽，這事新鮮不新鮮，子青說，吾每每看報上登着某詩妓的詩很好，及至同朋友去造訪這位女詩人，她答的亦好，無非孝子賢孫所代作，窰姐兒以身賣錢，請會作詩，作詩的女人如何會下到窰子裏，小春說，就拿着吾說吧，多少認識幾個字，看小說，看唱本都湊合，要是專和報館老爺或是斯文遺墨的人們往來，不定給吾加上幾道風雅的官銜呢，下窰子還不夠辱沒先人麼，再假裝會作詩能畫畫這些事，這不是更醜了的麼，獨不解能作詩會畫畫的老爺們，專替妓女當槍手，這有什麼便宜呢，吾總以爲花錢買樂最爲公道，助着姑娘騙人，沒麼趣味，子青說，人有幾等人，木有幾等木，有錢的人荒唐，當然是耗財買臉，花錢買樂，到了窮朋友身上，花錢

本然沒有多少，而又喜愛風流，和有錢的人鬪富不成，只好利用自己的雕蟲小技來騙哄姑娘，姑娘識見廣的，當然不聽這一套，妓女年幼，胡塗無知的，自然信這般人的花說柳說，由這上頭熱了的，亦不是沒有啊，小春說，吾有吾的死主意，客也罷，朋友也罷，串門子的也罷，說旁的一律好看待，只要一露甚麼能詩能寫能畫等等的一條，馬上躲他遠遠地，所以吾的客，都是正經公道花錢的，到這兒賣藝來的簡直是罔費心機呢，子青見她談花叢，閑話頗為高興，遂不再談紅樓，索性尋着花界瑣事談起來道，春妹，吾還有這末一個意思，酸朋友花不起大錢的，固然應該躲在一旁去以便藏拙，可是花的起的人，光是憑錢買樂，而不搭上藝術的先生們，亦要花安分守己的錢，打一個茶圍，只能花一元錢，開雙盤子的就為出乎規矩，明明該花一元，而花二元，這種請好的方法，恐怕落好兒亦有限呢，尤其是與姑娘打首飾置衣服，買陳設等等行為，這可以說是荒唐中的大逆不道，吾見多了，一個客將一個赤條條的姑娘，置辦全了四季衣裳，而此客忽然被甩的上了南牆，反不如打一個茶圍花一元錢的有勁呢，其理真不可解，小春聽了微笑道，子青，吾總覺你公子哥氣比較盛些，不如小柏見識多，這點花界小門兒瞞不了黃二爺，如你方才所說的這件事，你知道其故何在麼，子青說，左不過妓女無情吧，小春說，何嘗是妓女無情，妓女天生來的就是無情的玩藝兒，不與她置辦四季衣服依然是無情的，說甚麼妓女的字典裏就沒有情字，子青笑道，那麼你和吾亦是無情的了，小春冷笑道，憑麼無情，吾在你的跟前，並不是妓女，既不是妓女，當然是有情的人，旁人到這裏打茶圍，他自以為是客，拿着吾當妓女，妓女為無情的哈哈兒，吾自然和那種客是

，無了情子青說，那末，既不是無情是甚麼，小春說，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妓女對客老是一種大馬金刀的樣式，凡甚麼不大看的起，客老以爲她吃過見過，家裏不定怎麼個舉動呢，那正是被賺，越是彷彿闊綽的主兒，家裏連炕席都沒有整齊的，比如說，由賃傢俱店裏賃來的汽椅子，一坐軟綿綿舒服，那種妓女同着客，每坐下必一咧嘴，其實是坐不慣，向下一陷吓一跳，她必表示出欠軟合，不用問，她在未下窰子以前，必是在廟台階上睡覺長起來的孩子，妓女的心與外面兒純粹是反的，你想，誰不窮急了，肯把女兒去下窰子，這不是明理兒麼，可是有種渾娘兒們下的孩子，偏和客裝模作樣，彷彿她多尊貴，家裏多闊，窰姐兒有麼尊貴，窰姐兒家裏那來的闊，趙二不是常愛說的兩句窰謠麼，賺錢量米吃，剩下打印子，只這十個字，便把妓女的財主大小全說盡了，子青斟上兩半杯茶笑道，唱手，先飲飲場，回頭再接演二本，二人都喝了茶，子青說，你說了一大段子，並沒書歸正傳，吾要知道的是客人給姑娘置齊四季衣裳，這客人反倒受鬼的事，沒問你妓女家裏窮富，小春笑道，你要不知道妓女家中的情形，底下的話你聽着不信，告訴你，方才吾所說的那段子話，忽然想起一件實事來，說出來作個證據，在同慶唱時調的大台柱子，你還能不知她是誰麼，她的名子不便再由吾嘴裏說出來，吾只叫她乾姑，幾年前，和吾是鄰居，她娘和吾奶奶是鬪十胡的牌友兒，她管着吾奶奶叫乾媽，吾與她媽叫乾奶奶，與她叫乾姑，後來她在同慶上台扛啦，家搬到南市福順里去住，久不來往，把當年熱乎勁兒全忘啦，一個月以前，有吾的朋友是她的客，請吾到租界裏去吃飯，吾不去，朋友說，這是你乾姑的意思，所爲是和你見個面兒，她說老沒見想你呢

，吾本然亦想見她一面，因此在飯館子裏就見着了，彼此親熱了一陣子，本然吃飯沒外人，她和吾，她的客和吾的客四個，吃便飯，這就應隨便一吃呢，這不是上買賣，擺飯局，吾連五臟廟的套問兒都打開了，吃了三碗飯，鴨子魚翅那樣兒順口兒死吃那樣兒，她看着吾彷彿見笑，吾的客見吾這樣下作的搶，很殷勤的對她敬酒布菜，由入坐到起飯，她才挾了一塊炸鴨肝，放在口內嚼了嚼吐了，說炸老了呆苦，用葡萄酒嗽嗽口噴咧，那點兒神情，教人看了，猜想她在班子或在家裏不定吃麼喝麼呢，有趣極啦，吃完飯，吾的客和她的客說到中華和朋友說句話再與俺倆回頭去，吾和乾姑亦分了手，吾想，輕易不到下邊來，順便到福順里看一看乾奶奶，好在拉車的張三知道門牌號數及住在北房裏，及至到了她家，敢情她還沒回班子，正在家裏吃飯呢，吾本沒張聲，拉門而入，看個正着，說至此雙手捧了臉笑道，你猜她吃的是麼飯，子青想了想笑道，她自己炸鴨肝吃呢，想是她有手藝炸的嫩，小春說，炸麼鴨肝，白水泡餅，就鹹菜，她見吾來得冒失，欲待藏起她所吃的晚饅子，但已來不及，紅漲着臉讓我坐下，吾在飯館裏想着她家裏現在不定多麼闊呢，及至親眼見了還和當年一樣，一領破席，兩條破被，她媽的衣服很冷，屋裏還沒生爐子，她笑着和我說，要不就回班子去吃呢，今天是我吃白齋的日子，吾一時口快問她，既然吃白齋，爲何還把鴨肝放入口裏，她說，忘啦麼，不然吾怎麼吐了呢，這件事是吾親眼所見，在外場上看她的譜兒大得要命，實在情形就是這樣子，子青聽了笑道，反正你得歸正傳哪，小春說，乾脆說吧，既姑十幾個裏是五對兒窮的，不論她外面上多末闊，比如客人穿的闊，錢多，她們心裏既納罕人家的錢多，便覺自己

窮的配不上人家，由這兒便看重這個客人，如其客人有錢便報效了姑娘，與姑娘置辦齊了四季衣裳，客人只願買好兒，把錢都填還姑娘，自己當然就錢少了，衣服亦便沒錢講究了，可是姑娘這功夫，穿着很闊的衣服，並且是脫了一季換一季，腰裏金帶垂腰，再看客呀，既不如自己有錢，所穿的衣服簡直不配與自己當茶壺，請想，怎麼會不甩這客人，客人越來越不如她，可是她因為衣服講究，腰中有錢，舉止自然就大方，手頭自然能做快，這一來，大闊特闊的客人，是很容易掛的，及自己掛上特闊的客人，以前那客人再來，她看了彷彿來人似求財借當的窮親窮友一樣，明明是那客人置買的洋床，可是那客在上邊躺一躺，她會用筓帚大掃而特掃，同着客人能够指使老媽子把床巾掣出去洗，當年聽說花界裏的有位過來人曾說過一個歌兒，客人有錢打扮自己，把銀錢別給姑娘，你自己帶在腰裏，傢俱陳設買來擺在你自己家去，教姑娘看着樣樣宗宗不如你，自然和你狗搖尾，子青，這該你明白了吧，子青聽了替千古的冤瘋生難過，一陣淒涼，眼圈兒一紅，小春見了忙着一沉面色道，你敢掉淚，今兒是咱的好日子，子青一聽，覺得千古冶遊之士，百大冤枉，從來沒有清官爲之斷明，今夜被這清信一語爲之道破，痛快的俯在枕上哭將起來，小春忙把床心放着的小炕几兒搬起來放在地板上，挨近了子青道，你這不是沒有的事麼，吾勸你別哭，今夜雖然不是洞房花燭，亦算得咱倆的一個好日子，你該留個吉利，好子青，你別哭，說着推他的後背，不知是怎麼回事，她越勸子青越委屈，哭得分外起勁她見勸不好子青的哭，自己亦覺着很委屈的伏在那邊的枕上哭起來，子青聽她哭，知道是因爲勸不好自己的哭所以哭起來的，因而竭力止悲，雖則一

一陣沉靜的迷點一點的不哭了，但因糊，慢慢地睡着了，小春見子青睡着，起身來，看了看窗外，雪止天晴，放下窗帘，在穿衣鏡中，端詳了自己一番，再看子青睡着的樣子，不由一陣歎息，心想，果然這是在余姓家中，這般良夜，豈能這末辜負，只爲了帶着這貞操到他家中去再交給他，可是這般局面，亦殊大煞風景，並且枉費了人們的嫉妬和羨慕呢，繼而又這樣想到，今夜這局面，雖則是談話以待天曉的，毫無情愛之事，彷彿不大美滿，可是表面上還有這末個形式，至於到余家去，洞房花燭這節，不知能不能成爲真事，或者亦只是希望吧，空想吧，越想心中越窄，越無聊越悶損，很廢然的換去紅衣，洗去脂粉，然後照穿衣鏡，以爲這樣却是名實相符，淤池極啦，與子青蓋了被，將小炕几依舊放在床上，自己蓋條被子，在小炕几的左邊睡下，闔上眼很不平的想，男女到了這種接骨眼兒上，任何人在這形容之下是說不盡的甜蜜風流，獨俺倆偏有這張小炕几作成黃河爲界，天哪，世界上的痴男怨女，只合睡在合歡床上嗎，小春心思片刻，不覺即入夢鄉。

第五回

因噎廢餐假圈套譁張爲幻
吮癰非詭眞愛情絕古空今

在這東方剛亮的時候，天合坤書館對過，胡同裏的澡塘中，雲盤敲得滾水響，將小春由夢中驚醒，起床來覺着很冷，看爐子裏的火將次滅了，自己套上一件衣服，爐中添了新煤，打起窗帘，見外面雪已停止，對着院中雪景呆想，今天假如在他們余家，這工夫該着趕緊梳洗，少時便該朝見公婆呢，朝見公婆以後該如何，如何之後又該怎樣，一直想到鑽被窩兒爲止，不覺嘆息了一聲，表示出一切全是空虛，很廢然的放下窗帘，來在穿衣

鏡前痴立，看一看鏡裏蛾眉，依然如昨，對着鏡子想，聽不是一個人說呢，女子出了閣，眉毛與不出閣時兩樣，亦不知是真假，她自己這末搗鬼，忽見子青身體動彈，深恐子青起床來，和見時怪害臊的，二番睡上床去，此時爐火又旺，房中熱度很高，子青覺得煩燥，忙起床來，見爐火熊熊，揣知小春方才已經起床，不然一夜工夫，如何火還這樣旺呢，看一看小春，睡得正着，子青想，趁她還未醒，吾自己走了罷，省她醒來彼此都難為情，想至此，穿齊了衣服，悄悄地開了房門，到院中來，覺着天氣甚寒，踏着院中的凍雪，走到竹香的窗外，猛見她撩起窗帘，赤着上身，肉白如玉，光戴着紅綉子的兜肚，滿頭捏着紅點兒，那一份子艷冶，爲子青生平僅見，子青羞答答低頭走過，到大門洞裏，由老羊皮襖裏叫起了司更之夫，說明因有急事，必須早走原因，更夫知道她和小春這碼事，曉得並沒短欠等情，很爽利的與他開門，將子青放走，然後關門再睡，張小春在花茶館賣唱的功夫，她那個烟視媚行的人兒，迷感動了多少聽曲之人，只因她是清門兒，賣藝不賣身，縱有奢想，亦無所發洩，及至她歸了竹香院，隸藉天合部中，凡以前對她涉遐想的人，誰不來竹香院認識於她，但她落水，是有目底的，與普通妓女不同，來相識的，慢說是老頭客，大腹賈輩受用，就是財情色藝四美俱全的年輕客，亦一般的受冷淡，不過受冷淡的人中，有的有耐性，有的沒耐性的，沒耐性的早經不見面了，其餘有幾個有耐性的雖受用而仍來，初以爲她的人物生的好，客多，名頭大，不把來幾躡的茶客放在眼裏，慢慢的日見日親，或者可以日親日近了，誰知她是心裏成竹的，對於客，不但不熱，在她心裏連甩都沒功夫甩，所謂受用者，客人自己感覺出來罷了，她對

客，一味是麻木不仁，問而不答，再不然便是不見面，弄的幾位有耐性的亦無耐性起來，一個個不約而同想到，她果然是甩客，客人可以用錢砍，錢花到了，自然便會不甩，她不然哪，因此有耐性的幾位，亦沒有最後的耐性了，數中單有一個百折不回的李小亭，論這人的痴情美貌，都不在余子青之下，但他對於小春，是剃頭櫃子一頭熱，要在旁的妓女之前，子青亦不過與他取個平平地分數，只小春對於子青，是先入爲主的，小亭對於子青的事，耳朵裏早經灌滿，並且在天合坤書館裏亦見過子青，自己只不平子青那些勝於自己，憑年歲憑臉子憑穿章打扮，自在姓余之上，不在姓余之下，論到作場的面上，自己每星期裏總掉不下一場牌去，她余的是從來沒打過牌的，那麼自己那些兒不如他，在先前對於與小春成人的念頭，不是沒有只是不敢啓齒，恐怕吃她的倭脖子，自聞得小春業經成爲紅倌，滿腔不平之氣，爲之喘了一口自訟着，頭籌屬於余某那末以後便有了路可行了，難道明明的紅倌，能說個不留住客麼，這天雪霽天晴，只北風甚寒，小亭踏着家後滿街的凍泥，來在竹香院裏，見着小春，迎面拱手，笑着說聲大喜，小春自成人的次早，第二次醒後，不見了子青，揣知他不告而去的緣故，心中越發感激他的心細情多，能體諒女孩子的心意，一日中既想他來，又不願意他來，他來呀，見面時似乎難以爲情，不來呀，知他身體是不是平安，由滾熱的屋子裏鑽出去，外面雪地冰天的故，一個是病了，一個是從今往後再不見面，但願他從今往後再不見面吧，可萬別病，欲待寫信去問又害羞着不好意思，只索性忍耐着候他到來，這天無聊，聽來客鈴聲作嚮，向

院裏看，希冀是子青到來，看時是李小亭，小春見是他猛然一件大事兜上心頭，本來小亭迷惑自己不是一年半載啦，從打在天泉茶樓上唱曲，他便早晚兩場去聽，及至自己進了竹香院，他便來挑識了自己，以後每日必到，對於自己一派是真情實愛，除了粗俗不文不及子青典雅風流，旁的都不在子青之下，多少次吞吞吐吐，不好意思明說出來，還不是爲了親近自己，只是胆兒小，怕吾惱不敢明言，如今吾已成入，他此來正是吾的難關到了，她這未正自爲難，見小亭把自己道喜，非常惡心，覺得其人的舉動，比起子青來，真是天地懸隔，只作不聞不見的樣子，小亭覺着無味，並不嗔怪小春，只自咎着太以冒失，本來地和旁的姑娘不同，才成了人兒幾天，可以說正厲害躁時期如何來與她道喜，不是打趣亦是打趣，於是慚愧的坐下去吸煙飲茶，小春心裏厭惡他，連一句話亦沒有，屋中的空氣冷靜無聲，在這工夫上，聽院中人喊大姑娘，小春聽是天合坤書館掌櫃蕭大炮的聲音，知道他來萬沒好事，並不答言，大炮立在窗外連喊了幾句，聽不見有人答話，很難爲情，小亭老聽天合，與大炮很熟，於是代爲答言道，蕭掌櫃，裏坐，大炮走着說，李二爺，擾您個坐位，說着走進房中，見小春一頭的亂髮，沒並洗臉，樣子彷彿有病，大炮落坐道，怎末着，不舒服啦，老沒上台呀，今兒是幾兒啦，吾一個人兒的大姑奶奶，您一告假，天氣再冷，可好，坐席都不够一桌，上起客人來，老是四五位，簡直開不了鑼，過年大年三十晚上的角子，都看不見啦，姑奶奶開恩吧，給老伯伯想路，高低是有幾天活，是由那天登台，吾亦好出堂戲報子，小春冷笑道，幹麼姑奶奶長姑奶奶短的，吾憑麼是奶奶，吾是誰的奶奶，這不是沒有的事麼，咱近人不說遠話，老實說一句呀，從今以後，再休想吾

花市春柔記

去上台，吾現在有病啦，你看不出來吾這個樣子麼，天這麼冷，帶着病上台，乾脆說，吾是犯不上，你想，吾爲甚麼呢，吾病加重了吾自己受，牛還養了羊死，再說吾亦沒有點活的客，大炮說現放着李二爺，一句話，不就是一種活麼，小春冷笑道，吾憑麼約人家點活，李小亭跟步打腿道，好辦，算吾一撥，大炮苦笑道，如何，李二爺這不是告奮勇麼，小春道，這亦很好，蕭掌櫃等洋錢用，李二爺是肯出洋錢的，那末最好請李二爺掏出錢來當面遞給蕭掌櫃，豈不大家省事，幹麼還用吾去唱一會子呢，蕭李見她的神情不對，都不敢再談這件事，大炮枯坐了一會子，只得作個笑臉道，唱手，你不捧吾，還不可憐可憐堂倌夥計們麼，您上台，他們又是龍燈又是會，你不上台，他們過年啊，那爲妄想，小春淡淡地答道，左不過盧刮和睡不醒兩個窮人，年前吾賞他倆每人五元錢過年，旁的都別和吾說，說罷，表示着身體發懶的樣子道，再見吧，吾實在支持不住多說話，大炮見無梯可下，遂對小亭道，這樣吧，把此事拜託與二爺代辦，無論如何，請小姑娘弄三天活，後天是第一天，晚上吾給留包箱，成，止，全在李二爺身上啦，說罷，站起身來，告辭道，再來看大姑娘吧，諸事還求格外帮忙，咱侯家後沒飯吃了，中華，同慶，露頭露臉內台柱子，那個不是天合部的小徒弟出身，唱好啦，挪部啦，沒天台有你們麼，那些已過之事咱不提，誰教侯家後還有大姑娘這末一位能以叫坐兒的唱手呢，說不了力疾從公，亦得替侯家後掙這個面子，人家下邊的坤書館，封台打桌，論千的掙大洋錢，侯家後是藏龍臥虎的地方，坤書館在封台前連鑼都開不了，誰懸蠢，蕭大炮，蕭大炮不是台柱子，台柱子是誰，張小春哪，閨女，你自己琢磨着辦，吾豁出今年三十

夜裏不吃角子，咱由後天扣鑼，大主意你自己拿吧，說罷，走出門去，他這套光棍調，全是前清時代的混混口，張小春本然沒心情上台的，被他這套說辭所動，遂逼出她以下爲己任的心來，本然候家後，是天津歌舞的總匯，只以天時地利的關係，遂成了絃管蕭條之區，至今猶延一線的只有天合一家坤書館，好唱手又皆遷地爲良了，獨有張小春支撐着津門的北部繁華，奈何因爲一時撒癩，忍教多少年來的歌舞勝地，在年前十分該着興盛期間扣了鑼，想至此，不覺俠肝義胆起來道，蕭大炮說的全對，這帶蕭條的市面，大年根兒底下，那兒去找三天活，李小亭從旁小聲兒道，吾說的對不對你可別腦，你要嫌有病呢，咱就作爲罷論，你要果然高興時，三天活滿是吾的事，好在天合的價目廉，三五一十五，十五元罷咧，那算屁泥，只要你高興，小春生平最厭惡這種聽風是雨的人，見小亭恃財巴結，不覺暗怒，因問他道，你真點三天活，好啦，回頭告訴館子裏，後天晚上爲第一撥，小亭聽了大喜道，吾去與大炮送信，教他早印報子，臨時能多上客位，小春打發他走道，那末你亦不必再坐，給他送信去吧，小亭如奉丹詔，忙着開發了盤子錢，一面穿着皮馬褂子一面向外走，小春見此舉動，越發的厭惡，很可惜小人兒長了個好外面兒，肚裏一包草，她既有感於小亭的粗俗，故此對於子青越發器重，心裏很盼望他來，到了夜間上門以後，子青依然沒來，小春十二分的惦念，大概或者是病了吧，火洞兒似的屋子，冒冒失失地鑽到大雪地裏，由候家後到家，不是一步半步的道兒，受風沾涼，豈不是很容易的事麼，明天教睡不醒找他去，繼而想到，鬼見愁已經指使睡不醒給他送過信，吾再教他送信，鬼見愁一定會知道，其實他知道了這算什麼，不過犯

不上，好在明後天的天合報籤兒貼出去，他要不病的起不來床，當然能知道吾後天上台，給坤書館打桌，說甚麼他亦得來了，倘如他要病了，病了亦得知道的了這個消息，如他要看，花報等等的小報紙，天合打桌當然是段子好新聞，子青看過報，只要能以起床的話，一定會到天合來，她這末很自信所料不差的想着，不大工夫，安然入夢了，子青他那天從熱屋子的熱被窩裏鑽出來，到外邊被寒氣所浸，打了個楞涕噴，隨着又是一個冷，自覺得不大得勁，不敢回家，先到澡堂中來，到澡堂裏，滿打算取取煖，出些汗，

，不想澡堂裏因天氣甚早，各爐子裏不肯多添煤，而洗澡的人，又因天早

也，無煖可取，子青覺着，

也

日來，吃畢到館子裏去捧打桌的點曲，真是何等風光，這般體面，但在小春眼裏看來，只覺一派烏烟，無邊瘴氣，大有求生不可，求死不能的模樣，及至天源樓送來酒菜，朋友們請小春上坐，據謂是聊表賀忱，小春聽了刺耳，冷笑着說了謝謝，只不入座，李小亭見不是頭，只得自行解嘲道，她不吃，上完台才能吃呢，人家有人家的規矩，飽吹餓唱，吃個大飽肚皮，行腔拔調，挑不上去，尤其是唱大鼓，大家都聽過，劉寶全兒唱游武廟，刷拉拉被風吹動杏黃旗，這聲大夏調，比老鄉親唱探母叫小番那個腔兒還要來得起

勁，劉寶全兒晚場上台，夜裏才吃飯呢，這是一個意思，大家以爲真個如此，大家入座吃起來，小春見了很不耐煩，起身來告假道，對不住，你諸位恕吾少照顧，吾吃飯去，她這番說詞，衆耳之下，教小春實在的太沒面子，但他依然板下臉去道，吃麼好東西一定比吾們吃的好，不然怎麼不在這兒吃，小春見他一味貧俗，並不回答，到二春房中去閒坐，二春說，大姊白天你沒上台，上了客位倒不少，等到打鑼亦沒見你的面，在打鑼方才貼出，你早場告假，晚場準演的報子，惹的客人都罵街，蕭大炮向客人好話說了千

。方才散去，小春說，吾只應了三天晚場上台，他自作主張貼了六場，那末早
二春說，蕭大炮天主的……
真不恍惚

以及炮台烟筒，又彷彿不作聲。

絃師，坐

走不大够板的絲絃兒，鼓支在台面，靜待唱手，絲絃彈拉過一大套開場板，唱手慢慢地尚在吸烟捲兒，只不起身，絃師很不悅的用眼催她上場，小春只作沒見，只低了頭，含着紙烟不知想甚麼，彈三絃的有翠仙班的絃師兼差，怕翠仙班裏有人聽曲就攔了自己得賞，急於小春快唱，見小春好些拿捏，只得發壞，彈起銀紐絲的排子來，本然支好了鼓，唱手不過來唱，若在中華同慶，早有人叫好兒了，在天合因為風氣的關係，並沒人叫好兒，及聽到大鼓書的絲絃裏彈拉出銀紐絲的排子來，未免的再忍不住，於是邪好之聲雜作，甚麼好妹好傢伙太好啦，烏烟瘴氣大鬧了一陣，小春再坐不住，只得立起

身，向台口鼓架子後走來，聽衆見她因爲起闕方才起身，越發的喊起邪好，並且鼓起掌來，亂過一陣子去，方聽得唱手發聲，唱着塞北沙陀英烈風，雖則七個字，却是十分蒼涼，聽衆本來是預備着叫好兒的，及至聽了她這首句，都覺着黯然魂銷的不但不敢叫好，反都自己約束自己的連咳嗽都不敢，沈心靜氣的聽着，座中有久於歌場的聽曲人，辨別出她的腔調，渾如大玉環，她的嗓子恰似小蘭英，這一段王嬌悲劇，被她唱的纏綿悱惻，與唱寶玉探病時哀感頑艷又自不同，於以知道非識字有情的人，不足以唱歌曲，小春唱完，未能免俗的到包箱中來到場，衆友人道了勞音，她因着子青沒來聽，揣測着他，是害着很沉重的病，又搭着剛述說過昭君的委屈，自己頗受感動，落坐後傷人是行自傷也得落淚呀，李小亭見了笑道唱探病唱悲秋，你可以因林黛玉難過，昭君娘娘與你何干爲何你亦難過呢，小春聽了心膩，對衆告假道明天見罷，吾回去睡覺，你們亦用不着回頭，省着過吧，說罷下樓去了，小亭知她厭惡自己，朋友們有的噩夢祥解的道，這才是勁，點完曲，照例須打回頭茶圍，而並且還要賞下錢兒，老大一言，省大洋兩塊，够勁，够勁，小亭本然對於這次點活三日，原有野心，很愿欲應花儘花，不願欲省事省錢，但小春對於客人花錢上，是不大願欲看的，看情形越與她減輕麻煩的，越是好客，當下對朋友說，她大概身體不爽，吾們今晚上可以不麻煩她去了，總到打鑼以後，這不是省下應花的二元錢麼，咱吃夜點心，朋友們聽了請吃夜點心，比較聽了請吃夜茶高興，當夜果然在打鑼後吃光了那應該回頭的二元錢，吃畢分手時計議明天在那兒見，李小亭見今天花錢不少，翻惹的小春不喜，多由於人多嘴雜，惹起她的厭煩，明天還是自行前往的好。

當下吩咐衆幫嫖人等道，明晚九點天合第三箱見面，衆人都言而散，次日天夕李小亭纔在竹香院見小春搯着滿頭的紅點兒，面色甚黃，不問而知是病了，深恐她藉病請假，只得用話來買住她道你不舒服啦，今晚上別上台，告假吧，小春說吾本不打算告假，你既然這樣勸着，怎好不領你的盛情，晚上告假吧，小春聽了十二分的失意自悔着不該撩撥她，坐在一旁發悶，一刻鐘後二春進門來問，這工夫頭疼好些麼，兩太陽還搯紅點不搯，小春說有客坐着，落燈後再搯罷回頭你上台，告訴天合櫃上人一聲，貼我個今晚因病請假的條子，早早地貼出去，省得跟着大炮挨罵，二春答應了退出去，小春拉過條被子蒙起頭來，直彷彿屋中無客一般，這般舉動若在旁的妓女對於旁的客人如此，客人早就惱了，可是小春對於小亭這樣，小亭不但不惱，反倒很滿意的看着她睡覺，他這樣想好歹她睡在吾坐着的屋子裏，比不進屋強得多呢，直坐至電門已開，班子裏已經開飯，小春既然告了假，自己再在這裏枯坐着，太以的無味了，開了盤子錢說了句明天見，小春雖然聽見故作沒聽見，任他自行去了，李小亭滿擬連台三大活點完，第三晚打回頭的茶圍時，賴在小春這兒不走，不想她在第二晚上便藉病請了假，心中十分悶損無心淡腸的在路上行着想，她雖然今晚上不上台，可是衆朋友的約會兒不能不去，到狗不理包子舖裏吃了十個包子然後到天合來喝茶，到包箱裏坐下，看了看天氣很早一個客人還未來，盧刮刮給測了茶來，小亭自斟自飲的喝着，池子裏以及兩廊下漸漸的上了客位，少時自己的幾個朋友亦都來了，延至拉架子的工夫上，二春來上台因爲前場的小徒弟還沒唱，她是第三場的個兒，故先到小亭坐着的包箱裏來到場，此時天合的櫃上人已經聽了二春

的來言說小春因病告假不敢自專，等候掌櫃蕭大炮來，大炮到館後，櫃上人說明小春因病請假的事大炮說慢打法器，先別貼請假的報籤，無論如何亦等下完票再辦，有麼麻煩吾打，櫃上人說，吾先寫出來放着，大炮說別寫，咱這裏又沒有單獨的櫃房，眼觀鼻子的這末個小地方，你在櫃台上一寫，客人們全溜了，下完票然後再寫，到那時都走了豈不省唾沫麼，大炮爲人，飽經世故，從來是不到黃河不脫鞋的手兒，明明是小春告了假，神仙亦不能挽回的，但大炮並不灰心，先到樓上，與李小亭會了面，問李小亭道，李二爺知道麼，吾們台柱子又病啦，真她媽的，比林黛玉還林黛玉，動不動就病，今兒是幾兒，募台面兒，打桌的接骨眼兒上，好麼，病啦，林黛玉是小姐呀，咱是審姐呀，審姐老和小姐比，真是吾蕭大炮時運催的，李二爺這樣吧，她明天假如病好了的話，咱改爲後天封台，多延長一晚上，還是三天活，李小亭說，吾全將就的，明天她的病好不好，那吾可管不了，此時二春因爲不耐聽大炮的話，出包箱下樓，向台上走去，大炮見二春走在池子中間，忽然止步，與東面上廊子裏的一個客人講話，看那人時認的，原來正是小春那個姓余的熟客，大炮笑道，李二爺，假如張小春今晚上銷了病假，那末這活您還點麼，小亭說，只要她來唱，活是當然要點的，但她如何能以銷假，大炮笑道，李二爺候着吧，一個鐘頭之內，管保她帶病前上台，大炮這番說辭，不但小亭不信，連他的衆朋友亦都不信，數中有個朋友道，李二爺今天這撥點活錢，吾看可以省下，說甚麼她亦不能來呀，大炮冷笑道，李二爺今天的點活錢是省不下的，只怕明天的點活錢，却要省下呢，那朋友以爲奇異道，她今天病的起不來，却能上台，今晚上上過台，明晚上如

何反倒上不了台呢，大概是怕她受累受風，明日病加沉重，大炮見這少年的荒唐常識不足，再不和他談話，容訕着下樓，到櫃上與看櫃人說，小春照舊上台，不要寫告假的條子了，大炮說罷，倚在櫃台前，聽二春唱了半段無功無過的時調，下台來，由櫃台前略過，大炮笑道，二姑娘你怎麼唱了三番兒就打住了，吾知道你急於回去報信，對吧，二春啐了一口道，滾開，人家裏有客等着呢，道罷，笑着上車去了，二春回到班中，急到小春屋內，見了小春，附在她耳上說了幾句話，小春含笑怒道，呸，瞎話，二春說，我要騙你是狗，小春帶怒笑道，你才是狗呢，說着推開被窩，跳下床來，忙看洗臉更衣，坐着送二春來的車，到天合坤書館去，進門去，雖然聽說李小亭在包箱裏，並不前去到場，進門來一直的上台，坐在台椅上，向東廊下看，見子青獨坐，看他臉上比那天分清瘦了許多，小春深信他果真病了，想一想，他爲誰病的，還不是爲自己病的，他既然病了，就該在暖房暖屋裏養病，如今大晚晌際，雪地冰天的來聽天合，聽天合還不是來聽吾，不因着吾上台，如何肯來天合聽曲，再說還是在晚間，他這般清瘦，病好了亦不過是在今日昨日的樣子，臉上的病形未退，他聽完了唱，天再晚了，天氣又是涼的，難免不重復生病，想至此，一陣難過，淚在眼圈上直轉，扭着脖頸死釘着子青，子青那敢看她，只低了頭臉上發燒，二人這番情景，早落在李小亭的眼內，雖則心內含酸，然不肯聲張出來，直後悔不該答應蕭大炮今晚還差點活，此時皮靴魏虎被蕭大炮指使了來，請示李二爺賞題目，小亭沒好氣子道，按着報子上貼的甚麼唱甚麼好啦，不是吾搗五塊錢的霉麼，說着遞過五元錢來，魏虎接過錢來，到第五箱裏空箱去喊活，有位

老爺有題目教張小春在大鼓書裏唱一回寶玉探病，衆客人聽了一齊喊好兒，小春既教二春告了假，她對於李小亭點話的事，早經認爲無事呢，及經聽了二春說，余子青在天合東廊下第一行上坐着候你登台的話，她才急不暇擇，顧不的方才告過病假，此時又來上台的前後不符，本來她此來原爲了與子青會上一面而已，至於上台不上台，點活不點活，她是一概不問的，她聽了魏虎喊下寶玉探病來，並不覺得是李小亭的活，只以爲余子青，來聽自己就唱探病，魏虎迎合自己的意思，特特喊出這個題目來，於是打起精神，唱這段寶玉探病，直唱的聽者們蕩氣迴腸銷魂動魄，子青感激她爲自己而唱得這般費力，不覺落下淚來，本來小春這一段子寶玉探病，唱出來活託兒似大玉環，慢條廝理，情致纏綿，但大玉環生成得豹頭環眼，不像女人，所以雖則唱得一口好大鼓，僅只教聽者聽着過癮而已，那似張小春，以烟視媚行的人兒，唱出這哀感頑豔的曲子來得容易動人，凡屬當場聽者，無不洗心滌慮，而作超凡之想，其實她唱的是情歌豔曲，應該引動仙女思凡和尼姑下山才對呢，但時然而不然，聽之者都覺着男非寶玉，女非黛玉在世上活着實在的費飯，有的崇拜小春之人，或者知道子青與小春之事的，以及認的子青的，慘雜着發出以下的思想，男女生在天地之間，縱不能得如寶玉黛玉，亦該像小春子青，不然就該落髮出家，尋個高山古寺一隱，比較蠢男笨婦，胡席一生的強呢，衆人這般胡思亂想着，都無關於小春子青之事，獨那耗財買臉的李小亭，心中悶損的要不得，小春歌罷，方始醒悟此曲爲李小亭所點，實不獲已的到包箱裏來到場，不解事的朋友譽今日之唱，爲從來未有，太以的過癮解恨了，道勞復道勞的苦巴結，小春沒心情答覆，急欲回

班子，爲得是自己走後，子青亦就及早回家了，於是說了聲你們坐着起身下樓去了，李
小亭洋錢既花，老醋吃了個十足，又不好意思的聲說，只有打落門牙向肚腹裏嚙，朋友
們鬧着到竹香院去回頭，小亭不加可否的只看着子青，看他是繼續着聽旁人的唱，還是
不再聽唱而到旁處去，還是到竹香院裏去，三條道兒看他走那條兒，然後再定自己的行
止，十分鐘後，見子青起身走了，小亭打發個朋友陰着，看他是不是到竹香院去，告訴
朋友，這人是小春的熱客，他去咱亦去，他不去咱也不去，搥和麼，友人奉命趕下樓來
見被墜之人不知去向，回到包箱裏假說，人家到竹香院去了，小亭說，他既然去了咱亦
去，一窩蜂似的來在竹香院，小春拿定主意今夜不到木屋子，坐到天亮亦不走，姓余的
先來了當然他偕住木屋呢，及至來在院中一聲木屋子打帘子，將小亭讓入小春的屋裏小
亭很爲詫異，見小春欲意睡覺的樣子，不像姓余的來此，看了那朋友一眼，朋友很內慚
的不看他，小亭見此光景知己受賺，再看了小春的憎嫌面目，越發深悔此來，大家都那
末無說無笑的，不像點完活打回頭茶園的局面，小亭閉了眼算計着大概這工夫子青到家
了，他病身子，八成兒冷些，自己由館子回班兒，還覺着涼呢，他這末思想惦念着，屋中直
彷彿沒客人一樣，打茶園的人，最怕的是遇見這種局面，憑爺是誰，亦沒地方下嘴，起個話
頭兒，如其是安着此處不熱爺自有熱爺處的心，隨便一開攪，屋中自然熱鬧起來，但從今
往後，可就不能再來了，花錢的客野心甚大，買好兒還不得其門呢，開攪，越發的不能了
因此之故一任小春大設冰桶，小亭等只得逆來順受，小亭悶損的情願得個走的機會，本來
拿起腿來一走，誰能管着，但來的工夫甚小，這樣一走，又恐小春惱着自己，只好等候機

會，忽德風颳窗紙之聲，小亭說起風咧，走吧，太晚了冷，客友一行人藉此梯兒這才啓行。小春似有如無的說聲再見，小亭等走在路上，兩袖清風，一肩明月的各自打道回家去了，子青在天合聽過小春，揣知小春疚心自己的身子，所以見小春走後，自己亦急忙回家，所爲了教小春放心，次日，午飯後，到澡堂子銷磨時光，恰巧與小柏相遇，小柏問他如何氣色這樣不佳，子青把近狀與小柏說了個詳細，小柏說，有事你不找我商量，你只顧了一時方便，豈不把小春害了麼，你要知道，迷惑她的，不光是你一個，你既應名與她成了人兒，這明是與她惹下長期之禍，她的客，聞風而至者，當然要不在少數的，她好端端說是不留旁人住宿，鬼見愁饒麼，子青說，那只好由她自行拆兌去了，這是牛替不了羊死的事，小柏聽了搖頭道，你太難了，牛替羊死的話，簡直是不倫不類，她既然接受了這般難題，咱應該替她想法子，解她的難關，子青說，別咱，光你自己吧，旁的都成，窩子裏的住客之所作，是何事也呀，慢說是咱，縱有張良之智，武侯之謀，師曠之聰，公輸子之巧，亦打點不了啊，吾是敬謝不敏的，閣下全權辦理吧，小柏微笑罵道，混賬，今天不是她還打桌麼，咱聽去，聽完咱到她那兒去，看吾授以錦囊秘計罷，子青巴不得有方法以救小春之難，自己用過幾番腦子，說甚麼亦想不起辦法來，如今見小柏有計，自己歡喜，和小柏在澡堂裏泡了一天，到華燈初上之際，子青請小柏吃了晚飯，才同到天合的東廊下落坐，此時的客人，來的不少，因爲今天張小春貼的是拿手戲，妓女上坟，蕭大炮怕小春玩兒黏子，不肯上台，很不放心，教睡不醒到家中去拿飯來，在櫃上吃了，疚心小春再告假，候至子青小柏來了，方才放心，但天過八點以後，還不見

李小亭到來，盧刮刮和大炮狄咕，大炮說，你擎好兒吧，都不來小李兒亦來，櫃上先生說，點活的吾看能來，就怕是唱手不到，大炮笑問盧刮刮道，你懂這步棋，唱手能來不能來，刮刮笑道，聽的主兒來了，唱的主兒能不來麼，大炮大喜喊起來道，好小子，有你的，櫃上先生仍然不解道，姓李的沒來呀，大炮搖頭道，你呀，簡直是吃貨，湯元的糖由何而入，你都不得其門，還在花玩藝兒裏找飯吃，櫃上先生始終莫明其妙，二春上台來，兒子青在此，草草唱完，急忙回竹香院，悄悄地告訴小春道，吾一進天合的門，便看見姐夫同那姓黃的朋友在桌廊子裏坐着呢，因此沒給你告病假，睡不醒在門口上等着呢，你去，就着現成的車，小春問，李小亭他們去了麼，二春說，沒去，小春洗了臉，不及攏髮，便坐車到天合來，大炮見她到來笑道，就知唱手駕到，小的在此迎接，小春沒心情和他鬪口，一直上台，落坐後，向小柏含笑點頭兒，小柏報以一笑，櫃上先生說，要看小春這一頭的亂毛，不像今晚預備來上台的樣子，可是她居然上台來了，大炮看了他一看一語不發，他忽然作個瞭解狀況道，吾明白啦，她父親和掌櫃的是口盟把兄弟，她念着先人的意思，不能不來捧這一場，縱然沒人點活，她能上台，客人當然上的多呀，大炮冷笑道，你呀，給田地裏造糞吧，不然人們亦吃不着好白菜，天合坤書館，按理說，今晚上應該封台了，坤書館封台，原應該於事先佈置出一切燈彩，及其他應用之物，教顧曲者知道本年的歌舞，於今晚結束，以便都來與此封台大會，到了天台，就不然了，他的封台，是隨便那天都可以的，看點活的有無以定行止，比如說，點活的明天再沒有了，今晚上唱畢，隨便在門外貼一張本園封台大吉的報子就算完啦，李小

亭等昨晚受了小春的倭心氣，衆朋友雖則不花甚麼，亦都感覺着犯肝氣，本來大洋錢之爲物，挺硬，冰涼，滾圓，壁平，走遍花世界，到那裏去打茶圍，不是一元代價，何必在竹香院受罪，大家在白天聚會之時，一致主張不再到竹香院去，李小亭見友人都這末主張，自己亦未便駁大家的回，但他總覺着從此不去，未免功虧一簣，雖則去時受着奇屈，可是人心究竟是肉長成的，幾時小春芳心一軟，自己便能遂其心願，不過大家的意思，是與小春裂桿兒的，自己終究有些捨不的，這口食飯後，小亭一心一意地惦記着天合的點活，既未便對衆提出，又不好意思的與大家分手，自行前往，被大家架弄到巧福下處張小翠那裏去，小翠在天合，原是台柱，每天攢底，花事甚爲發達，自從小春上台以來，台柱的地位被她攘奪，花事亦因之甚爲闌珊，故此恨在心上，對於小春的客，到她那裏去的無不特別優待，今天遇上李小亭，她一見便看着對眼，又見是張小春的點活客，忽然來認識自己，當然是客與唱手臨時鬧了甚麼齟扭，不然每晚有點活的客，好端端拋了熱擋兒來招呼新人兒，這是萬沒有的事，於是放出大水賊的手段來道，李二爺是大台柱子張小春的熱客，連日點活，怎麼放着活不去點，到吾無名小輩這裏來打那家子茶圍，朋友們不容小亭遮飾，七嘴八舌的將小春之事說出，小翠見報仇機會已到，忙笑道，既然李二爺受了這宗委屈，不能不發洩發洩，咱大家木坐着亦沒趣，吾請客，天合包箱，本然吾許過蕭大炮一撥活，許願還願，趁着今天沒封台，吾給他唱一段子，還了這五塊錢的願，但有一節，李二爺要聽明白了，咱們一同前往，不過求二爺給應個名兒，這五塊錢可是吾自行掏包，衆朋友一致贊成，小亭不願意如此得罪小春，可是今晚上

小春這撥活被衆人絆住，亦不能脫身去始終其事，於是着不着意的道，去亦好，吾原許下大炮三天活，二十拜都拜過了，就剩這一抖擻啦，何必落個與小人言而無信，此一去，吾合翠姑娘各了心願，小翠本打算把小春那撥活移花接木與自己，如今聽李小亭這末個說法，又未便打退堂鼓，於是衆人一窩蜂似的來在天合，小春在台上見李小亭此時才到，數中却有個張小翠，不覺的心中暗暗打了個轉兒，在她想，李小亭今晚上該與自己點第三撥活，可是來得特別的晚，又弄張小翠來，深恐其中有變，可是自己又未便自己貶身分，先去到場，大炮對魏虎囑咐幾句話，魏虎奉命上樓，請示李二爺，小春的活這工夫賣麼，小亭說，賣，魏虎到第五箱向台上喊道，有位老爺有題目，教張小春在大鼓上唱一回妓女上坟，小春聽喊下自己的活來，草草地打了鼓套子，在她自己是爲了潦草完事，及早回班子裏，因見小柏今天來聽天合，子青當然要陪同他到竹香院去打茶圍，她這鼓套子，在打者固然是草率將事，在聽者聽了，覺着板簡鼓賅，短小精悍之極，落了個滿堂紅的好兒，張小翠見了非常有氣，說天津衛的人不懂的聽曲，李小亭代爲不平道，天合的客人，十位有九位是外客，販花生的，賣顏料的，棉花客尤其多，本地人可以說是最佔少數，小翠受了小亭的倭脖子並不在意，依舊以爲鼓套子如何能值得叫好好呢，此時小春的上坟，唱的輕描淡寫，越是信口占來，越覺洽到好處，聽者聯珠似的好兒叫將來，氣的小翠罵不迭的該死，小春唱完，下台來對小柏點頭示意，表示出恭候駕臨的樣子，然後到樓上來到場，小春到第三箱後，意欲接受小翠的敬禮，本來她們先後到場原有一定的規矩，先到箱的唱手，對於後到的應該起座相讓，這算到場的敬禮，小翠

見了小春，以仇人相待，如何肯行此禮，彷彿素不相識一樣，並不起座，小春見她不懂規矩，毫不在意，但防着她亦是李小亭的相知，深恐她因吃醋生事，有傷自己的身分，忙着周旋了幾句，並沒進箱，下樓回班去了，此時已經喊下張小翠的活，在梆子腔上唱一段轅門斬子，李小亭的爲人，雖不及余子青多才多藝，却不失爲雅人深致，平素最崇拜小春沉穩大樣，以及她唱的曲詞幽雅，最怕的是聽梆子腔，在小翠未唱之先，已經覺得她的言談行動無不粗俗，及經聽她所唱是梆子，越發覺得其人可厭，因此歇下耳朵不再聽唱，使起舌頭來談話道，小翠太以的大馬金刀啦，人家小春來連個座兒亦不讓，這爲失禮，她自己疑惑着不把小春放在眼裏，自己够人物，其實真正名唱手得名，不是由看不起人上，衆朋友以爲小翠一片上頭撲面的熱誠，足可以奪小春這撥客，不想小春依然是一心向着小春，對於小翠，十分不滿，都不解他是甚麼意思，及至小翠唱完，二次進包箱到場，剛踏進包箱，跟包的接踵而至，請李二爺幾位到巧福下處，小翠應了聲就去，心裏越發不以爲然起來，本來小春上台，從來不打發跟包的請客，如今小翠派人請客，其實這舉動是很合理的，但碰在李小亭的氣頭子上，所以覺得討厭了，小亭正自設法要脫離開衆朋友，不但不到巧福下處去回頭，並且還要到竹香院自行檢舉相識張小翠這宗公案，尤其要斗胆直陳，以死叩請非住下不可，否則大河是家，小翠見小亭神情不好，不肯先去，等待着小亭等一同去打回頭茶圍，小亭只發楞想事，小翠見了笑道，咱們一同回去，本然你們是初次認識吾，再說方才坐的工夫很小算不得一個茶圍，話又說回來啦，方才咱出來的時候，你們並沒開盤子錢，你們此時再去，只是去開發方才沒開

的盤子錢，回頭茶園這節千萬別提，走走，你們去了，方才這個茶園有了結果，她本然怕小亭與小春去回頭，小春因受自己的倭曲難免不阻碍客到自己那兒去，所以設下這個激將法子着小亭先到自己那裏，小亭原屬年少，對於大水賊的用計，如何有知，聽小翠之言，不由的不掛火，本來方才出來的慌疏，沒開盤子錢，這娘兒們太以的小器，巴巴地當衆言明，於是再不想索的對衆人道，走罷，與人家開盤子錢去，衆朋友都以小翠此舉，未免小樣，可惜一撥花錢的好客，因此小節，耽擱大事了，其實小翠所需要的，就是小亭先到巧福下處去，不落個點活的客不給來回頭的批評，至於他們第一次沒給盤子錢那件事太不足掛齒了，當下小亭與小翠都開發了點活費，一行人齊回巧福下處，子青與小柏，在小春走後，同到竹香院，彼此見面之後，子青很覺難以爲情，小春尤恐小柏給自己道喜，小柏行所無事的和往常來時一樣，決不談成人兒這件事，小春想，天生是人以類聚，有子青這樣規矩客，就有小柏這樣規矩朋友，俺倆辦理的成人兒這件事，老沒見面兒的朋友，不拘誰，見了面亦要問的，人家居然一字不提，這是何等身分，本然熟人對熟人，自己有了特別的事，熟人要問時則羞於出口，如其不問，自己翻到要這熟人知道這件事，於是小春問小柏道，黃二爺知道俺倆幹得這件胡鬧的事麼，小柏故作不知道，甚麼胡鬧事，小春很直率的說，就是白花三百元錢，給吾應名兒辦的那件事，名兒已經應過去了，小柏聽了擰眉道，吾給你道煩惱，小春聽了，不禁有着知己之感的眼圈兒一紅，嗚咽着聲音苦笑道，你怎不與吾道喜，小柏說，吾焉能那末沒溜兒，大姑娘，你現在往後一天一天地有難可爲了，你自己亦該籌畫一下，須知燈前是火，小春聽

小柏之言，正搔着自己的癢處，於是歎息道：燈前是火是誠然的，可是事已至此，還能說了不算麼，兌付着向前活吧，能够活得過去，就向前活，實不可解時，死亦是一個辦法，小柏低聲說，妓女最下之策，還有濟良所爲家呢，何必死呀活的，你是身體自由的人，談不及此，現時你們倆人的事，處處都是子青帶累於你，你本身怕誰，響鼓還用重敲，只是爲了子青安全起見，所以你不能不處處周旋着鬼見愁，但話要說回來，鬼見愁固然得周旋，你自己的大局，亦不能不顧全，譬如有茶客，牌飯二局之後，要求着三局聯台而下，請教你以何言打發客人，縱然你用巧言花語將客人說走，大竹香能夠不在鬼見愁之前奏本麼，鬼見愁大洋錢攸關着，憑甚着就不聞不問，到那時，便是你進退兩難之時呢，這件事休得自己諱疾忌醫，最好要未曾打水先壘壩，小春說，吾何曾不作此想，只是並無良策，小柏說，現有錦囊妙策在此，說着取出個紙條兒來，揉作了一個團兒道，候吾們走後，再爲打開觀看，早看了便不靈呢，子青見小柏作怪，恨不得小春急於曉得錦囊中是何妙策，因苦笑道，既這末着，咱們立刻回家，好教她先睹爲快吧，小春聽了正中下懷，順水推舟道，那末咱們明天再見了，二人去後，小春忙着讀罷紙條兒，不覺對空氣一笑，把紙條兒放入火爐裏，拉過條被子蒙上頭，呻吟起來，李小亭被張小翠挽了手，朋友們在後衆星捧月相似，來在巧福下處之後，小亭生着暗氣兒預備着開發盤子錢，以便變了臉鬼袖子一走，故作個老羞成怒之意，到竹香院去，張小翠是花國慣妓，客那兒一靜，她這兒一動，十全九準，悄悄兒放在銅茶盤子下邊一張十元的鈔票，十分鐘後，小亭掏錢，小翠笑道，今晚上雖則在班子裏吃茶，咱假作在館子裏吃飯，

誰手快誰掏，說着把銅盤子向旁一推，笑指着那十元鈔票道，連住局費都預備出來啦，吃甚麼夜消兒吧，說出來早預備，侯家後同不的南市，三更半夜吃麼有麼，衆朋友見了齊聲喝彩，弄的小亭不知所可，沉心靜氣一想，小翠這爲下食，預備着敲竹扛，這不是明情麼，忙着掏出二元錢放在桌上道，賞塊下錢兒吧，小翠見小亭，人雖年輕，作事老辣，知道拋磚難以引玉，忙着收起票道，既然李二爺不賞臉，吾還是不敢緊巴結，天不是比樹葉還常麼，咱們往後走着瞧吧，小亭見她識機，再不談甚麼，於是立起身來說，乏極啦，回家，小翠亦不再留，喊了聲來人兒，跑廳的進門，小翠說，二爺賞你們錢，跑廳的請安致謝的工夫上，小亭等已經去了，一同來在樂壺洞，彼此說了明兒見，小亭上了藍牌電車，來在北馬路站頭兒上，下了電車，折回侯家後，來到竹香院裏，讓入小春屋內，見二春正與小春搥腿呢，小春呻吟着，頭上紅點兒搯得通紅，顯得面色兒蠟渣兒似的黃，不要問，小春是病了，小亭心中暗喜，以爲今夜可以由守病入手，本來花街柳巷之內，客人原有三守的義務，今天小春既然病了，小亭要利用這三守之首的守病爲二人接近之入手，不敢問小春，轉問二春道，大姊是麼病，老這麼好好壞壞地不利羅，二春說，這還用問，脫不過是成人兒時候受的病，大姊她好強，帶着病應酬這三晚上募台面兒，二八個主兒，早得請醫生，住醫院，鬧得海沸山崩呢，二春把應對小亭說的話，演劇似的照說一遍之後，退出房去，李小亭想，她有了這般證候，非一時半時所能痊愈，縱然醫治好了，恐怕亦要落下蹙牀的毛病，以後對於住局上要推諉規避，如此佳人，可惜可惜，想到其間，將守病之心，完全打消，亦不再和小春交談，知道縱然說幾句

知疼着熱的言語，她亦把好心當作驢肝肺，趁着她合上眼的工夫，開了盤子錢，悄悄出來，跑廳的趙二見了使氣道，二姑娘，大姑娘屋中走客啦，二春趕出來笑道，二爺怎麼走啊，小亭淡淡地道，明兒見罷，莫驚動大姑娘，她好不容易睡着了，小亭去後，大竹香聽見對於鬼見愁生氣道，吧這買賣及早疊吧，誰的客走誰不送，好麼，這風聲傳出去，豈不把人笑煞，鬼見愁連日見大竹香與自己嘔氣，心下非常悶損，白天上茶舖子喝茶，晚飯後無處可去，只得悶在班子以裏，每見小春出入，心中愛慕，但是不敢怎樣，只覺其人太以的可愛，因此對於大竹香的一舉一動，却是非常的厭惡，今天見她又耍藉事生風，坐在一旁，看她動靜，大竹香見鬼見愁的樣子難看，本來沒氣的，這一來翻有了氣，提高了聲音喊趙二，趙二進房來，大竹香道，誰走客，喊二姑娘送客，趙二說，大姑娘病了，她走客，不喊二姑娘，客要是沒開錢走了呢，按照夥友兒包走不包欠的規矩，吾還得替客償還一元的盤子錢呢，竹香說，少說廢話，你把二春招呼來，你忙你的去，趙二去後，二春進門來，竹香道，你越混越離格兒，小春的客，自有小春招待，憑麼你搶着照管，二春說，吾姐姐的痛，鬧的很重，照應不了客人，李二爺走，吾不送誰送，這不是櫃上的事麼，要是搭住姑娘的客，那吾還能管麼，鬼見愁聽說小春病了，忙着問二春道，你姐姐甚麼病，不是還上台了麼，怎麼上台回來就病得連客人都照顧不上來，二春說，她由打成兒那天便得了病，不過就是吾知道，誰，她亦不教知道，她說怕人聽了笑話，老忍着，越來越重，又連上了三天台，回來的晚，大概又受了風，頭疼，身上疼，腰疼，腿疼，連上帶下，身上無處不是病，以吾說趕快給她治，這不是小病，

就攔了可不是玩的，大竹香聽小春因成人兒得病，不但不生憐恤之心，醋火中焚，伸手向二春臉上一掌，罵道，別你媽的張致，混事的誰沒成過人兒，人人如此的事，偏她打這上頭有了大病，打的二春一楞，不敢再說甚麼，鬼見愁越發不悅，見二春挨打不敢哭不敢走的樣子可憐，因開釋她道，你還不快走，等着再挨了打以後才走啊，二春藉着這個梯兒回房而去，過了一會子，偷偷兒把方才的事，告囑了小春，小春因她爲自己挨了打，心裏十分感激，鬼見愁候到落燈之後，瞥着一肚皮邪火，關上房門，對大竹香道，你聽見啦，小春爲了給咱掙錢，得了重病，她雖然素昔與你不睦，你可要知道，她是咱的搖錢樹，樹要是死了，還搖甚麼錢，你既然身爲女掌班之職，亦應該盡一點兒職分，明天你趁着她不起被窩兒，前往一觀，爲是看一看她的病體如何，沒有女掌班的呢，說不了，吾就可以出頭露面，既然有你，你不能遇事因循，明天吾由深堂子回來時候聽你的信，該着請大夫，還是住醫院，出那門，進那門，及早拿主意，大竹香滿腔妬火，那把鬼見愁的話放在心上，口中敷衍着答應着，關了電門睡下，合上眼心下快活，這樣想雖則你占了小余兒的頭籌兒，但是任由打這上頭害了重病，真真與吾解恨，這樣想了一會子，忽然變了意思，以爲這病翻是着她早日痊愈的對，假如阻碍她治病，不但她不能給掙錢，敢則好，爲了她心上人得病，病愈重越生她情人的憐惜之心，再說她自己病中亦越有意思，憑甚麼教姓余的的時時憐惜於她，憑甚麼教她病得是因心愛人給中下的病根老不好，說甚麼亦逼迫着她從速調治，早好一天，早教小余兒少憐惜她一天，亦教她早失去一天因情人而病的趣味，越想越對，於是迷迷糊糊睡着下，次早，在她沒醒的

工夫，鬼見愁披了皮襖，手提着襪子腿帶，赤着足，甩着腿兒上澡塘，及至洗澡回班子以後，見大竹香不在屋內，想她大概是到小春那裏探病去了，一會兒見她回房來道，小春這病不輕，亦可以說這傷不輕，中醫的藥恐怕達不到，請西醫咱不懂規矩，一定要特別費錢，最好教她回家，找熟人的醫院去住在那兒治，別提咱的一個字兒，隨便說個假姓名，假住址，說病人是新出閣，這一來就省錢了，鬼見愁在昨夜想，縱然她去看了小春的病，她爲了解恨復仇起見，亦要攔三阻四不教調治，誰想她今天竟肯主張着去教小春住醫院，大概這症候不輕，姓余的文縐縐地這般魯莽，不像不像，想至此很犯愁的說，飯後吾到茶館子去，打聽誰和醫院對頭，人投人，只要能治病比麼都強，怕麻煩成麼，飯後，鬼見愁到茶舖子去喝茶，所爲是咱問醫院的事，茶舖子有個常客人，行醫爲生，專門花柳，因貪聽英致長說永慶昇平，故每日必來喝茶，鬼見愁因咱問醫院的事，毫無辦法，雖曉得這位茶友是行醫，但不是洋醫生，若咱問他醫院的事，當然他要知亦不言，言亦不盡的，沒法子，謀之於茶役代手王二，王二指着花柳大夫說，巧咧，買金遇見賣金的了，吾給你們介紹，這位是醫院的大夫楊先生，這位是侯家後紳董謝老爺，鬼見愁說了久仰，楊先生說了彼此，因坐的距離稍遠，說話不便，王二給挪座位到對面坐下，鬼見愁說，先生開書，談話不便，有事相求，咱到外邊找個地方去談，楊大夫聽是生財有道的事，欣然答應，當下鬼見愁陪同楊大夫出離茶館，就近到大竹香家中，借座兒談話，讓入大竹香的房內道，未領教先生台甫，楊大夫說道草字梅窗，鬼見愁聽了覺得這大夫的姓字非常耳熟，二次說了久仰，然後說明心事道，大夫既然在醫院治病，小弟

有一舍親，年幼出閣，由此生病，小弟想，非住院調治不可，不過洋大夫的事，小弟不大明白，請楊大夫指條明路吧，梅窗笑道，這沒甚麼，敝醫院就是最有聲名的德來醫院，敝院長黃小石博士，由德國學來的醫道，所以起名爲德來，此乃飲水思源之意，令親的貴恙總以住院爲宜，因爲此症須不時與醫生會面，若在病人家中，出診費就花不起了，鬼見愁說，大概這病要包治，要多少費用，楊大夫有個譜兒麼，梅窗說，這可難說，最好是先去住院，然後找對頭人和院長說話，這是可多可少的，並無一定之規，說個例閣下便放心了，有個姓余的闊少，有個舊同學，因踢球腿上的骨頭殘了，先講明包治五百元，後來姓余的求了黃院長的令弟黃小柏來說好話，歸訖二百元了事，鬼見愁想莫非余黃二位就是小春的一客一友，因把余黃二人的相貌年齡說出，問是否此二人，楊大夫說一些不錯，果然是這二位，鬼見愁聽說德來醫院是黃小柏哥哥開設的，心中暗喜，問了醫院的地址，同了楊大夫回歸茶館，當日聽完了永慶昇平，鬼見愁請楊大夫吃了頓天源樓，訂明一二日送病人入院，然後分手回到竹香院，大竹香很熱心的詢問醫院的事，鬼見愁將經過之事說明，大竹香說這事省心了，既然是黃家開的醫院，那很好了，歸訖還不是一擾姓黃的麼，鬼見愁聽了說，就那麼辦，你告訴小春一聲兒，商議一下，是今天還是明天去住院，大竹香來在小春房中道，你乾老兒與你找了醫院，聽說這醫院是你的朋友黃二爺家開的，甚麼德來醫院，既是熟人當然有個照管，你明天去住院，僱輛馬車，本然小柏留的紙條上寫着教小春去住德來醫院，以便與子青不時會面，小春看過之後當然願意，只是沒方法提出這件事由兒來，如今聽大竹香之言正合自己的意思，只呻吟

點頭作個無不遵辦的樣子，次日由鬼見愁及大竹香親家倆坐輛馬車，將小春送到德來醫院，楊大夫本是位花柳科專門，有幾個成方兒，還是很爲有效，黃院長因他的成方兒甚佳，所以將他收在麾下，專治花柳，昨天與鬼見愁會面後，將此事與黃院長說了，小石笑道，甚麼紳董，開審子的，舍弟將這事託咐吾了，候病人來時，找間避靜房間，請她住下好了，及至小春來到，住在醫院以後，大竹香等回班，任甚麼亦沒談，黃院長送別了鬼見愁等以後，來與小春談話，小春說，院長既與黃二爺是弟兄，諸事都要院長照管，吾和黃二爺很近呢，小石說，那沒甚麼，舍弟和吾早把你們的事和吾談過，吾呢，亦是會道上的人，很喜愛這些事，大姑娘放心住在這兒，想吃麼用麼，儘管言語，小柏和子青每晚上他們可以到這裏來，省得白天教你們領家來時看見反爲不美，小春感激的險些落下淚來，小石說，大姑娘雖然沒病，診斷着實有的，藥水瓶子要擺在床前的，像不像，三分樣，遮掩耳目，不可不備，知道那時教們領家兒前來，小春說，吾懂的甚麼，諸事全憑院長辦理，當下小石胡亂寫了診斷書，用扣釘將該書扣在床前，用藥瓶裝上果子露，笑道，這是橘子果汁，以後喜歡甚麼味道，只管說十來種呢，小春抿了一點兒笑道，不是藥啊，小石說，慢說你是明明無病之人，縱然闊姨太太關小姐，據稱有病，實在無病的亦是喝果子露，不過對些白開兒罷了，小春聽了笑了一笑，小石退出去，到自己的休息室開菜單兒，預備着晚上宴會一下，作爲與小春接風，午飯後，將菜單交下去，將要打個盹睡，則見小柏陪同子青到來，小石心中不悅，口中道，來這麼早，要和小春領家們遇上，以後就不妙了，小柏說，不是不聽你的囑咐，因爲子青亦得了點兒症候

，他還忍着不說，吾以爲養病如養虎，況且亦真不輕，一天一天重起來，真不得了，小石笑道不用問，花柳，小柏代爲剖白道萬不會的，他雖則生性風流，對於實事求是的局面從來未有，連成人兒的事他都沒脫衣服，住窯子的事更沒有了，不過他的症候嫌疑些，因爲地位是生花柳病的地位，小石不信，只是微笑，笑的子青很難爲情，小石說，那變吾看一看症候吧，子青因爲方才小石的話，彷彿自己的病真見不得人一般，只不肯教看，由小柏再四勸駕，方才任憑院長察視，看畢，小石道，這症候雖非花柳，然亦是一種毒證，小柏說，究竟是怎樣所得呢，小石笑道，這是懸崖勒馬之証，子青弟，你想想，是不是會有這麼回事，子青想了想，臉一紅說，吾和小春應名兒成人那夜，不瞞貴昆仲，未免有情，是人所難免的，這病的根兒，就起因於那天，院長斟酌着治吧，當下小石與他配了藥水，着他帶回去喝，當晚上醫院關門以後，小春子青小石小柏四個人吃了飯，小春非常歡喜，飯後，小石囑咐子青，每飯後吃一次，你現下可以吃些了，子青本打算教小春知道，只含糊着說，吾回去吃好了，小春見子青有病，忙着動問小石道，黃院長，子青是什麼病，小石眼望着子青，不敢公然說明，子青代答道，無非頭疼腦熱，小春知他的病不小，要同着子青的面追問，小石當然是不肯言明，候到子青小柏去後，對小石道，黃院長，吾懇求你老把子青的病告訴吾，他高低是癩病，求你老千萬別瞞着吾，小石說，他生的是一個瘡，左腿的上節上，至於是髒的是淨的，吾可不敢斷定，小春聽了正色道，子青那人，可沒有斜的歪的，他得髒証候萬不至於，吾敢保他，小石說，髒淨暫且不論，只說這瘡吧，真實不輕，暫時不過初起，來頭還不善，他若捨得割破

還好治些，但他不是那般硬漢子，只好吃藥水，至於藥水的力量如何，還不知道，小春說，他這瘡由那經所起，黃院長可以告訴吾麼，小石笑道，你領家兒知道你是由余某身上得的病，其實姓余的却是因爲你得的病呢，小石這話，要在蠢笨的女子聽了，不知是甚麼意思，她是冰雪聰明的人，只一轉眼花兒便猜個悶對，回房去一夜沒睡，越想越對不住子青，直折騰到天明方始睡着，因開飯始被看護喚醒，飯後小石進門來，在診斷書上寫了幾個字，然後問小春道，外邊有個自稱李小亭的人來探看你，你見他麼，小春想，自己在此打攪着，班子裏如何肯花這份兒錢，還不是安着賴在黃二爺身上的心，才肯教吾來此住院，子青如何能够裝那份子傻，當然要替還賬的，萬不能累墜人家黃二爺可是他並不方便哪，再說他又鬧着病，兩面兒上用錢他一個沒入款的人，如何辦的了，李小亭這傢伙又來纏繞，好咧，請你吃吾的教訓吧，在很短的時間裏想定了主意，於是回答小石道，送錢來的如何好不見，小石本是此道中人，知道此公正是俗諺所說的那句窮漢吃藥富漢還錢的那個富漢，於是令看護將小亭引入小春病室以裏，小亭見小春用靠枕倚着，蓋着被，床前小方几上着藥水瓶暖水瓶之類，室內一陣香香甜甜的味道兒，傻好兒聞的，立在床前不敢坐下怕小春怪，小春指着床沿兒教他落坐，他喜出望外的用屁股挨着床邊坐下，故意擰起眉毛來道，誰想到你病的這般沉重，說着擠了擠眼，意欲掉點淚下來，表頭出自己多情多義，無奈淚之爲物，從來是不見親喪不輕易落的，小亭以手巾拭了拭，聊以解嘲的紅了些，然後陳情道，那晚上分手，只以爲你是頭疼腦熱受風呢，誰知你病還不小，昨兒有人看見你在醫院門口兒上下車，今早吾才得了信，吾想你在這

裏沒熟人陪你，一定很寂寞特來扶持於你，小春說，醫院有規矩，接見都有許可的，有不許可的，慢說女子用男子扶持，再說你又不是吾的家屬人等，當然是不成的，你能來每禮拜裏來一次，以送甚麼爲題最好，空手兒來是不成的，那末鮮花呢，亦算有題可藉，不然醫院中人便要攔三阻四的了，小亭說，大姑娘，事到如今，咱二位要以誠相見，吾雖則不在姓余的教你看得重，可是不見得他比吾真愛你，如今便是機會，請你品評還是他待你好，還是吾待你好，說着由袖中取出個包兒來放在床上，說這是三十元，你墊辦花零錢，日後吾要截長補短的不時來看你，至於財力，盡着吾的力量而爲，小春說，吾在這兒沒人知道，日後找吾，最好說找張小姐，別提張小春，小亭說，吾早想到這兒啦，吾雖然沒說找張小姐，說找張女士亦不算錯，小春說，今天教你費心，吾亦不說客氣話，小亭說你和吾不同旁人，說客氣話那爲遠了，說到這兒，看護進門來道，李先生可以回去了，接見有規矩以十五分鐘爲度，延長時間病人要受傷的，小亭以五元一張的鈔票遞給看護道，買茶葉喝吧，以後諸事多求照顧，看護將錢放在小方几上一言不發的出去了，小亭說莫非她嫌少不要，小春說，憑癩不要，不過直拍拍地帶在口袋裏未免不大得勁，放在這裏回頭送水送藥時，驀而不知轉的便下入腰櫃以裏了，以後對於她們有甚麼敬意時，便放在方几兒上，她見了便能心照不宣呢，又談了十來分鐘，小春說，工夫太大了亦不好，那末你一二日再來，小亭只得告辭，雖則心疼這三十五元錢，但又歡喜此行不虛，若非遇上她生病住院的機會，她如何肯與吾規規矩矩說幾句話，再說言語之中亦有情句兒，千金難買，一邊走着一邊冷笑道，姓余的李某今天爲先偏你了，吾走後你與她把銀行安上

穀轆推了去，亦爲跟姓李的學的，越琢磨越得意，得意至極學着小春的腔調，小聲兒唱着小窗無事遣幽情的鼓書句洗澡去了，小春在住院後的第三日，大竹香與鬼見愁前來探望，院長說，她這病着實可怕，不光是外科，現下新添了肺病呢，這肺病中國人不懂，世界各國聽說得了這病可以愁死吓死，天津現時會治這病的還就是本院獨一處，在上次張小姐來院時，本來那病不算什麼，值不的說長道短，住院有住院的定價，如今的病，非前日所比，咱要說說講講，不然的話，請張小姐出院最好，大竹香親家倆一聽傻了，此時大竹香清醒了一會子，不覺暗喜，她想，怨家小春，這遭可與吾趁了願，單盼你在這病上真能死，你死後，吾和謝老散伙，豁出大洋錢去，再搭上吾這份子人才，引誘姓余的接伙，連姓黃的小白臉子亦是吾囊中之物，他能够跑的了幫伙麼，想至此道，院長，這可是真想不到，事，癩病，鬼見愁說，肺病，大竹香學話兒道，肺病，這病奇巧，沒聽說過，院長哪，病人呢，算是交與閣下啦，怎麼治怎麼好，俗語說，治的了病，治不了命，該着她的壽滿啦，華陀重生，亦留不住她，日後，或好，或不好，咱爲一總再算，小石說，醫院規矩，是每星期一算賬的，要按照方才的說法，莫若包治，包治不但省錢，而且是日後再拿，豈不便當，鬼見愁聽小石之言，很對胃口的笑道，包治好，院長說罷，只要好病，錢財多少倒不論，小石明白，他這爲暫不掏錢，病好後再求小柏子青出頭一抹血，在小石心中計劃，決非爲得診費，實爲是死那親家倆的心，知道小春之病，重得會死，旁人並不會治，以便安心教小春在此多住些日，當下小石說，這病若到外國醫院去治，一萬八千說不定，咱呢，作爲一半交友一半治病，治好時，交五百元醫

費藥住院，大竹香搶着說，那敢情好，小石說，這種包治的病，可是得有舖保，吾對於謝君願意交朋友，舖保一層咱不談，鬼見愁連連拱手道謝，小石在他們臨去時加緊一句道，再告訴你們一件事，可別怕，她這病，最容易傳染，看病的人和她一說話，亦能得她一樣的病，要不外國人最怕肺病人呢，說的鬼見愁親家倆駭着怕，一同去了，不敢再來探視，大竹香自從小春住院以後便多心着醫院是姓黃的所開，她住院的事，姓余的一定知道，他既知道，還短的了去白打茶圍壘，老這麼想着，又不敢和鬼見愁說，今天由醫院回來，心下方才安貼，她得了肺病啦，看誰敢去親近她，想至此心下不安，繼而又這樣的的不平安起來，她既得了傳染人的病，姓余的是個多情多義的人，一定不躲避着，倘若被了傳染，那怎麼好，再四思維無法可辦，只有默祝神佛保佑，姓余的千萬別挨她，最好是保佑着小余兒不知道她住醫院，縱然知道，亦要改了常不去理她，子青此時雖則其常沒改，但亦自顧不暇呢，原來子青連日吃藥水不但不見瘡消，並且日見腫大，一時比一時疼的沉重，只以症候生的地位嫌疑，不敢公然說明，余母見他的病容，給他張羅醫生，他說牙疼小病，正吃着醫院的藥水，中外藥品不能打對仗，他母親沒法子，只得由他自行主張調治，他見病症日漸沉重，藥水無靈，不由的不事惶恐，找了小柏來商量，小柏說，咱找家兄去吧，到德來醫院，因小石出診未歸，小柏在小石辦公室看報時，子青到小春病室來，見小春哭得淚人相似，不知爲了何故，小春見子青進門，止住哭問道，你究竟得的甚麼病，你自己不覺，你照照鏡子看臉上都改了樣兒，高低是甚麼病，怎麼亦不見好呢，子青苦笑道，天災病孽有麼法子，慢慢的治你不用罣記着，小石很替吾用

心呢，說着話，一屁股歪在床上，瘡疹大作頭上流汗，面上現出萬分難過之狀，小春見了，越發難過道，子青，你這病非同小可，這樣挨磨着，如何是個了手，吾問黃院長你的病，他亦不肯清清楚楚的說，你是甚麼病，你說你說，說到這裏直哭得如帶雨梨花，子青見了心中難過，勉強支持着說，你休這般難過，吾大小夥子家，得點兒小病算甚麼，你不要哭小柏在這兒呢，着他看見，怪不得勁的，說至此，見小柏兄弟一同走進，小春哭着質問小石道，黃院長，看子青這是甚麼樣子，他到底是癩病呀，重到這般景況，小石說，子青的病，本來應該用惡治的，他老護疼，生瘡得豁出疼去，咱這樣，過了正月初二你來住院，吾給你動手術，咱來個開刀大吉，管保一疼之後，日漸輕鬆，到元宵節，自然病好離床，子青說，吾可不是護疼，總覺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只爲了荒唐，以刀割肉，未免對不住所生，小柏說，吾勸你及早割治，不然日重一日，假如轉了大病，越發見不得人呢，吾可不曉得行醫，吾聽老於花事的人講究，凡於花界荒唐得來的病，那名叫天報瘡，凡在下身的腫毒之証，最容易轉入骨，人若得了入骨，一身不能動轉挪移，那就不易調治了，子青聽了，駁議道，你說的是天報瘡，吾何嘗是那宗病，小春見他們只是搗亂，不辦正事，因正色道，你們用不着鬪口，再說此時亦不是裏亂的時候，子青亦用不着說治病以外的話，最好是聽黃院長指使，他說怎麼治你就依他怎麼治，比如你要嫌疼，吾奉陪於你，給你割幾刀亦給吾割幾刀，莫看吾沒生瘡，小石攔阻她道，大姑娘所言，雖屬一往情深，究竟是毫無補救於病人的，無非與吾多找麻煩，咱爲一言超百語，決定於出月初三日前來住院，是日由舍弟到府上去拜年，

稟明老伯和伯母，一同到這裏來，幾時完全好了，幾時由小柏陪同回府，休得二心二意，子青爲人胆小，對於流血的事怕看，如今血須由本人流，尤其害怕，聽完小石言語，自己沉吟的不敢應允，小春說，子青吾替你答應啦，子青見小春希望自己速好之心甚盛，不忍再說不允，只支吾着說，吾來與黃院長添麼煩交情過，又與女看護添事，再說男女之間亦實在不方便，人家一個女孩子家，吾心中未免不忍，小春說，你說話老是沒用，這樣吧，吾給你當看護還不成麼，那有什麼呢，小石說，大姑娘當看護再好沒有了，轉瞬到了轉年新正月初三，小柏到余府上去拜年，此時子青的病，越發沉重了，他父親和太太負氣，不加問問，只憎嫌老妻膩愛孩子，所以寵的他無所不爲，致弄的染了難以見人的病症，余母連年亦沒心情過，只抹着眼淚操心兒子的病，見他與日俱增的病重，深悔不該不給孩子娶媳婦，假如早早地成了家，何致於到外邊去胡鬧，不荒唐此病何來，這都是爲父母措置不當之過，這位老人家，責備完了自己，轉而遷怒到親家太太那邊，自己的女兒有了病，三年二載的不死不好，就攔着旁人家娶妻生子，並且因此上教旁人受了災害，這是多麼缺德的事，等着，孩子病好之後再說，能過門時過門，不能的話，一個字兒，散，自己和自己不得勁的工夫上，小柏拜年去了余母和小柏哭着教他想法子，小柏將小石之意說明，余母很以爲是，當時兩輛車子青小柏同到醫院，大家見了面：小石說，今晚上都睡下之後，吾給他施行手術，子青住在與小春隔壁一間房裏，子青倒在床上呻吟不已，本然他的病就痛苦不堪，又搭上預備着挨割，心上的難過，不啻待決之囚，在小春呢，本然心上憐惜子青，不忍他受苦，但爲他病好起見，不能不忍了心疼

伺候着子青受手術，及至施行手術已畢，子青已經氣息奄奄了，小柏因此亦沒回家，同小石小春守了他一夜，次日，子青方才清醒，她這瘡雖然割開，然不過流出不多的膿水，而大部分依然生硬，果然由入手時不吃藥水，却早熟透而出膿了，可惜吃的是內消藥水，所以弄的這症候內消既不能，開刀亦不爽利出膿，牛生半鷄的因而使病者苦楚尤重，敷了藥水，指望它順理成章，藥到病除，誰知盼好之情越殷，顯着奏效之率愈慢，直至過了初十，方才瘡熟，蓄膿甚多，小石很熱心與他放膿，但手術到處，子青如受殺似的恐懼而嫌疼，小石久仰喜荒唐唐人的毛病，因把這工作交給小春，子青謝絕，以爲不當教她作這件事，小石說，你二位非旁人可比，她替我動手管保你一些不疼，吾給你說個証據，聊齋中嬌娜那段子上，不是有個某生生瘡麼，經那位女的給割瘡上爛肉，某生貪看女子之美，不是惟恐速竣割事麼，你好比那個某生，大姑娘好比嬌娜，她給你放膿，當然你不致於疼痛的，這事吾不管了，請大姑娘替吾出力罷，小石去後，子青心中悔恨之極，早知陷到這般境界中，轉不如不投這裏來治，落得大家都不知曉，至於自己或好或死，却不累人了，如今把這難題放在小春的身上，真是豈有此理，子青他既感瘡口作痛，復對於小春之事不安，大有求死不得的樣子，小春見他這般愁苦，心中十分難過，想着怎樣教他脫離了這種苦楚，黃院長曾說，他給放膿子青痛苦，吾給放膿並無痛苦，萬不會這樣的，他是有手術的人，尙不免教病人疼痛，何況吾用生獅子硬擠的手法來作，當然是痛上加痛苦上加苦的，這可怎麼好，子青因難過至極，無限的意懶心灰，一陣迷糊，睡人夢鄉，這工夫，正是夜蘭人靜之際，小春到院中來，看了看，各房中燈火盡

息，人們都入夢鄉，不光是醫院裏靜悄悄的，連醫院左近人家，都無聲響，真是萬籟俱寂之夜，仰面看了看天上，彩雲似畫，新月如鉤，小春想，吾和子青的因緣，亦不過如新月的那末一彎彎，若到月滿，不知幾時才得能夠，既而見雲彩的流走，忽然感覺到很好看，雲彩，不能如日月的常在，吾和子青的終身大事，在小柏眼中看來，是才子佳人很美滿的，恐怕天不能隨人願吧，果然像雲彩一樣散去，亦正是沒法子的事，反正世界上的男女離合，不是花好月圓的，就是花殘月缺的，前途如何，誰又知道，歎息了一會子，忽然醒悟過來，吾怎麼這般消閑，靜夜裏觀雲賞月，這是紅樓夢樣小姐們的勾當，吾是何人，既不會作詩又有着爲難之事在身，幹麼和雲哪月哪地鬪艷玩兒，還是早拿正經主意，既不教子青感到痛苦，又要將瘡中膿血取出，小春，你不是從來千伶百俐麼，怎麼難題臨頭，你就一些辦法沒有了呢，難的她低下頭去，在彩雲明月之下，見院中一株柳樹，枯瘦着枝柯，毫無一些生氣，她見了感覺到子青，渾如這顆冬柳，吾能與他放了膿血，從此日漸痊愈，正似惠風春雨，把這柳樹吹澆復活一般，可是風雨能活樹木，一年年的是它們的拿手好戲，唱得忒熟悉了，吾沒在醫院學習過，無端來與人治外科病症，天，吾是那末生而知之麼，她在上告無路下訴無門之際，微風起處，飛塵迷了她的左眼，用手巾一抹，飛塵居然被抹而出，此事彷彿若有神助，正足啓其智慧，憶及前塵，她想起有一次大金玉被飛塵迷了眼，百治不好，後來由她的男親家用舌尖給舔了出來，想至此，若有所悟，仰面再思索了一下，突有心得，不覺對月姊嫣然一笑，慢輕輕來在子青的病房以裏，在房才計無可施時，電燈之光發烏，覺着腰眼兒都有些酸疼，此時胸

有成竹，電燈之光清虛虛地，彷彿將有寒水滴下，不單是電燈明亮，連腰眼兒都是英挺的，看子青依舊睡着，忙在爐中添煤，少時，屋中熱度已高，將子青所蓋之被，由左旁揭開，露出傷的部位，因他穿着單褲，用剪子剪開尺餘，輕輕地將瘡口上的橡皮膏及藥布藥棉花等揭開，現出紅腫高大的一个瘡來，瘡口已破有少許膿水流在瘡口所敷的黃色軟膏兒上，她見時機已至，雙手捧了那瘡，因伏着身子不便，雙膝跪在地板以上，不顧一切的慢慢輕捧起膿來，子青在睡夢中，只覺瘡部溫柔舒適，益發狼安貼的越睡越香起來，小春覺捧中之物已小，忙將香口離開瘡口，來不及吐去口中的污穢，急將藥棉藥布照舊放好，再將橡皮膏橫豎貼上，把被蓋好以後，起身來把膿血吐在痰盂以裏，用水漱過，看子青時，清癯的面貌絕可人憐，心中得意極了，藐視着千古想，古往今來言情說愛的女人們，這樣的舉動，恐怕是張小春第一個敢作敢爲吧，她在得意的工夫上猛聽一聲咳嗽，子青由夢中疼醒，這疼，是放膿後的瘡內空虛所致，小春見他已醒，翻覺很害臊的悄悄離了子青的病室，到自己的病室中睡下，十分的夢穩神安，子青醒來摸一摸痛處，高腫已失，掙扎着坐起來，發現禱已被剪，膿已放畢，只空虛虛的作痛，飲了些止疼藥水，躺下去想，她怎麼給吾放的膿，怎麼吾一些亦不知道，居然辦理妥協，或者給吾用了甚麼迷藥咧，既而想到不對，若果小石曉得用迷藥時，他早就用了，何必轉教小春辦理呢，再說那天與吾開刀之時，疼的吾死去還魂，亦沒用迷藥，百分之二百的小石不會使迷藥，這不知是小春用何方法，能以不教吾知道痛苦而辦完此事，這教人多末感激而喜愛呀，再看看床邊地上，毫無甚麼膿血遺痕，很自慰的閉上眼忍着，但因有事在心不復成夢，

只琢磨着她是怎樣辦的這事，如此的敏捷安穩，左思右想，只能得其要領，但心內覺得發空，而精神又很不振，彷彿又飢又困，只苦於思慮過度，欲睡不能，既而想到電門沒關，足以使人不能入睡，伸手將電門關了，室內已黑，子青在黑暗中見地板上有光亮，深以為奇，再把電門開放，看地板上有個金澄澄的物件，細加認識，認明了，的確是小春的那隻帶雙卡子的金牙，子青既知是小春之牙，若受電流，渾身麻木的發顫，尤其是脊樑溝兒，如澆冰水一般一下一下的砭得骨頭刺痛，腦子裏麻麻酥酥地像有幾千幾萬螞蟻在那裏開戰，甚麼瘡口疼痛，一些亦不感覺，滾下地來，拾起地板上那牙，爬上床去，不復能知悲喜，傻了似的雙手捧了此牙，圓瞪着眼睛，睫毛連動亦不動，儼然石膏之像，這樣子，一直到天明，小春一覺醒來，見天色大明，不放心子青，起床來不及梳洗，到子青室窗外，伏在窗上向裏觀着，見室中電燈猶明，而子青雙手作向空抱拳之狀，小春覺着奇異，忙進屋中，見子青形同傻痴，眼神發凝，對於有人入室，毫無感覺，小春大驚，推了推他的身子，叫道子青子青，你是怎麼啦，連問數次，並無回答，小春心中大懼，暗想，昨夜辦那件事時，加了十二分的小心，連金牙都摘下來，怕是於他的瘡口不利，誰想今天轉成這個樣子，不用問，受風，凡受風的人，能够不說話的，病名裏不是有個中風不語麼，他大概是中風不語，趕緊找黃院長吧，退出房來，到小石臥室外，推門時關得很嚴，敲了三下，不見答應，到窻前由半節的窻帘上邊向裏看，則見床上垂着幔帳，案上放着兩盆梅花，一個洋式的小桌上，放着一木槽玉堂富貴，點綴着新正，她正詳細向裏觀看時，院役掃着院落見了她問道，你找院長按鈴，小春猛聽人言，吓

了一跳，鎮定之後，反問他道，鈴在那兒，院役笑道，這呢，說着，把門旁排着的寒暑表向旁一移，表後邊有個按鈴，院役說，按三下兒，院長便起床了，小春忙着按了三下，少時，見院長開門，見是小春，顏色不對，忙問道，子青怎麼樣，小春說，院長快去看看吧，他大概是受了風邪啦，亞似傻子一般呢，小石跑過去一看，看了那宗情形，擰眉道，神經病，又看了瘡口稱奇道，膿放過了，這瘡好了百分之九十了，可是怎麼又得了神經病呢，忙着與子青扎了藥針，扎過猶同沒扎，木雕泥塑的依然還是木雕泥塑，小石慌了，在地板上閒踱着沒方法，把雪茄烟吸的房中如生薄霧，小春知他的法力只此而已，但又不能說是院長如沒辦法再請旁的大夫來看，或是請位中醫來，可是老這末沒辦法，那還了得，只得作個商量的口氣道，院長，一人不如二人智，那末咱把小柏請來，參酌一個主張，他是足智多謀的，小石如夢方醒的打發院役趕快去請，小柏聞報而來，見了子青的情形，搖了搖頭道，他這情形，不是扎針吃藥所能治的，以吾想，他這是在猛然間，見了奇異之人，或是奇異之物，受了非常的驚恐，所以雙手高拱，分毫不能轉移，模樣兒彷彿臭賊傳小說中的受了點血法一樣，他的眼睜着並非迷糊，說不定他心中明白，口裏說不出，治法，必須得探知病源以後，用繫鈴解鈴之法醫治之，大概雖不中不遠矣呢，小石小春聽了都以爲是，小柏立在床前，對於子青細加端詳，見他雙手高拱，掌心如有甚麼物件似的向前劈他的雙手，費了好大氣力，方見由掌中落下一物，原來是雙金牙，這金牙是小柏見慣了的，知爲小春之物，看她時，見她粉臉緋紅，低頭不語，小石不知牙是何人之物，忙着發問，這牙是那兒來的，又怎麼到了子青手裏，小柏說，大哥

，請你迴避，吾自會治好子青，小石雖則不大相信，但自己在外國留學時，醫學裏沒學過治這種病，只好趁梯兒一下，以便藏拙，他去後，小柏說，大姑娘你願欲子青病好，及早把此牙如何落在子青手裏的經過照實說出來，只要你所供是實，子青的病愈，你只朝着吾說，小春想，照直說來，實在羞人答答地，繼而想，吾對於子青，可以說是真情實愛，昨夜的舉動，爲古今女人所沒辦到的，有何可羞，況且小柏爲人，亦是很曉得情愛是甚麼的解人，再說由然吾果說了，真情實話上因而子青會好了，豈不很值得麼，想罷對小柏說，你不是外人，亦不是俗氣人，所以吾與你招，因把昨夜的工作，詳細說明一字沒瞞，小柏正要說話，忽見子青雙手放下，大聲哭將起來，小柏說如何，不用治好咧，小石聞聲而至，見子青已經復原，因喜道，二弟，你幾時學的醫道，背着哥哥，中醫西醫，小柏笑道，半中半西，華洋兩吃，他弟兄說着玩笑話兒，忽被兩個哭聲驚得一同不再發聲，則見子青哭得嚎啕大慟，而小春呢，亦哭的嗚咽動人，黃氏昆玉，對於二人的哭，知道不是勸解所能中止的，爽利欣賞着，看二人哭的藝術，怎樣的起承轉合，醫院裏把哭作藝術欣賞的哨節兒上，院外鄰人聽了，很有感覺着不該和醫院作鄰家，作了鄰家，難免時聞哭聲的，本來病人之住醫院，死亡之事，在所難免，縱然治病者是華陀是扁鵲，然亦是治的了病治不了命，評書家不是有這樣兩句詩歌麼，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所以死在醫院病人，那是閻王註定了的，決不是大夫們醫道不高明之過，那可以說是閻王註定醫院死，誰敢留人死在家叻，當下德來醫院的芳鄰們，不知院中演得是喜劇，誤以爲是悲劇，未免唐突芳鄰呢，可是醫院之中的喜劇，是否閉幕亦要教大家

知道啊，原來子青自見小春的金牙，在一二分鐘裏便猜測出小春是用何方法與自己放的膿，一是感激慚愧，悔恨惶恐，許許多多地情感一起發作，所以把他弄成了神經凝滯，惡似受了點血之傷，其實心中甚麼都明白，只是欲言不能欲哭不得，及至小春把所有經過情形對小柏說道，子青一般亦字字聽清，二番大受感動，反而因此哭將出來，他一能哭，則以前凝滯之症反倒痊愈了，只以子青哭的那末沉痛可憐，所以小春見了亦感動的哭起來，二人直哭到力竭聲嘶，方才自動的打住，青子眼望着小春，有萬語千言意欲陳述，因碍着黃氏昆仲，不好說出，小柏有鑒於此，忙向小石使了個眼色，一同退出，子青說，春妹，你待吾其情可感，只是太過分些，你教吾此恩怎報，小春說，吾只爲了與你治得病好，雖望你報甚麼恩，你休介意，其實這種事能算甚麼，子青搖頭道，不那末說，在你固然是一時慈善之念，在吾可就承受不起了，吾亦沒別的，這件事，待吾病好之後，回家去，見了母親，照實哭訴一遍，請她老給咱倆想法子，怎樣先把你娶過去，亦省得你在外邊老這末墮落着，亦省得吾在外邊老這末流落着，小春搖搖頭，一語不發，很以爲子青之言未當，不願欲再談下去，忙請了小石小柏來，問院長他是不是還要吃些藥，小石遜謝道，子青這病是心病，自有心藥來治，藥水是管不了的，那末最好是不吃，回頭把他的瘡口敷些藥，却是需要的，當下小石與子青敷了藥，換了新的藥棉藥布等項，小石說，從此一天比一天輕鬆，一星期回府，再無甚麼事了，不但子青心裏歡喜，連小柏都隨着歡喜，尤其是小春，非常得意，盼望着幾日之內，好歹瘡收了口，自己便心滿意足，比在余宅真個作了少奶奶還情願，小石小柏到休息室去閒談小春對於子青的愛情之事，小柏說，無論古今中外，女

子對於男子，有情煞亦不過三分而已，十分有情，亦只小春一人而已，小石不服道，你是多讀了些言情小說，所以把小春這種舉動，看作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要教吾的眼光來看，除了有碍衛生之外，沒有多少可取，正如同一般人之認識紅樓夢裏的林黛玉，以爲她是了不得的佳人美人，在吾看了不過是一個害了第某期肺病的女子，怕她傳染還躲不及了，奈何還情願真有其人，並且和自己怎樣才好，這真是豈有此理的事，吾老實告訴你一句好懂的，假如吾是子青，馬上和小春斷絕關係，她的口算是了毒啦，以後相處到一起，有個接吻甚麼的，豈非有碍二人的衛生麼，小柏笑道，男女之間，講究的是情愛，談不到衛生的，簡直告訴你一句愛的格言吧，能犧牲衛生才能講情愛，大哥你是門外漢，小石聽了越發不服道，人生在世，第一要講衛生，講衛生方才身體健全，身體健全，然後可講情愛，如其不講衛生，身體多病，因病而死，死後還講甚麼情愛呢，小柏冷笑不答，知他是情海以外之民，不願和他要口舌，起身告辭，臨行時託附小石對於子青的醫藥飲食等事，多加注意，他去後，小石因子青病的虛弱，給他預備牛奶雞印等補品，小春怕瘡口因吃發腥之品再反回，問小石是否吃的，小石笑道，那是老媽媽例兒，生瘡怕吃雞子牛奶等品，試問虛弱之人，不吃富於蛋白質的食品成麼，小春不敢再說甚麼，只得由着院長怎辦怎好，一連吃了幾天所謂富於蛋白質的食品，不但病人的身體虛弱沒見壯實，可是老媽媽例兒倒應言了，子青的瘡口，因吃牛奶雞蛋過多之故，二番發腥，依舊生起膿來，紅漲發疼，小春見了去問小石，小石很奇異的着急道，奇怪，人要生在中國，一切都不是人了，外國人了富於蛋白質的食品，白血輪生的便多了，白血輪最能吃

一切的菌蟲，到了中國，白血輪生多了，對於菌蟲反不吃了，這種現象，怎麼是個了手，子青的病，吾算敬謝不敏啦，大姑娘主張着辦吧，病人要都是這種現象，這醫院早晚更名小春，院長歸你，說罷很生氣的直翻洋書，那意思是查一查自己的治法是否不錯，小春見院長惱了，不敢再說什麼，本着自己祖母傳統下來的的方法，給子青調治，首先禁吃牛奶雞蛋，牛奶換了豆腐漿，雞蛋換了白米粥，黃色藥膏等一概洗淨，瘡口上貼了拔毒膏藥，子青這瘡真是個不識抬舉的行貨，用着世界醫學第一位的醫治方法來治，不輕反重，用着中國農村裏老媽媽的驗方舊編來治，却大見功效，只當晚上，便止了疼痛，次日紅腫之處全消，次晚上只剩下餘膿待放，按着很綿軟的並不覺疼，小石見了這般結果，深恨中國人不是外國人，不但對於子青不悅，連小春亦很怪罪，認為她是中醫宗法社會裏的牧師，亦即破壞西醫的間諜，大有不容二人在院中再往下去的心思，還是小柏百般解釋，方才允許二人病好了快走，延遲到第三晚上，小柏因小石悶悶不樂，陪出去看電影，小石本不去的，因着電影演畢，加演三場肉感舞，據說是三位十七八歲的洋密司，一絲不掛，赤條條地舞蹈一刻鐘，小石因此不能不去，黃氏昆仲留下話，回來的很晚，一同回家睡呢，囑咐院役八點上門，息燈早睡，院役巴不得的早睡，子青因餘膿發漲，意欲相煩小春給動手擠了，但又怕她照上次的辦法，心中未免不忍，候着無人之際，自己起身來，意欲自行辦理，但又不大得力，並且毫無下手的勇氣，正矜持間，小春一步走入；見子青的窘狀，對他說你這是幹麼，爲甚麼不着吾來呢，子青聽了落淚道，上次於夢裏無知之時行之還有可說，如今却不敢再勞駕了，吾本然以爲自己放了膿，早早出院，以

免母親慙念，但恨吾不敢下手，所以矜持，被你看見，這樣吧，吾自己實在辦不了這事，拜託你候着吾睡着時與吾擠了吧，只求你莫用上次的方法，因為這次不似上次那末疼，輕而易舉的便能了事，你能够答應吾麼，小春說，你只睡你的覺，明日醒時還你的膿淨瘡消，子青說，妳聽吾的囑咐，污穢入口，不是鬧着玩的，倘若因此生病，教吾怎能夠受的，嘗聽黃院長說，膿血之中，有甚麼蟲豸在內，能以教人得病，不可不信，小春說，你何必如此羅索，睡你的覺吧，吾這末大的人甚麼不曉得，子青睡下之後，心中很不安的怕她仍用上回的方法，只願他存着這份子戒心，所以不能安然入夢小，春揣知其意，忙與他關了電門，退出房外，到自己房中去休息，忍過了一個多鐘頭，二番到子青房裏，開了電門，見子青已然睡着，這番是很熟悉的露出了瘡口，搗去了膏藥，小春鑒於上次的治法能以使病者於不知不覺間辦好，心裏打算着還要照上次的方法，當下小春打定主意，照着上次的辦法辦理起來，剛才茂事的工夫，將子青驚醒，本然子青，雖則睡覺時存戒心，誠心的不敢實派派地睡，預備着小春來與自己施行手術，如其是不按上次的辦法，便故作睡着，如其仍按上次方法，則可睜開眼拒絕於她，於是合上眼恭候她的駕臨，只是她不見駕臨，工夫大了，沉沉睡去，及至小春的工作之末，子青微覺瘡口以裏發空，猛然驚醒，睜開眼看時，見小春立在床前，子青坐起來，一把將她的胸前衣服抓住，發狠道，你是怎樣給吾辦的，你張嘴我看，小春很自然的笑道，你看，果然將嘴張開，子青看了，並沒甚麼，向地板上看一看，不見有接膿血的盤子，猛然間，下得地來，看瘡筒時，依然是空無一物，子青爬上床去，忙着摸一摸瘡，已然是與肉水平，證明

膿已放過，十分驚懼的道：春妹，你說實話，今天又變的是何戲法，快說，快快地實說，吾可要瘋，你要怕吾瘋，請你快說，小春見他那樣子着實駭怕，因安慰他道，吾老實告訴你，你可別瘋，可是你聽了之後亦別瘋呀，子青說：你只要不說謊言，任是多末可怕，吾亦能鎮定，小春向前，扶起了子青，着他背倚着靠枕，她很小心地扶住了他；慢慢地笑道，你可不要着瞎急，吾因你不容易睡着了，假如動手來放膿血，勢必要因疼而醒，是我出於無法，依舊用了上次的方法辦理的，這不是大你言而無信，你要知道，吾這是一片慈善的心，不忍病着的人受苦，其中沒有旁的，你不要想到多末深遠去，甚麼事亦沒有，她這麼輕輕的說着，子青並無甚麼承荷不起的地方，只納悶着問她，可是膿血何在呢，她聽了粉面爲之緋紅，一言不語的低下頭去，子青說，請你乾脆慈悲吧，再遲延吾不定又要生出甚麼變動來呢，小春含着淚道，是你方才醒的太簡捷，吾方要動身到痰筒那兒去吐出膿血，可是你已醒得很明白了，吾怕露出馬腳來，爲了一時遮掩起見，實在對不住你，只得整個兒嚙入腹中去了，子青聽此言後，只覺頭上暈了一下，傷心的背過氣去，小春扶住了他的身子，含着淚叫子青子青，呼够多一會子，才見他笑了出來，他這哭真是非同小可，小春見他氣轉，倒不疚心他哭，任他哭個痛快之後，然後相勸於他道，子青，你一個男子漢，老這末婆婆娘娘地，這事本是出於無心的，能算甚麼，好在你經過這番之後，不久就能出院了，出院後，老太太放了心，比甚麼都強，旁的事都不用掛懷，你亦哭够啦，吾亦太乏啦，咱們睡覺，比甚麼都好，可是黃院長面前，萬不可談到今夜的事，連小柏亦不要告訴他真情實話，子青只得悲悲慘慘地答應他，小春扶伺他睡

好，與他蓋妥當被褥，關了電門，退歸自己房中，躺上床去，毫無上次得意之心，只是一派的恐懼，她這樣想，吾和子青，莫非緣盡於此了吧，後來的希望，只覺着萬不會成功的，在那一面上着想，亦不能和子青成其夫婦的，直想到一些希望沒有的工夫上，不禁仰面一笑，自己和自己說，亦够了，普天下的恩愛夫妻，那一對兒跟的上俺倆呀。

第六回

柳隱花遮真冤家相逢狹路
途窮日暮好朋友伴游他鄉

自認爲余子青情敵的李小亭，在新正月裏，一連來探小春數次，不算送禮物，只洋錢便送來一百多元，在先還能與小春作長時間的談話，後來有這末一次，由小春說，以後你可以少來，亦可以不來，因爲吾如今的舊病已好，新犯的肺病太可怕啦，誰和吾說話兒，就能傳染誰，院長這末說着，寧信其有，莫信其無，小亭聽了甚爲疑惑，自己猜想着，本來在先來時，每次必要帶來幾十元，以後因爲力量已盡，只能來時給買一二元的食品，她如今不似從前的喜歡自己來，或者爲了這個亦說不定，想到這兒，繼而又以爲小春不是那等小器人，爲了證明她的話真假起見，答訕着看她的診斷書，上面果然寫着是肺病，小亭雖沒見過害這種病的人，但亦聽人說過，肺病是如何不好治的病，如何能以傳染旁人，並且有時候害病的人還沒死，被傳染的人反先死了，他既聽人說過這個，因而很相信小春之言非假，他深信大夫萬不能和病人定計瞞人不是，於是很慨然的道，不錯，肺病果然是能傳染的，但吾不怕，你果然能以傳染了吾，如其因此而死，死的亦很能成佳話的，如其不死，你受甚麼苦楚，吾陪着你同受甚麼苦楚，豈不是很有價值的事麼

，再說吾所受的苦楚，是由吾心愛的人所傳染，這是多末耐人尋味的够當，你不教吾來亦成，除非你親口說憎嫌吾來，那吾自然便不來的，不是你厭惡吾，却是你怕吾受傳染，那吾憑甚麼不來，果然不時的來，當然免不掉被傳染，吾爲了情願受你的傳染起見，由明天起，來得可要益發的勤了，幾時被了傳染，幾時在這裏住院，到那時，吾們可以不時的見面，那是吾所最盼的事，亦就是咱倆接近最難得的機會，本來這工夫上，子青已經病愈，預備着要出院，所以小春對於子青越發纏綿的加緊，生恐小春來此看見，於是用怕傳染肺病爲題謝絕他的探視，誰想小春對於小春一往情深，不顧一切的非要領受小春的傳染不可，小春怕回絕的太力，反滋他的疑心，只輕描淡寫的相勸他，還是少來的爲妙，請想，你是很有前途的少年人，一切功名富貴，不知遠到甚麼地步上了，奈何以自己的身子來受病，縱然你一時糊塗，不顧好歹，可是吾萬不允許你這樣作的，你要知道，吾的成人兒客姓余的，應名是吾的熟客，可是他從打給吾成完人兒，再不回頭，吾爲他受了這樣大病，他都不來看我，其餘的客亦很多，連一個探頭兒的亦沒有，他們都是錦上添花的人，越沒屋子，越搶着打牌，像你這樣雪裏送炭的人，只是獨份兒，你這樣多情多錢義的人，吾正要你永保平安，亦好不時來與吾送錢送物，你假如被吾傳染的亦病了，到那工夫上誰還來疼吾，老實告訴你，吾住醫院，要不是你來與吾送錢，早被醫院裏人把吾趕出門外呢，吾的班子裏，現時沒人管我了，怕被傳染，好多日子沒人來探頭兒呢，小春，你是吾獨根起的客了，你千萬爲了吾保持你自己，你能身體平安最好，你要知道，吾死吾活，都仗着你一人維持，你要不能顧吾，吾死的便快了，你想，

要是因你不能顧我，打這上頭吾要死去，你一定亦會後悔的，吾勸你還是聽吾的言語比甚麼都強，小亭本是個誠實少年，那經的小春這套花說柳說，只得答應以後少來，並陳明少來的緣故，無非爲了你的起見，並不是躲避你的病怕傳染上，小春說，你不要再表白了，你的心吾都知道是甚麼顏色的啦，但盼吾病好，病好以後，找機會亦好報答於你，不幸死了的話，來世吾亦託生個女的給你作妻作妾，以補這世的恩情，小亭從來花真錢連假藥兒都沒買着過，不想如今花真錢居然買着了假藥，於是感激的哭將起來，小春怕隔壁子青聽了發生多想，於是正顏厲色的道，你別哭，第一樣，恐被醫院中人聽見，以後禁止接見，第二，吾現在害着重病，你應該給吾留個吉利才是，小亭聽了，立時止住了哭，把自己左右開弓打了兩個嘴巴自行引咎道，吾真該死，連一些忌諱都不給你留，該死，該死極啦，小春聽了故作生氣道，剛不哭了，又連說三個死字，小亭踉脚道，你怨過吾吧，簡直吾是禽獸，連一些人事都不曉得，小亭賭着這愚而可憐亦復可笑的咒，小春幾乎沒笑出來，故作個傷感的樣子低下頭去，隔壁的子青和小柏聽了，彼此會心一笑，小柏低聲說，你把她作神聖看待，聽她這套灌死人不償命的迷湯，比普通的妓女還審姐兒呢，子青擺手，怕小柏說話被隔壁聽見，既而聽隔壁門響，二人到窗前來，子青這間屋子，由打他入院那日便下了窗帘，至今未摘，所爲是躲避竹香院裏來人，只以陽光被阻，所以近日下半帘，子青和小柏由半帘上向外看，見小亭是在天和點活的那個，淚眼愁眉的走出房來，二人覺得其人可憐，不覺一時忘情，至被小亭所見，但他倆在二秒鐘已經向後退身幾步，急忙躲開，小亭向外走着，不捨小春，回頭看時，

沒看見小春，却看見小春鄰號帘內有人，因窗帘上露出兩個白俊的臉來，看着十出熟識，但工夫太小，兩個的臉都不見了，小亭走出醫院門外，猛然想起這兩個人是小春的成人兒客和朋友，一些不錯，若不是他倆，何必躲避自己那末急遽，一邊走着一邊想，這事玄虛，小春來這裡住院，他倆亦來這裡裏住院，方才小春一派言語，莫非其中有詐，暗藏不良吧，一路走着，心中悶損，到澡堂子蹲下來合了眼想，今天這件事，不可放過一邊，關係甚大呀，好麼，不足一個月，一百多塊大洋錢進去啦，果然是她自己吃了用了，那末扔在河裏呢，那沒說的，假如狠刁了肉來餵這兩個大，那一來自己豈不成了糟蛋啦麼，越想越疑心，歸訖共計得了四點，第一點，小春假病，姓余的客每天在這兒與他相會，住這宗小醫院，當然比窩子省錢哪，第二點，小春有病，姓余的亦有病，在此相遇，彼此都好了，都不出院，在此用醫院作旅館，第三點，小春病不假，所來探望之人，並不如她所說的單是李小亭一個，姓余的亦和吾一樣，不時的同了朋友前來，小春所說的姓余的客從打成完人兒以後老沒回頭，那是教吾聽着不吃醋的一片謊言，第四點，小春起初是真病，真病好了以後，與熱客在此處作爲幽會之所，不肯回班兒，用窰大腦袋吾宋江的洋麻尼買通醫院中人，填寫了害肺病的假診斷書，也說不定啊，越想越對，四點之中，必有一點，無論如何吧，反正小春對自己無非虛情假義，並沒真的，本來麼，從來沒得過烟兒抽，如今好端端和吾要好來，她的脾氣，非尋常妓女可比，慢說一百多塊錢，她不看到眼裏，不對她心思的人，擺上金山，亦是沒用，他越琢磨，小春待自己的情形越是假的，不過當初是不拿自己當人，如今表面上雖拿自己當人，骨子

裏只爲了供給她財物，越想越失意，由失意中生出生妬之心，由生妬上，生出復仇之意，復仇先自調查開始，在表面上作出遵照小春之言，暫不到醫院探視，暗中在醫院左近探尋看看子青小柏等的來踪去路，就由當日爲始，便在德來醫院坊前左右的巡視，子青與小柏自被小亭看見之後，與小春談起來，小春說，這沒甚麼，最大他不來報效財物，和吾絕交，他不來就不來，能算個甚麼，子青說，究竟還是他不見着吾們的好，似他那等無知的少年人，和吾們不同，說不定與波作浪，鬧出亂子來，吾們的踪跡要慎重，若教他不時見着吾們，實在大大不便呢，小柏笑道，這都沒甚麼，吾只疚心他到竹香院裏去學舌，子青說，這亦有之的，小春自作聰明道，不怕，吾姑媽早不拿吾當活人看待了，院長說吾得了肺病，她們親家倆怕傳染，連看都不來看一眼，李小亭去對她們說咱同住一個醫院裏，亦不見得班子裏便接我回去，小柏說，你姑媽知道子青在此，你的肺病還是真的，既知子青亦在此處住院，非把你的肺病打假了不可，休得小視李小亭，嫖客要是吃了醋，甚麼勾當都作得出來，子青與小春聽了，都覺其言有理，小柏說，事已至此，最好是子青早早出院，出院後，打算聚會，晚上可以來院一叙，不亦是一樣麼，李小亭縱然調查你們，他亦只能以探病爲名，白天來這裏看看動靜，子青住的這房子空下來，他看沒人住着，亦就把上次見着子青的事揭過去了，句他再來時，大姑娘對他，最好是給個好臉兒，似他這種人，小神擔受不住大貢獻，幾看好話，指使的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呢，子青說，那末吾明天出院好啦，病已痊愈，何必在這裏老這末麻煩，再說早回家一天，亦教家慈早放一天心，小柏說，好，回頭吾說給家兄一聲兒，明天吾來陪你，咱們

吃頓館子，然後吾送你回家，子青說，那越發感情不盡了，小春在醫院裏住着，本爲了避囂而來，及至住院之後，感覺着十二分的無聊，幸遇子青亦來院中住院，所以化無聊爲有聊，近些日子二人情意纏綿的已達極點，一旦分離，小春大有惜別之意，聽子青與小柏商議明日出院之事，直彷彿從此一別，再無相見之期相似，兩眼含淚，無限悲傷，小柏見了勸道，大姑娘，你這難過太多餘了，不是子青出院後再不許相見了，他晚上照舊能來，其實白天來亦沒甚麼，不過爲了躲避李小亭，以後願意出去，咱可以到租界的娛樂場玩一玩，晚上誰能知道，雖說李小亭不免監察你們，但亦只能在白天，大冷的天，他能够晝夜在此把巡麼，子青附和着勸了幾句，小春的扣兒還有些解不開，小柏着急道，依你怎麼着，你亦得說出個道兒來，小春說，教子青後天再出院，明晚咱三位到外邊去玩一晚上，到租界去吃飯，看電影，你們能够答應吾麼，小柏說，那有甚麼不成，咱到租界裏玩一晚上，當日講妥當了，到次日大平夕時，小柏來到醫院，與子青小春相見，和二人訂規道，咱三個人最好分三次走，吾頭前候着你們去，百花村飯莊裏見，在那兒吃完饭，再看電影，願意聽戲亦可以，小柏去後，子青說，少時吾先走，黃院長的車夫在這兒住，幫天黑時他便回來，着他拉你去，到飯莊裏給他一元錢贖好，省得雇生車累墜，吾給醫院管事的人留下個話兒，他就都給辦好了，小春說，請你免費天心，吾願意到外邊去，既不是嘴饞，又不是心悶，只爲了咱們出去一同遊逛遊逛，他自己走了，你再自己走了，吾亦自己出去，這有甚麼意思，你亦不必驚動醫院裏，候到黃昏時分，咱倆悄悄地去，隨便向下蹈着，走在那兒覺着腿乏，再雇車，你以爲如何，子青無可無

不可的說，就依你辦，吾先說與看門的一聲，亦好着他告訴廚房少預備咱倆的晚飯，說着按了三下鈴，院役來問何事，子青說，回頭你告訴廚房裏一聲，少預備兩份飯菜，院役說，回頭你們二位出去下飯館子，黃二爺請客，吃完飯看大戲，回來時大概得夜裏一點鐘呢對不對，黃二爺早吩咐下啦，子青很服小柏的心細，因笑道，很好很好，看戲回來，與你帶夜點心來請你，你與吾們候門，院役答應了自去，子青與小春全都洗臉更衣，躲攔到黃昏左側，二人肩靠肩的走出醫院門外，在暮色蒼茫中走着，兩個都覺着不勝春寒，子青說，近些日來晚上老不見風兒，今晚上乍見風，覺着冷呢，其實天到了幾兒啦，病初好的身子，畢竟弱，小春說，坐車吧，早到飯莊裏還好些，二人坐車，到百花村去，一路上見燈火萬家，來到百花村裏，與小柏會面，小柏見兩人一同走入，詫異道，怎麼先後來的，一齊到的呢，子青聽了面上一紅，小春很坦白的招認道，俺倆一同來的，本然子青不願意同來，是不肯，所以一同至此，雖則一塊兒走出醫院門來，違背了咱的約會，幸喜醫院門外連個人影兒亦沒有，俺倆在黑洞洞地天色裏，穿大胡同，走小胡同，連一個人都沒遇見，一則那股子道僻靜，再則說正是作飯吃飯的工夫上，直到坐上車子去，這才見來往的行人，和各處的燈火，小柏見小春不聽自己的言語，不好說甚麼，吃罷了飯，看了會子電影，天到十一點多鐘，小柏說，本該再游游，到十二點後，吃頓夜點心再回去，天氣冷些，你二位恐怕受不住吧，子青說，謝謝吧，吾不知她，吾身上實在支持不住呢，由打一出門便覺有些冷意，如今在電影園子裏人羣堆兒中出來覺得越發冷呢，說着小柏給二人雇了車先回醫院而來，二人到醫院，院役候門沒

睡，子青給了一元錢，作爲臨時所許的夜點心折乾兒，子青與小春吃了茶，吸過紙烟之後，覺得冷氣才消，二人無語了老大工夫，小春方才別去，各自去睡個人的覺，但作夢亦夢不到外面有人偵察自己呢，李小亭下上心，在醫院左近梭巡，工夫很長，今天在小柏來醫院時，已經被小亭看見，他很疑惑，小春的朋友來，客如何不來，或者客是住院的，還是客先來了呢，若不然客還沒到，他自己這末搗鬼，見小柏出得醫院自行去了，候一會子，仍不見小春的客出來，此時天將黑了，小亭因腹飢去買吃的，在他去買吃的工夫上，子青和小春由醫院中出來，及至小亭買物歸來，二人已經去遠，可憐小亭在冷風中噎下幾隻芝麻燒餅去，依然在醫院左近閒走着，自己老這末想，終有一日訪查個水落石出來，候至十一點多鐘，自己覺着身上衣服很單薄，不禁自笑自己之愚的想道，這工夫，人家鑽入被窩裏睡啦，吾在這兒受那門子清風，回家吧，有麼事明天再說，他在回家的路上，很感覺清風更清，明月更明，因爲天冷，行人已無，雖則是孟春天氣，彷彿似深秋的景況，很淒涼的着行人難耐，小亭無聊極了，小聲兒唱着季秋天氣雁聲哀，小圃幽香稱雅懷的鼓詞走着，正走着，猛見遠遠地飛跑來兩輛車子，小亭想，這般僻靜之地，又在這末晚的時光上，那裏來的雙燈車，不是包月，亦是在租界上拉晚兒的，想時慢，那時快，車離自己亦不過丈餘，小亭忽得一解，莫非車上人是小春和姓余的，且躲過一旁看一看，忙鑽入路旁一個小胡同裏，待車過去，小亭一陣傷心，繼而變爲憤怒，原來她和姓余的編筐造魔，夜裏外邊去找樂，白天裝作有病，遮蓋人的眼目，你們吃喝玩樂吾不管，吾給你們送錢，供給你們作樂，這份子冤枉何處去訴，此仇豈能

不報，越想越氣的回家去了，悶睡了一宿，次早起床來警詞兒，怎樣報此仇恨，有心和
 朋友們計議，又覺無顏啓齒，本來衆朋友一致反對小春，小亭一味執迷不悟，因此落下
 敬娟不敬友的名譽，如今發現了這種事，再找大家要主意，那不是白找寒蠶麼，想至此
 ，只有自己和自己要主意，再四思維，只是沒主意，到澡堂中悶睡了幾個鐘頭之後，在
 澡堂中吃了飯，無精打彩的出離澡堂子，看商店裏鐘欠五分三點，沒準地方向那兒去，
 輕腿熟路的不知不覺走到天合坤書館的門裏，悶沉沉的落坐，沏了茶來亦懶忘喝，見台
 上幾個小唱手，一個一個地換着唱，一連便是四段子大鼓，四段裏却有三段是昭君出塞
 ，聽的小亭煩悶的欲尋自盡，合上眼沉着想主意，忽覺左肩膀上有人拍了一下道，小亭
 ，少見哪，小亭睜眼看時，是表兄楊仁軒，仁軒雖則長了幾歲年紀，却是足智多謀，年
 輕時要過落道，很積存了幾個錢，四十歲後，求田問舍，由此起家，如今趁幾十間小房
 子兒，浮財亦有兩萬，自從三十九歲上，便把老伴兒傷去，親友們替他保親的甚多，他
 無兒無女，又嫌作家女兒死板板地，說甚麼亦不續娶，每大歛完房錢利息錢，只在花天
 酒地裏廝混，他因着下邊的姑娘調門子大，所以盤聚在侯家後，本來侯家後帶子字的生
 意裏，都使着他的錢，說不知他是個財神爺，因此各班子下處的大水賊姑娘們都份外的
 喜歡接近他，他現在正和竹香院的大竹香往來的很熱乎，今天到天合來取利息錢，見表
 弟李小亭不聽曲子打盹兒，趕過去叫醒他，他兩雖則是表兄弟，在親戚方面，走的並不
 親近，却是嫖友方面，走的很好，仁軒年老有錢，小亭年輕，生的漂亮，仁軒每去認識
 新唱手，知道自己初入手難討公道，他是嫖亦有道的，帶着小亭去，以便引姑娘入勝，

及其三五踰後，姑娘曉得他是何如人也咧，便不用小亭隨同前往呢，小亭並不因此抱怨，因為仁軒的手頭兒很鬆，雖則是個吃房租吃利息的人，却不把錢看重，小亭每次通融，無不有求必應，用後瓢底下一寫，仁軒從來不去討還，因此二人走得很近，當下仁軒見小亭的樣子，笑問道，表弟，在那兒受了鬼，告訴哥哥，咱去找她，小亭不好意思明言，只苦笑着搖頭說，沒有的事，仁軒說，大概是窮的難受，用錢說話，玩兒鬧沒錢是不成的，小亭搖頭道，一言難盡，說罷，咳了一聲，仁軒說，兄弟，有心腹話，不和愚兒說，你爲傻啦，告訴你兄弟，哥哥這點兒神拿，瞞的了你麼，錢有錢力，人有人力，文來文對，武來武擋，打架咱有人兒，打官司咱有門兒，用錢咱有銀兒，海來着，中華同慶兩部不敢拉滿了弓，若論侯家後，不是哥哥吹嘮，着誰坐着死，誰亦不敢站着死，他只顧這末一吹牛腿，左近的聽衆都現出不悅之色，小亭覺得有害公安，忙要求道，表兄，請吾來個圍吧，在這兒越聽越膩，仁軒說，走走，看看愚兒新攪的這位貴相貴，說着二人向外走着，仁軒對館役說，滿免滿免，那意思是李小亭的一切花費一概不給，小亭掏出兩角小洋來，捨在桌子上，仁軒很見笑的道，多餘多餘，走在路上，小亭問，那院裏，巧福下處吾不去，仁軒說，不，竹香院，小亭說，竹香院吾更不去呢，仁軒道，竹香院你認識誰，你要認識女掌班的，沒別的，賢弟避點兒委屈，你得拆，歸爲和哥哥喝邊兒，認識別位的話，由今天起到從良止，花多花少，全是哥哥吾的事，這你還介意麼呢，小亭說，別看吾有認識的人兒，現時去倒用不着開盤子，仁軒聽了高興道，罷了，兄弟，你居然免開兒免過兒，行，你比哥哥行，小亭說，吾認識小春，她現在醫院住

着呢，不見唱手，開甚麼盤子，免開兒免過兒，吾亦配，仁軒說，不用開錢更好啦，二人來到竹香院，大竹香見了仁軒，很爲上頭撲面，又搭着見了小亭，想起小春，由小春又想到子青，她想，這姓李的真不在姓余的之下，論臉子，年歲，那一樣兒亦不落下，因而對於小亭十分上勁，小亭一味透閃，只怕仁軒吃醋，仁軒見了笑道，小亭你怎麼這末不老糊，她見了年輕的就纏魔，吾不吃這般子叔伯醋，竹香板着臉手拉着小亭的手笑道，小姑爺子，吾們小春有了病，你就不來啦，你這個丈母娘不是不够看一眼的，你怎麼就不來看看我呢，仁軒說，人家喜吃的是白菜心兒，你這老幫子是吾們鬍子嘴的食，別亂巴結啦，鴨子嘴，老向烏食罐兒裏扎，大小寬窄不對勁呀，大竹香怒着帶笑趕過來，照着仁軒頭上便是幾巴掌，問仁軒還說風涼話兒不說，仁軒只得笑着說，知過必改，方才把這件事揭過去，沉靜一會兒之後，小亭坐在傷心後悔院裏，不由的撫今追昨起來，面色不正，氣兒橫喘，仁軒說，兄弟，你高低爲了甚麼事，老這末有事在懷的樣子，乾脆，你說說道，如其哥哥管的了的話，不怕塾人墊錢，非教兄弟你氣兒順不可，小亭聽了一陣難受，落下傷心後悔之淚，仁軒見了笑道，這亦值得哭，你說話，小亭眼看着竹香，沉吟着欲言又止，竹香笑道，小姑爺子你說，背吾，吾出去，仁軒說，誰亦不肯，照直講來吧，小亭說，女掌班的亦不是外人，吾這肚子委屈教她知道知道亦好，吾迷小春，不是一朝一夕啦，由打她在天泉茶樓上台時，吾便迷上她了，本來在她沒上台以前，吾迷富春樓的四鳳，四鳳亦在天泉上台呀，後來四鳳不唱啦，改了小春唱大鼓，吾把迷四鳳的心完全改爲迷小春，吾迷小春和旁人不同，旁人迷小春是光迷小春，吾呢，

其中還有個一條釘斷出兩條針的公案在內，在聽天泉以先，吾每日佔據在寶樂坤書館，寶樂的唱手，是萃芳坤書館的全班人馬，萃芳黃了，寶樂才開的張，由打開張，吾便聽入了扣，爲麼人的扣呢，皆因其中有個唱手，這唱手名叫大玉環，這人長的很粗，比男子還大爺們，貌雖不足取，可是她唱的大鼓太好啦，吾因此入了她的迷，簡直迷的寢食俱廢，衆朋友勸吾去認識她，說個可笑的話吧，吾們倆到了一塊兒，說甚麼亦不搬配，她亦是男子裝束，和吾可以算爲叔侄，她是叔叔，吾是侄兒，因此吾說甚麼亦沒去認識她，一旦聽了小春，小春唱的完全與大玉環相同，吾立刻把迷大玉環的心，移挪過來迷上了小春，小春長的和吾一般一配，吾的心，老以爲玉環她被陸判給換了面目，其實與小春分毫關係沒有的，表兄，這是吾的肺腑，除了你們二位，誰的跟前吾亦沒露過，說罷，依然又淚下如雨，仁軒喊，來人兒，打盆臉水來，水來之後，仁軒說，兄弟，你洗洗臉然後再接演二本兒，說罷，眼望着大竹香道，還是吾這草木之人省心，荒唐就荒唐，沒這末些閑事閑非，哭天抹淚，你是幹麼來啦，是找樂子，還是辦喪事啊，大竹香撇嘴道，跟你比，你和人家不是一國人呢，說着把雪花膏，攏子，綿髮油等等的放在桌上，以備小亭應用，小亭洗完臉，果然先擦過雪花膏：然後抹些油在髮上，再用攏子對了鏡子攏起來，仁軒見了苦笑道，真它媽的奇怪年頭兒，小白臉子洗臉都有知音，就有這麼預備的，真就有這末使用的，吾他媽的還以爲女掌班的要就水兒和泥，她洗剩水兒呢，誰知是她媽的給小白臉兒預備，完嘍，俺楊仁軒算白來一世，亦不是沒打二十上下歲時候過過，不過那時候還沒上會道呢，過了三十才上會道，唱手躲還躲不過來呢，親近

，親近麼呀，好在呢，老天爺有眼兒，姓楊的臉子不好，洋錢多，唱手看在北洋機器造上啦，不熟吾的亦強來熱，說着得意非常，大竹香見李小亭這一套舉動，滿教自己愛看，比姓余的扭扭別別地有個愛頭，看他敷膏攏頭，渾如大閩女一般，越看越好，楊仁軒花說柳說的云云等情，她是一字沒聽，小亭在鏡中一面看自己的頭，一面偷看大竹香對於自己的意思，知這她和自己真有形兒，心中雖則感激她，但爲嫖的道德和嫖的倫理所束縛，又不敢涉及旁的思想，只有感激知己於心照不宣而已，小亭攏完頭落坐，仁軒端詳了一下喝彩道，漂亮，小春是有名的抗頭，見了吾這兄弟，管保就不抗頭啦，小亭聽了，不覺眼圈兒又是一紅，仁軒見了道，又來啦，再哭，還得洗臉，好麼，你這樣的客一天來幾位，還得預備幾罐子雪花膏呢，大竹香說，你老打岔，教老兄弟接着往下說不吼，仁軒聽此稱呼，未能免俗的有些吃醋，苦笑着說，挪了輩兒啦，不小姑爺子啦，又老兄弟啦，老兄弟幹麼，叫他黃天霸多好呢，大竹香臉上一紅道，各支各論，他自己來就是小姑爺子，隨你來就是老兄弟，他是你的兄弟，難道說不是吾的兄弟麼，仁軒無法，只得不和她再說甚麼，眼望着小亭，見他接演前文道，吾自從與小春認識了以後，真拿他當神仙看待，來時將她比作主人一般，吾自己以奴才自居，吾連她屋裏的床邊都沒敢坐過，牌局，飯局，撮活，年節到場，沒有失場的地方，可惜，吾連受用的個兒都沒挨上，她那末甩吾呢，吾到底還受她的甩呀，仁軒聽了立起身來道，奇，奇的很，你的話，吾荒唐了半輩子頭一次聽說過，姑娘對待客人，無非是熟和甩，怎末着，憑兄弟你這種白馬銀槍的穿白小將，雙鎖山都把你招了夫去，慢說嫖窩子，連受用都摸不着，那

末怎麼着你呢，哥哥吾都想不到是怎樣判決你，小亭說，受鬼是熱的先行官，能受鬼才能熟啦，吾花敗了家，小春簡直眼裏沒有吾這末一個客，仁軒說，這吾明白啦，大概二位是乾好兒沒交情怎麼叫眼裏沒你，你那末個大小夥子，她會看不見你，瞎掰，大竹香從旁聽着着急，替小亭說明道，你別胡扯啦，看不見是麼，眼裏沒人就是不拿着當客，仁軒搖頭道，怪，怪的很，客麼不拿着當客，不當客好，省得開盤子錢呢，小亭搖頭道，表兄，這宗事你不懂，仁軒冷笑道，本來吾就不懂麼，不光不懂，連你說吾才第一次聽過這樣事，告訴你兄弟，玩兒鬧得有譜，花界格言有云，受鬼不過三，姑娘拿架子，只能對於一兩踰的生客，三踰便算熟客咧，該作場面的亦作咧，該留交情的亦留交情咧，三踰沒真章程的時候，那就該蹲之乎也啦，再往前邊，沒用，你記着，唱手在三踰茶圍裏要和你淡淡如水，此生此世，就永遠淡淡如水咧，吾說個比喻，愛吃酒的朋友，敬他第一杯，他因着敬酒的人生些，他不吃，連敬三杯，沒個不吃的，因為他從來就愛吃酒，反過來說呢，這人最討厭吃酒，敬他第一杯，只乾放着不吃，還不好意思惱，連敬三杯，他憑麼不惱啊，姑娘脾氣，何獨不然，三個茶園的工夫不待見這個客，這客還巴結個甚麼勁兒，可惜兄弟你是潘驥鄧小閔的客頭兒，怎麼着，連受鬼都挨不上個兒，那末像愚兒這般傻大黑麻粗的客頭兒，就沒有活路兒呢，大竹香接口道，你說的那都是尋常見的妓女，小春是與衆不同的東西，那份子拐孤，妓女隊兒裏沒有，不怨李二爺暴怨，小亭說，受鬼挨不上個兒，這亦不要緊，仁軒從旁着急道，還不要緊，怎麼是要緊，大竹香說，你這不是多餘麼，聽話老是腰裏插槍，頂討厭，仁軒一扭頭道，咱不討厭不行麼，左手把住茶碗口，眼看着小亭

接演道，乾脆咱說事實吧，吾甚麼場面都作過以後，本打算給她成人兒，誰想到教姓余的佔了先兒，佔了先兒，就佔先兒，本然打頭客吾還真不稱那末些錢，打算着她成人兒以後，說甚麼亦得留住客不是，無論如何自己已巴結上一夜，亦就算是天恩祖德了，誰知她生起病來，住了醫院，她住醫院之後，客人誰還惦着病人，說着指着大竹香道，慢說客這不是她的親姑媽麼，連頭兒都不探，大竹香聽了臉一紅道，不是不看她去，人家黃院長說她是肺病，誰和她說話誰死，小亭說，可不是麼，吾和她說了這些天話，一次還沒死呢，老謠，世界上起碼兒就沒有肺病，洋大夫亂起國號，當年沒有洋大夫，表兄聽說過肺病這名目麼，仁軒向大竹香道，他問吾話，吾答他你不嫌討厭哪，大竹香說，誰討厭你說話，吾只不教你腰裏插槍，仁軒笑道，遵法旨，說罷，點點頭道，吾是個草木之人，洋錢雖趁些，字墨上可不成，至於醫道更談不到懂，肺病這名子，真是頭一次聽說過，小亭說，肺病有亦罷，沒有亦罷，果然小春真得了這種病，亦就無的可說，她簡直麼病亦沒有，完全是繃就的活局子，吾去了這一正月，甚麼神情病脉看不出來，小春和姓余的在醫院裏過起日子來啦，不信你們看去，小春住的是三號房，姓余的住的是二號房，吾親眼目睹，白天各人在自己房裏裝病，晚上出去吃喝玩兒樂，夜裏回醫院睡覺，媽的，明天吾給他們醫院換匾，匾文是德來旅館，大竹香聽了不覺醋從中來，擰着眉毛道，這是真事兒麼，小亭說，怎麼不是真事，吾大洋錢一百多塊都跟着進去了，仁軒說，不拘誰討厭吾吧，亦得腰裏插句槍，表弟憑甚麼你糟塌一百多塊呢，小亭說，自從小春住院以後，吾不時的去探視她，東西是東西錢是錢，連前帶後一百多塊，吾現在賦閑，

那兒來的錢，無非砸鍋賣鐵來的，本是雪裏送炭去的，不想反成了錦上添花了，小春和姓余的每晚上去宴樂，吾這一百多塊簡直成了給她們貼飛彩咧，大竹香聽說小春與姓余的到在一塊兒，小春的病不準是真的云云各等情，這一醋可吃的不小，但不動聲色的詰問小亭道，她們每晚上去是你親眼目睹啊，還是以爲那末着呢，小亭說，掌班的，空中樓閣的事沒我，告訴你們二位，昨天，吾是探望小春最後的一天了，亦就是破案的一天了，吾由小春的二號房出來，向醫院外邊走，每次吾去看她，臨行到院裏，她必然掀起窗宿來，用眼送吾到醫院門外，吾知道了之後，再走到院中時，必然回顧幾眼，回家去，爲這事起碼半休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亦必得做個冤家夢，大竹香聽得夢字，對空氣碎了一口，小亭曉得姑門忌諱夢字，忙着合亟更正道，打黃梁子，打黃梁子，眼望着大竹香道，對不住，仁軒不以爲然道，迷信，紅樓夢呢，紅樓黃梁子，夢中夢呢，黃梁子中黃梁子，表弟說你的，別理她們這些鷄零狗碎的例兒，大竹香含嗔笑罵道，血德行，小亭不等二人再鬥悶子兒，往下陳訴道，昨天去時，臨行又走在院裏工夫，吾這冤家一大胚，又回頭瞧呢，可憐不見小春用眼相送，却一眼打上二號房裏窗上有倆人看吾，你們猜是誰，仁軒說，那怎麼猜，乾脆說了吧，小亭說，一個是小春成人兒客姓余的，一個是她的朋友，大竹香說，朋友姓黃，醫院黃院長的兄弟，仁軒說，你這不是腰裏插槍，大竹香不服道，當然不是，吾這是告訴李二爺，二爺不知道這一節呀，不是廢話，和你說的意思不一樣，仁軒想，一想，果然性質不同，於是一半不服一半承認道，誰和你費唾沫，沒理兒翻理兒，死人都能說活了，小亭見仁軒不再說甚麼，於是說下去道，在彼時吾雖然見着他倆，在幕而

不知轉的工夫上，亦沒想起是他倆來，但他倆見了我忙着躲避了，因此啓了吾的疑心，出得醫院，細一琢磨，才想起是他倆來，因而又想到小春身上去，從此吾便安了心，調查他們，果然在昨天遇見他們逛蕩完了回來，天都快到夜裏十二點啦，一男一女，兩輛車，吾見了怎能不吃醋呢，所以吾今天悶坐天合，膩煩的睡了，才遇見表兄你，這仇非報不可，只是沒法子報，表兄你與吾想招兒吧，仁軒說賢弟，哥哥是草木之人，使招用智，休來問我，鳴鑼鼓的幹，那找哥哥，再告訴你個放心的，掄到打鬧的頭兒上，用不着咱弟兄出頭露面，有人替咱充光棍，慢說是小踢打，就讓出了人命關天，大事，頂兇打死，吃醋不算大仇恨，小小地懲誠懲誠而已，仁軒不服道，你說，怎麼懲誠，小亭說，第一個，先由女掌班的到德來醫院走遭，看一看小春的動作，是真病，還是假病，若真是肺病，說不了，教她住院，不能因吾吃醋就擱了她治病，如其是裝模作樣，乾脆接她回班子，或回家，教她和姓余的不能再那麼團聚着，她如能回班子來，吾照常能來這裏打茶圍，亦就心平氣和了，仁軒說，這叫報仇麼，別給哥哥添氣啦，哥哥再給你配上一招兒，這面上，由女掌班的去接她回班子，你這面，預備着每日到這裏獨占花魁，吾這面上，預備人打姓余的，教他不敢進侯家後街口兒，幾時來，幾時敲折了他的腿，這一來，兄弟，你那才頭清眼亮，小亭畢竟是逛道的雛兒，不以爲然道，表兄這爲多此一舉，只要小春能回班子，吾來吾的，姓余的來姓余的，車躲不碍路，他坐一間屋，吾坐一間屋，誰不見誰，各人花各人的錢好咧，仁軒說，你別給哥哥抹臉咧，咱弟兄到

那兒招呼人兒，那爲姜太公在此，旁的花錢客，都得請神退位，怎麼着，你和姓余的比着花，還不把你甩上南牆，咱少麻煩，這事不能由你，既教哥哥知道了麼，再攔吾亦沒用，姓余的他算不能再到侯家後咧，小亭終以爲不然道，吾只希望女掌班能把她接回班兒來，拆散她和姓余的幽會，那吾便心平氣和了，至於旁的事，吾一概不問，表兄喜歡套事，打了官司，只表兄和姓余的是原被告可，沒有吾一點兒事，仁軒冷笑道，那一定，咱們各行一條道路，誰亦不用管誰，但不知女掌班的怎麼個主意，大竹香說，吾一時亦拿不過主意來，侯着和男掌班的商量計較一下再說，仁軒說，你家的孩子，憑麼和他商量計較，她要姓余的逃之夭夭，你家的搖錢樹教人家拔了根兒啦，預她姓謝的烏相干，你和他商量吧，他會不能順着你，你看着，吾說個放屁嘴攔在這兒，你要着她回班子，他一定着她住院，你要着她住院，他非着她回班子不可，不信，事到臨頭再看，大竹香自聽了小亭說小春和姓余的同住醫院這層，早經酸倒了玉齒，及經聽了小亭的志願，正合己意，只不便脫口說出來，其實早經拿鐵了主意，晚上和鬼兒愁說明之後，明天到醫院去接小春回班子，當日仁軒與小亭爲了對待子青的事意見不合，不歡而散，晚飯後，大竹香沒客，鬼兒愁悶坐房中，上着大葉兒茶，冷冷的對她道，咱這班子裏，自從小春住了醫院，冷清的要命，又搭上新年新月，越發的客少了，二春的客，連生帶熟，坐起席來，不啻一桌，這就是張二爺一搬來到場，旁人連面兒都沒見，張二爺和吾是老交情啦，上次不是說麼，他的太太過於野氣，只好在老家裏守倉看園，天津衛大邦之地，沒有她來的份兒，免得來時與自己丟人，他如今家成業就，浮財趁兩萬子，就是沒有管家

人兒，他看二春是個老實孩子，從良後，不至於沒常性，縱然張二爺上了幾歲年紀，她很正經，萬不致於有斜的歪的，因此和吾說，着吾和你商量，允許二春和他從良，到了小公館裏稱太太，和老家裏那位奶奶兩頭兒爲大，並非作妾作小，再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從良之後，還是來來往往，用你老張家作娘家，車兒來，轎兒去，你不是多個女兒麼，再說她要享了福，吃水還能忘了淘井的麼，以後對於咱倆萬錯不了，等着你閑暇了可以奪核奪核，咱向張老二這個老傢伙要多少錢，人兒呢，是你個人的，咱倆好厚到了甚麼地步上，天胆吾亦不敢主你的事，其實呢，吾一口答應了他，相好的你還能說個不字麼，不過水大水小別漫過橋去，對吧，近來鬼見愁，與大竹香的感情，一天比一天薄起來，鬼見愁揣測着女親家必然另有心愛之人，所以對於自己，只把灰熱火熱的勁兒一過，一天涼似一天，本來自從到任以後，很入進許多錢去，如今見娘兒們和自己輕描淡寫咧，所以凡用錢的事，老賴着一頭，在先大竹香看在他的錢上，還肯周旋他，到後來見他屬磁公鷄的，根毛不拔，所以越發看不上他，鬼見愁是抗抗慣手，早已猜透了這盤棋，這局面吃的了角子，吃不了粽子，可是自己白白地下了這注子錢，豈能甘心，必須找個機會撈撈，縱不圖獐抱掖路，亦落個細狗還家，故此不時勸着張二弄二春從良，打算從這件事上，狠藏狠噎幾百子，今晚閑得沒話變有話，把此事和大竹香說了，她是幹麼的手兒，早知鬼見愁對自己現用着秧後遮的方法，所以處處留他的神，今晚上聽他說出這件事來，明白，這是數算二春，把二春的身價，取多報少，鬧一頭子，然後冷鍋貼餅子，一溜兒完事大吉，那得能够，當下駁回道，相好的你，幸而打吾個知字兒，不然的話，還真有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還能管這件事麼，說麼不給錢小春出不了院，越想越胆怯，想着想着怒了；自認道，憑麼吾怕他，黃院長壓根兒就沒安好心眼兒，他和姓余的勾串合謀，姓余的調唆小春裝病，本來他朋友家開的醫院，自然由着他們的性兒反，白白的把唱手接了去住着，前前後後住了一個多月，麼包治費，咱算算吧，一天算十個茶圍，一夜算一個住局，牌局飯局上買賣那都不算，只這錢就遠去了，說不定姓黃的和他哥哥倆，都與小春不清楚，假如誰說不是這末一回事，吾有個證據還他，病人進醫院，住院包治，一動就是好幾百的包治費，既一個定錢亦沒收，並且連個保人亦沒有，並不是以前有交情，或是以前住過院，或者病人是督軍省長，真闊的邪興，都沒有啊，照這樣看來，豈不是明顯大露的你們是勾串合謀麼，越想這情節越對，橫了心，要叫馬車去，立時打道赴醫院去者，洗臉的工夫上，楊仁軒和李小亭來啦，仁軒問大竹香，你們親家倆商量計較的如何，大竹香把二人，交談的經過說了，並且說這就要到醫院裏去呢，仁軒聽她之言暗喜，知道不到五月節這親家倆必然裂桿兒，自己這點兒志願十有九能以償還，當下笑對大竹香道，謝老這可不對，男掌班兒的是幹麼的，素日吃太平宴，臨上事躲啦，他枉要落道了，奴要是這麼好抗，吾還抗奴呢，告訴你，他要是不去的話，你憑甚麼去拉這種橫車，再說當初包治的時候，你們和人家怎麼說的，不是五百元錢包治麼，如今赤手空拳，你一個婦道人家，跟人家去要賴，不太醜點兒麼，依吾說，你刻下應該無力使智才對呢，何爲無力使智力，便是硬頭實砍的大洋錢，拍那兒十軸現洋錢，把住院的領出門一上車，黃院長，綠院長亦不敢說個不字不是，空手套白狼，慢說吃住還末些日子，使它一寸橡皮膏，不

給錢亦休想離院，人家多勢衆，你是孤樹不林，到那裏來個不教出院，你該怎麼樣呢，大竹香道，據你這末一說，難道罷了不成麼，仁軒說，憑麼罷了呢，聽吾給你出主意呀，你不是說過麼，小春這筆住院費，終須着落在姓黃的身上，他自然能和他哥哥去辦，這不是你的老主意麼，如今還應該用這個老主意，大竹香說，小春現在住着院，吾那裏去找姓黃的，仁軒笑道，你自是老鴛子啦，連這末點兒心眼兒都沒有，你假作慚念小春的病，到醫院去探望她，既然知道她的病是裝的，當然不會傳染你的，你不必諍諍在今天一次要見着黃某人，由今天起，不拘那天都可以到醫院裏去，那天見着姓黃的，就勢兒求他辦理出院之事，比如說，遇不上姓黃的，遇上姓余的，照樣兒求他辦理，他倆，不論誰一答聲兒，立時馬上將小春接回班子來，病人已經出院，事後再說旁的，亦就不新鮮了，大竹香想了想很以為是的道，楊大爺這方法很好，那末吾幾時去好呢，仁軒說，今天明天後天，不拘那天都可以，大竹香說，按理說，吾今天應該辦出個起落來，姓謝的午飯不回來吃，難道說晚飯還不回來吃麼，晚飯不回來吃，落燈後還不回班子睡覺麼，吾以為，在他回班子以先辦出個起落來，他回班子以後，教他知道知道沒有雞蛋亦打了瀾子：沒他，吾亦能辦大事，以後他亦就不敢小視我了，亦教他曉得吾這裏有他沒他沒甚麼緊要，他知道這個以後，日後自然就少乍翹兒了，仁軒說，既然如此，這沒甚麼，吾和小亭都不是外人，在這兒自坐着，你來踰德來醫院，不準能接小春來不能，亦不用馬車，人力車一輛，既省錢，又省事，既能接小春一同回班子，她既然沒病，亦無須乎馬車，兩輛膠皮回來啦，俺倆在此候你的好音，用吾參謀的話，吾亦好就此與你參

謀參謀，大竹香當下換了衣服，坐洋車來在德來醫院，到號房裏，言明前來探望住三號的張小姐，看號房的請她坐下，上去與她回了話，由女看護陪同大竹香到三號房來，大竹香見小春雖則倚着一疊靠枕合着眼，但面上的氣色甚佳，比沒病時顏色的多，只不過由她的雙眼外部情形上看來，彷彿是剛落過淚，並不是睡着的樣子，可是自己進門來，她並不睜眼觀看，大竹香走近床邊叫道，大姑娘，姑媽吾來啦，閨女，你睜眼，自從前夜子青與小春，夜裏由租界中回歸醫院，兩個人，一個是並沒有病，一個是病已痊愈，分明明日即便別離，值此靜夜無人，最難免的是未能免俗的勾當，但二人是一雙純潔的情侶，豈能教肉慾之思點污了彼此的清白，於是分房各宿，這一夜縱不免睡不安貼以及胡亂作夢，那都不爲二人品格之累，逮到天明，方才安睡，午飯前，被小柏來院將二人吵起來，當午黃氏昆仲設宴，給子青送行，邀小春作陪，子青別母離家，轉瞬一月工夫，又因爲父親爲人秉性特別，所以母親都不敢出來探視，只由小柏不時前往傳達消息，今天可回家了，自然欣喜過望，只小春對於子青出院，認爲生離死別一樣，雖忍耐着不肯公然落淚，但滿腔幽怨，能使闔座不歡，胡濫吃完了之後，由小柏將子青陪回家去，小春在醫院裏，經過此番離別，忽忽若有所失，一夜翻來覆去，滿床上折餅子，直到天明，睡到午前醒來，茶飯無心，滿擬下午小柏與子青來此相會，等了一天，兩個連一個都沒來，夜間又是整休的沒睡，天明時睡了一陣子，起床來彷彿有病，午飯時只喝了半碗粥，覺得身上不如住院來第一日輕鬆，倚着靠枕兒思想子青，他如何一去竟自不來，不單是他不來，連小柏亦不見，悶損的落淚，這工夫，大竹香到了，小春

覺着奇異，她好端端來幹麼，只閉上眼聽她的來意，大竹香站立床前，見小春の様兒，揣測不出她是真病假病，亦不敢露出來意，只問大姑娘近來病體如何，小春再不能不答，只睜開眼說，姑媽大忙忙地，看吾來幹麼，吾是有今天沒明天的人了，大竹香說，閨女，吾看你氣色比沒得病時候還好呢，你怎麼和吾說出這樣斷頭話來，小春說，吾照鏡子，自己亦覺乎着紅膛掛色兒的，曾問過院長，他說這恐怕是回光返照，人要是不好，氣色反倒好看幾天，隨便吧，人生在世，早晚是死，說着落下淚來，大竹香亦陪着紅了眼圈兒，一點兒法子沒有，只得扯着談說，你覺着這裏能治你的病麼，假如喝完藥水兒，鍋不動，瓢不響的，不覺怎麼着，要不你出院，回家去養病，請個中醫，配點兒丸藥，天天吃着，日久天長，或者好了，亦說不定，上年紀人說的好，病治有緣人，比如在這裏，黃院長說你的病不容易好，說不定門口兒上過個搖串鈴賣野藥兒的，出個偏方，一張荷葉，兩個棗子，三片生薑，四寸燈草，就能好了病，老在這兒囚悶的，病該好的，亦不容易好了，你自己估摩估摩，究竟是住院的好，還是回家的好，依姑媽吾的拙見，還是回家是上策，怎麼講呢，人挪活，樹挪死，你老在這兒，慢說有病，沒病的亦鬱悶成了病人啦，再說在這兒，想着說句知心話兒，都沒有個親人，真是，挺好的孩子，在醫院裏够多末業障啊，咳，人生在世，正應了俗語，俗語不是說麼，都沒有別沒錢，都有別有病，這兩你真是金石良言，孩子，你要沒病的話，這新正月裏，你便闊啦，吾亦跟着你抖起來啦，義順花茶館，聽說年前你給天合坤書館掙了不少人的錢，煩出人來和男掌班的說話，每月給你出八十塊錢的份兒，早晚兩場，天合聽信，蕭大炮亦和男子掌班的

咬過耳朵，教你每晚上登一回台，袖裏藏金，每月拿三十塊錢車費，租界裏的同慶茶園，人投人來和男掌班的說，打算約你到那裏上個中場，許了每月六十元錢，你算算，八十三十是一百一，一百一加六十，一百七，你要好着，每月一百七十塊錢進門，咱就吃之不盡啦，用不着再下窩子，咱娘兒倆，各自找個投緣對勁的人一過日子，亦是收緣結果，如今你這末病病殃殃地，白教姑媽狗咬尿泡空喜歡，天災病業，又有甚麼法子，吾就是窮命，人別跟命爭，你要好好生生地，那够多末好，老天按吾的頭，一天的歡喜變成愁，真沒法子，還能拾磚頭子砍天去麼，小春聽她這一片貧俗可厭的廢話，早已受不了，很惱怒的說，病好，病不好，都不算甚麼，吾出院容易，你們預備了吾的出院費啦麼，年前黃院長不是和吾談麼，要找你們先要一半錢，後來是我求的黃二爺，與院長說了好話，年前沒去找你們，好，你們如今接我回家，好極啦，吾死在家裏去亦很好，多少還有個親人兒看着吾嚙氣，死在醫院裏，太孤鬼兒啦，可以請黃院長來，交完錢咱回家，你坐甚麼車來的，大竹香聽小春的腔兒不亮，臉上塞下水兒來道，麼出院費，黃院長設計合謀，誑哄你住院，和黃二爺串通一氣，這都是姓余的用錢買出來的，你和姓余的在醫院裏過起日子來啦，咱們耍猴兒的，別瞞敲鑼的，你們的小鬼兒詭，究竟詭不過吾這老鬼兒，你要不擠兌吾的出院費，吾還不好意思的給你們個大佛升殿呢，如今你要吾的短兒，替醫院要賬，這爲架着炮向裏打，那可說不了啦，咱爲事有事在，捂着耳朵偷鈴鐺，以爲吾不知道呢，俗語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再說，紙裏包不住火呀，沒有不透風的籬笆，別看吾不見你的面兒，你要知道，吾是屬變法戲兒的，養着報

事靈童呢，你這兒一動，吾那兒就能一靜，別以爲不打照面兒，誰不曉得誰的舉動，她這一番詐語，小春究屬年幼，那見的這般手段，不覺天良發現，臉泛紅潮，大竹香見她心虛變色，知道情實不虛，益發冷笑道，孩子，你長吧，女大外向，吾不惱，吾告訴你，只願了在這裏見面兒圖方便，別忘了貪了便宜就有害，你知道你的客李小亭，他和你怎麼個報效勁兒，你一定知道，這事不是吾瞎掰吧，人家花了小二百塊子大洋錢，好良心，拿人家的錢和姓余的出門去吃喝玩兒樂，這事不是吾賴你們吧，不錯，李小亭是雛兒，他不算甚麼，你要知道，他背後可有山水人物呢，他表兄叫楊仁軒，在侯家後放蹦蹦錢的，你亦久仰這人吧，素日講打講鬧，在前清的時候，扎插過鍋夥，要過落道，聽說表弟受了騙，非要姓余的和姓黃的命不可，輕煞亦得把姓余的打廢了，吾這消息是真，是假，你一定心裏分明，是會的，出院費一字別題，你歸爲回家養病，幾時你願意進班兒，就幾時進班兒，吾亦不能立時馬上逼迫你掙錢，今天呢，姓余的和姓黃的亦未必恰巧在這兒，吾爲容你們三天限，三天之後吾來接你回家，說罷，不待小春回答甚麼，回到竹香院而來，進門來，見仁軒與小亭二人都睡了，大竹香知道這是等候自己工夫太大膩煩了，所以雙雙睡着，她看仁軒小亭兩個腦袋，陳列似的在那兒擺着，形容得小亭越發的瘦小白俊俏，仁軒越發傻大黑麻粗，她一陣感覺到人生在世，沒有十全的，楊仁軒這般有錢，生成這末個過午不候的腦袋，李小亭生成這末個上人見喜的臉子，可惜是個窮光蛋，如何能以與他倆從良，但又沒有那宗辦法，繼而想了想，似乎計上心頭，不覺自己和自己會心一笑，當下爲了要和仁軒說話，用力在他腿上捶了兩拳，仁軒被捶而醒

，滾起來看了看小亭睡得正香，於是笑道，覺着倒一倒兒罷，誰知道睡得挺死，小亭看吾睡啦，他亦跟樣兒學，他這末高聲朗誦的一說話，小亭亦被驚醒，坐起來兩眼發直，仁軒說，表弟，你沒醒明白吧，大竹香看了小亭睡起的嬌模樣，十分喜愛的摸摸他的嘴巴笑道，秋後的兔子，發怔呢，小亭不覺面色一紅，仁軒歪歪頭笑道，你她媽的這娘兒們，狗嘴不吐象牙，跑這踰醫院怎麼樣，大竹香把見了小春之事說了過大概，小亭聽一句皺一下眉頭，不等仁軒發言，他便說，這事辦得欠些，如何把吾獻出來，豈不教小春不痛快吾麼，大竹香撇撇嘴道，壓根兒她就沒痛快過你，吾勸你把那脖子腸子歇了吧，世上事就是這末着，一趕三不買，一趕三不賣，小春那末用你，又不你眼前，你一刻亦忘不下她，吾在你面前守着你，愛看你，你一些亦不惦念吾，這真是放着臥兔兒不拿拿走兔兒，仁軒聽了笑起來道，現世現報，真是活該的事，剛說完旁人是秋兔子，自己反鬧個臥兔兒，大竹香醒悟過來，不覺臉上一紅道，麼呀，人家說話，你老是素破董猜，兔兒怎麼的，現在你手裏有短兒，仁軒說，閉言少叙吧，唱說正經的，小春這碼你怎麼辦，大竹香說，怎麼辦，這不是已經和她挑帘兒幹了麼，還有麼說的，三天之後，吾去接她，乖乖兒地和吾回班子，萬事皆休，說個不字兒，吾和黃某人就是一場官司，小亭從旁發問道，吾聽說她不是先回家去住麼，回班子，病身子成麼，大竹香聽了冷笑道，小春沒病裝病，是你說的吧，如今又說她病身子，那末小春到底是有病還是沒病啊，小亭自知前後不對碴兒，不再言語，仁軒說，咱這樣，三天之後，你去接小春，回家去亦罷，回班子也罷，只要能够接回來，便算你的奇功一件，如其接不回來，然後教你們男輩

班的去辦，大竹香說，甚麼，吾有能為接她回來，沒能為，寧可求了旁人外人，亦不求他，好麼，這件事要用他辦，他就以為吾非他背着抱着不可啦，仁軒雙手一拍雙膝道，有你的，你果然定準了單持獨鬪的定盤星，鬧到天塌了自然有地接着，只要你能够不倚賴姓謝的，七十二斤半都是老海吾的事，不是不愛看他啦麼，去他娘的去，走了金剛有佛在，俗語說的好，走了穿紅的，還有掛綠的呢，世上就是他一個人是人物，不是姓楊的口過，老竹，吾告訴你，假如沒有他的話，你願欲混，難道姓楊的當不了男掌班麼，淫賦煩了的話，把班子一疊，馬上跟吾家去，進門就是當家大奶奶，使奴喚婢，子孫滿堂，憑他是誰，和楊大爺比，恐怕不是個兒吧，他這段柯外生枝的話，在小亭聽了以為太沒用了，直可以把女的惹翻了臉，殊不知大竹香非小春可比，小春要聽了這套話，真可以兩頭撞死，大竹香聽了甚為入扣，知道楊仁軒和自己一派是真心實意，當下自己打疊主意，和謝老鬧翻齒了，乾脆着楊仁軒拿出一筆錢來，還還賬，跟他一過日子，自己够年紀啦，撂下三十向四十上數的唱手，又是坐鐘，若不及早尋個收圓結果，頂到七老八吶咬，誰還要啊，大竹香因而順水推舟道，楊大爺，這不是你說到這兒啦麼，吾亦把肺腑的話和你言明，小亭是外人麼，背他個麼勁兒，吾早就拿定了這個主意，哪天和姓謝的一裂桿兒，說麼亦和你走，咱二位人對脾氣對，外帶着；其言未畢，小亭從旁笑問道，外帶着還有甚麼對，大竹香趕上前將小亭的左嘴巴上拔了一個蘿蔔笑道，外帶着年紀兒對，小亭摸着被拔之處搖頭道，有點兒非也吧，大竹香見了笑道，朱素雲唱射戟，還非也呢，說着看看鐘，七點已過五分，揚聲問趙二道，掌排的回來啦麼，趙二在院裏

接腔兒道，沒來，說完學着小禿紅秦腔的腔調小聲兒唱道，丁山兒呀，該回來啦，仁軒聽了罵道，你們這班子裏，父不父，子不子，一羣不是東西，大竹香不敢答言，用話岔開道，謝老這工夫不回來，一定在外邊吃飯呢，他不來，咱三人吃，叫飯去，當下叫了飯來，三人還沒吃完，鬼見愁來了，聽趙二說女掌班的請楊仁軒吃飯，喘橫氣兒，坐在櫃房裏發悶，司賬人老舅，給他開了飯來，他說吃過了，趙二給他沏了茶來，一邊斟茶一面低聲道，掌班兒的，這不是老舅在這兒了麼，咱們全不是外人，吾這話亦不用背他，你老每天出門洗澡，上茶鋪子，對於咱班子裏的事一概不管，這可不是事，請想既當男掌班的就應該事無大小全都操勞，女掌班的近來熱這個楊仁軒，可不是好兆，方才吾聽窗戶根兒，她們計議從良的事，還計議接少掌班的回班子，還計議要打姓余的和姓黃的，這本是於你老和吾們不利的事，本來吾一個當夥友兒的，原不該參預這些事，要知道吾是這兒的開國元勳，跟着牌匾兒進來的，她和人從了良，大家指着麼呢，方才吾不是和老舅計議麼，他說，還是教你老知道的好，知道以後，及早疊個譜兒，高低是出那門進那門，怎樣別和姓余的姓黃的套事，怎樣將楊仁軒這碼割斷了，怎樣教女掌橫的收心，好生作生意，要不早早下手，叫大家將來得落個竹籃打水一場空，吾說這話，請老爺揣拳揣腕罷，鬼見愁聽了冷笑道，告訴你二位說，這樣吧，諸事請你們二位幫吾的忙，要的，甚麼遲進頓推兒看不出來，還等老二你說，這樣吧，諸事請你們二位幫吾的忙，要好大家好，女掌班的她生外心，咱不理那個墮兒，走了穿紅的，自有掛綠的，少掌班兒的精明強幹，能當少掌班兒的，不能當女掌班兒麼，趙二聽了很吃醋的駁議道，老爺的話

，你那爲妄想啦，咱們今天說真個的，大姑娘和姓余的那爲一般一配，早晚從良，這裏頭的事，還瞞的了吾們當夥友的麼，別看現在不實行，這一定是余家家裏沒說符，那時說符了，她拿腿就走，要知道她是玩兒票的，一點兒牽掛沒有，說走就走，誰敢說旁的呢，你老覺手着女掌班兒的有無均可，她假如從了良，多少落一頭子，然後乾閨女一升老板，男掌班的落一個姿姿媚媚，沒那個事，最好是把姓楊的擠落下了，女掌班的收心混事，咱大家依舊還吃太平宴，不然的話，不怕老爺你過意，老爺這金錢豹，恐怕當太平，再說咱爺們是沒滾的樹打三竿子的手兒，怎麼着，教他買賣學生把鍋端了走，慢說老爺是串鍋夥的出身，小子吾這鬚貨亦不擾這手兒，鬼見愁本放不過楊仁軒去，不過不好無事生非，如今被趙二的激將法激起火兒來，當下冷笑道，告訴你老二，這姓楊的吾早就放不過他去，但他是花錢的客，咱作的是生意，還有拿財神爺向外推的麼，他既然找尋到咱爺兒們身上說不了，講不了，金鐘亦得撞，夜壺亦得捧，他雖然不算個甚麼，咱不關他，他越發要踩着鼻子上臉，教他等着吾的，你哥兒倆看戲搭台吧，亦教姓楊的曉得吾這馬王爺是三隻眼，司眼人老舅是個老誠人，說趙二兄弟，這姓楊的亦不是善良之輩，別太大意了，再說誰沒有三好兩厚的，你只願給咱們老爺出主意，亦得教老爺有個預備，鬼見愁冷笑道，老舅的話，不是跟你吹嘮，謝老的長板坡你是沒見過，那天演個二本兒你看，說到這兒，聽大竹香的聲音喊趙二趙二，趙二答應着來啦來啦，吾沒掉魂兒，一邊說着一邊來見大竹香，原來飯已吃完，着他收拾傢伙，打臉水來，仁軒和小亭吃過茶，因爲大竹香來客，他二人這才出離竹香院，及至客去落燈之後，大竹

香本屋子才騰下來，鬼見愁一脖子橫氣兒坐在她屋裏椅子上發楞，大竹香知他和自己找這兒，故作看不見他，自上床去，坐在被筒兒上抽烟捲兒，很無聊的噴烟圈兒玩，鬼見愁看她一些見面之情亦沒有，不由憤火上沖，冷笑道，你到醫院接小春去啦麼，大竹香道，憑甚麼不接她去，男女說話，都要君子一言，板上釘釘，憑麼說了不算，吾自己去的，亦居然齊鬚齊尾回來啦，一點兒油皮兒沒掉，他那裏有狼，有虎吾幹麼不敢去呀，鬼見愁聽她所說的都是噎脖腔兒，哈哈一笑道，相好的，此言差矣，誰說你不敢去啦，你去啦就去啦，那還算的了一回事麼，究竟她是回來，還是未回來，還是已經回來了呢，大竹香說，她憑麼不回來，可有一節，咱要人人物物地拍在那裏五百塊錢的出院費，那還有甚麼說的，吾等你到大平夕，你的大駕亦沒光臨，吾是急性子的人，架不住鈍刀子，又搭着楊仁軒來啦，他勸吾去接小春，他不是說麼，你自管去，鬧出事來，男掌班的還能看着麼，他這末說着，才把吾這鬆人的胆子助起來，吾到醫院裏，和小春換了口啦，她怎末着，架着炮往裏打，吾是甚麼好剃的頭，你替醫院裏要錢，吾沒錢，吾沒出主意教她住醫院哪，厭根兒吾亦不曉得醫院裏賣甚麼，憑麼上吾要錢，吾已經向她說啦，她和姓余的勾串合謀，姓黃的弟兄倆亦都是事中人，簡直一個好民沒有，拿着醫院當小公館兒住，不知姓余的算賬那就算是厚道了，怎麼着，還要出院費，鬼見愁說，這一片都算廢話，一言超百語吧，高低是怎末出來的呢，大竹香說，走着出來的，難道說還滾着出來麼，鬼見愁很厭惡的說，歸訖是怎末辦的呢，大竹香說，吾給她三天的時限，第四天吾去接她，乾脆跟吾回班子，咱爲一天雲霧散，說個不字，先捧哏醫院，

然後歸崗，吾甚麼老要臉的，養漢老婆，臭混世的，提那兒吾不敢去，鬼見愁說，相好的，擇下遠的說近的吧，假如的話，到了第四天你到醫院去接人兒，黃院長不放她出來，你又該如之何呢，大竹香說，他不放，吾和他有一得一，她是吾老張家的女兒，亦不勞旁人的心，再說這件事，眼時刻下算爲吾張家的事了，不能算竹香院的事，本來住院的時候，亦說的是張小姐住院，並沒說張小春，張小姐呢，自然是張公館的女兒，吾是她姑媽，和醫院裏交涉是名正言順的，相好的你，歸爲高山上一站，看吾和黃院長這場二虎相鬪，果然吾勝了他呢，小春那孩子隨吾回來，那自然是念佛嘍，如其姓黃的他有門子窗戶，吾栽了跟頭，相好的，謝老爺，不怕閣下牙倒的話，誰背後沒有個三好的兩厚的，他們還都看着吾現世麼，多少亦要有一位二位的熱心腸兒的漢子，難道說還都看吾的哈哈笑麼，真個的竹香院的菜兒飯兒，連一個有良心的亦沒恩養下來麼，鬼見愁聽她一派的噎脖子腔，自己來的，氣衝肝肺，冷笑道，吾明白，楊仁軒這些日子和你冒熱氣，諸事不拿自己當外人，凡事大包大攬，把姓謝的看成無能之輩，好極啦，黃院長，人家是憑醫道掙錢，房錢飯錢，藥錢，工夫錢，咱不能和人家沒良心，再說把個白面書生，拔換栽了跟頭，又有怎麼個臉露，俗語說，寧敲金鐘三響，不打鏡鏡三千，楊仁軒不是咬雞霸鬪麼，好，好極啦，吾有找黃院長的精神兒，吾和他兒個高低，明人不作暗事，他把吾趕羅下了，吾是推位讓國，吾把他趕羅下了，他從今別進侯家後大街，相好的，勞你的尊口，傳吾的賤言，吾和他，有他沒吾，有吾沒他，大竹香萬一亦想不到他的過節兒來得這末快，當下很費斟酌，不知和他是忍耐着對，還是翻臉的對，一時拿

不過主意來，只有扯着淡說，打盆兒的論盆兒，打碗兒的論碗兒，用不着東葫蘆扯西架，冤有頭，債有主，有人家姓楊的慶事，開醫院的姓黃，不姓楊，鬼見愁說，相好的，事到如今，掰插清楚了吧，你的對頭兒姓黃，吾的對頭兒姓楊，咱二位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你接你的人，吾套吾的事，你幹你的，吾幹吾的，這正是盆不粘麵，麵不粘盆的局面，說着看了看坐鐘道，天不早啦，養養精神，明天各自稿各自的吧，說着話，上床去，蒙頭睡去，拋下大竹香獨對孤燈，出神兒足有半點鐘，聽鬼見愁打呼之聲，心下十分厭惡，想當初沒有男掌班兒時候，睡覺都是清靜的，自從結識了謝老以後，每夜的打呼之聲，鬧的人睡夢不安，在先前好厚的功夫上，還能耐着性兒有担待，如今意盡情疏，這呼聲真教人寸刻難挨，越想越恨，越想越覺着鬼見愁該和他散夥，散夥之後，如何與楊仁軒去從良，怎樣進門當家，想得非常高興，她對於仁軒那面上越高興，可是覺得鬼見愁這面上越厭惡，如今反來復去，折了半夜餅兒才睡着了，黃小柏陪同子青出院後，來到余宅，余母見兒子病好還家，對於小柏千恩萬謝，感激的含着老淚的笑，取二百元錢出來，求着小柏給醫院裏送去，小柏如何肯接，小柏去後，余母打發老僕給醫院中送去，據說是助給醫院的一筆藥費，如有貧寒之人花不起錢治痛的，可以用這筆費用來幫助窮人，黃院長留下之後，不好意思收入腰櫃以裏，帶回家去，說與小柏，和他商量，是留下，還是退還，小柏想了想，退回去，轉使余母不安，留下時，正好作爲後用，當下笑對小石說，亦別退回，亦別入賬，請你暫存，千萬莫用，以後短不了非常知事項用錢，到時可以提用此款，小石無可無不可的代爲存下，次日，小柏來余宅，意思

是欲邀同小青出去散散心，到了余宅，見子青悶坐垂淚，小柏問他所因何故，他不肯說，還是小柏請示余母，才知曉是余翁教訓子青一番，子青被母親膩愛慣了，如何受得了父親的嚴厲管束，因而委屈的受不了，原來余翁爲人，古板嚴正，對於自己太太地膩愛兒子，十分不滿，但以老夫老妻的不肯撚面皮，此次子青害了不可見人的症候，老頭子想，當然生的是花柳病，年輕輕地，尙未結婚，先生過天報瘡，不但於抱孫方面有關係，在良心上太對不起親家那裏，再說兒子，一個不滿二十歲的人，既不求學，復不作事，成天際花天酒地一樂，不但傷身體，損名譽，自己是六十歲的人了，還能再活六十歲麼，日後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究竟吃那堡呢，越想越不自在，因此和老伴兒無形中嘔氣，余母忍耐着閑氣，盼到兒子回家，着子青來給父親補叩年禧，余翁見他面比菊花黃瘦的弱神情，不由的新怒勾起舊火，因數落道，你如今老大不小啦，書亦不讀，事亦不作，還不規規矩矩地啃老子，每天隨同狐朋狗友，無非去吃喝嫖賭吹，果然花錢買個平安，亦還罷了，偏又買來個見不得人的症候，你岳父聽說你病了，打發人來探問，這明明是打我的臉，我再份要面皮的話，一頭扎在小河子裏亦死了，吾這末大的人，還能爲了你這畜生，傷壞了父親的遺體麼，只好板着臉依舊活在世界上，事到如今，還有甚麼說的，讀書呢，晚啦，亦惟有牢牢實實地找個事情作，遠遠兒地走一遭，亦省得在天津現，出去吧，你再在我面前，活活地堵煞我了，余母將子青扶出上房，送到書齋，子青委屈的落淚，余母千安萬慰，不知怎樣是好，氣的余翁出門而去，小柏得了這個底細，勸子青隨自己出門去開心，子青在先不肯，高低由余母說着，這才隨同小柏出去，小柏

打算陪子青去打茶圍，子青不肯，說是身上發冷，小柏陪他同到澡堂中，洗完飲茶的工夫，忽見一人走入，認得小柏，趕過來相讓，小柏說，玉廷幾時到津，那人說，今天剛到，住在河北三星棧呢，老太爺好，與吾請安吧，說着將小柏子青的澡牌抓過去，口中喊着吾惠了，小柏並不謙讓，只說聲謝謝，那人脫衣去洗的工夫上，子青問這人是誰，小柏說，這人叫黃玉廷，少年時在家嚴手下作過事，如今闊啦，在他老家裏，是村正副的身分，每年下幾次天津，吃喝玩兒樂，所爲是花錢買見識，成啦，少時咱和他玩一晚上，你看他那吃不得味，穿不得樣的神情，真能消除塊壘，子青說，吾與人家沒交情，怎好一同玩兒去，小柏說，他好交，只要是天津會吃會花的人，他就趕着交，他有他的道理，是你萬想不到的，走得日子多了，自然知道他那人的哲學，還告訴你，和他同走，千萬莫搶着花錢，滿讓他花，他認你是真心交他，如其一盒來一盒去，他就說你虛僞，不誠心交他，子青聽了很爲不然，方要說話，黃玉廷已經洗完，在小柏坐的對面床上落坐，一面擦着臉，一面笑道，小柏，你們老太爺最煩氣吾下衛，老說鄉下人，該守本分，不該到天津來，天津是銷金窟，填不滿的大深坑，吾又何嘗不曉得呢，只是吾在天津呆得慣了，偶爾回老家去，收收鮮魚大蟹，採採荷葉菱角，再不然相看幾家堂客，開開心，還須要陪伴着客籍的朋友，吾自己，不怕小柏齒冷的話，黃玉廷大小亦是個一村之長呢，怎好疏忽了自尊自貴，所以住不上一季，就得下衛，天津是寶地，藏龍臥虎，是不消講咧，社會上一切的設備，太合吾這土財主的意思了，說至此，覺乎着自稱財主，雖則下了個土字的謙恭字眼兒，畢竟有些失口，笑着拱手，向子青道，恕吾放肆，

子青不好回答，不覺面色一紅，小柏說，還沒與二位引見，這位是余子青，這位是黃玉廷，都是吾的好友，他倆彼此說了久仰，小柏說，玉廷，你怎麼看出俺倆是一同來的呢，玉廷笑道，黃二少，太小視吾們莊稼人呢，你二位共是一把茶壺，那不明白的告訴人二位是一事麼，小柏笑道，你真把吾們天津衛給磨明了，子青亦暗暗佩服於他，玉廷說，二位穿，小柏你還不給哥哥接風麼，吾吃你頓小館兒，然後和吾去看吾的貴相貴，小柏說，你吃大餐麼，咱上德義樓，玉廷擺手道，有交情別提吃大餐，山東館兒吾却吃得上來，小柏說，那末咱吃萃元樓，三人來在萃元樓，坐了雅座兒，玉廷很得意的道，吾親自去打電話，叫吾們唱手來，先給你們二位呈呈樣，少時，打完電話，入座後笑道，莫看吾這大老憨，天津衛的唱手，都和吾有個面兒，方才去電話的這老二，牛不小，鬼客的名氣，無人不知，似吾這般傷財惹氣的腦袋，簡直不能朝見她，可是黃某，沒問那一段，到她那裏一胡來，沒想到變好，這不是，老沒去了麼，方才一打電話，她親口許吾，立時就到這裏來，這面子誠大啦，子青說，貴相知是那位呢，玉廷說，同慶部的芳妃老二麼，黃瘦子臉兒，愛擠紅點兒，老彷彿生病新好的樣子，水蛇腰，有人說她長的像甚麼紅羅夢裏的清文，俺不曉得說的是誰，反正她是個引得動男子愛慕的女人，其實吾們敝鄉，在北幾省裏，可以算得產美人兒的地處，可是敝鄉的美人兒，都是粉色臉蛋兒，或是白色臉蛋兒，似她那黃色臉兒可少得很，吾所以因着少見者爲貴，故此很喜歡她，要走一甩吾，吾早就跳了槽啦，合該洋錢有婆婆家，她還是對於吾真優待，小柏聽了笑道，這應了改良三字經呢，稱五待，皆有由，憑麼她給你五待之首的優待呢，還

花市春柔記

不是爲了你姓孫名上大，他這一套話，不但玉廷聽着不懂，就連子青亦不明白，子青說，改良三字經是怎麼回事，小柏說，你連這個都不懂，倡門中有五待，一曰優待，二曰款待，三曰招待，四曰慢待，五曰虐待，玉廷他說受着優待，優待不是五待之首麼，請想，同是一樣花錢而所受之待，則分五等，自然各有其因由，所以把三字經裏稱五代皆有由的代字，改用待字，這就是改良三字經，玉廷說，這聽明白咧，好端端俺怎麼又姓孫名上大了呢，小柏說，這是你受優待的因由，皆因你錢在頭裏人在後頭，所以你叫孫上大了，子青聽了轉一轉眼睛，已經明白了，玉廷則依然不懂，納悶道，就讓吾以錢當先，亦不能更名改姓不是，子青代答道，玉翁，小柏這是燈虎兒，百家姓第一句不是趙錢孫李麼，孫字的前邊不是錢字麼，這說的是錢在頭裏，至於名上大呢，還出在小孩子描的紅幕子上，普通的紅幕子第一句不是上大人麼，上大的後頭當然是人字，所以說人在後頭，小柏，吾批的對吧，一個花枝亂顛的姑娘嬈進門來，看了看三人笑道，原來是你們，說話，忽見門帘起處，一個花枝亂顛的姑娘嬈進門來，看了看三人笑道，原來是你們，玉廷說，敢則你們都很熟，方才怎麼不說呢，誰認識她，當面言明，誰有交情讓給誰，乾好兒的拆其禿子，芳妃落坐說，少胡扯，黃二爺是吾們老大的客，余二爺是吾們老大的朋友，吾和他們二位是點頭之交，拆誰，玉廷巴不得他二人都不是客，於是大喜道，却好，省得拆一個上一個的都不得勁，老二，你要菜吧，芳妃說，不用要，跑堂的知道，下一百次筍子，老是那一味菜，少時便上來咧，說着四人大吃大喝，玉廷見老二毫不客氣，並不像普通唱手裝模作樣，心裏快活，因而沒話變有話的說道，吾能猜老二要的

甚麼菜，老二說，你猜對了吾請客，玉廷說，客，你請定咧，你要的是炸鴨肝，小柏聽了搖頭道，吾以為是鮑魚湯，玉廷說，你怎麼知道她要鮑魚湯呢，小柏說，吾未曾說吾猜菜的原因，先說你猜菜的原因，在你以為凡是唱手耍菜，都要炸鴨肝，你要知道，凡炸鴨肝的唱手，都是因着有些虛名，故意形容自己多忙，炸鴨肝三分鐘能上來，唱手敬完了自己所要的菜，便可以告假，那是買烟不由裝着玩兒的唱手，才是那末個舉動呢，老二是天真漫爛的姑娘，決不會拿糖作怪，慢說家中不來客，縱然真有客來，派人告假，她不吃個爽利，誓不回去的，所以吾知道她要這又簡便又適口鮑魚湯，老二聽完笑道，小柏這猜八九不離十了，吾們香臘紙所猜的，真是陰天打跟斗，沒影子，子青聽出便宜來，因問道，莫不成是川鮑魚，芳妃聽了拍手道，還是人家余二爺，猜的太對了，小柏聽了不服道，對就對，對怎麼個太法，鮑魚湯不就是川鮑魚麼，怎麼吾先說的不對，他後說的對，諾，吾明白啦，還教吾說出來麼，芳妃含笑怒道，麼呀，你還是姐夫，好姐夫啦，屁姐夫，玉廷見此光景，揣知她等一定有過馬兒溺，只不向那上頭識，當下攔阻道，老二，別和黃二爺沒大沒小的，聽吾請示余二爺，說着話，敬過一杯酒去笑道，余二爺，吾討教閣下，怎末知道吾們老二要的是川鮑魚呢，子青說，在先前唱手耍菜，忙着走的要炸鴨肝，此外，多是要鮑魚湯，所為是菜是上等菜，作着又不費工夫，而價值又不大，這可以說是唱手的專菜，自從洋飯店日比日多，小規模的番菜館，到處皆是，鮑魚湯的地位，和山東館的大白瓜子相差不多，因此鮑魚湯已失去菜的資格，唱手們到中國館子裏耍菜，昔之要鮑魚湯者，如今多改要川鮑魚，其輕鬆華貴比鮑魚湯在上

，吾所以聽二姑娘說小柏猜的八九不離十，故此吾猜個改頭換面的，其實小柏所猜，已然是雖不中不遠矣呢，吾算是猜了個便宜的燈虎，芳妃看着子青說一句，心裏愛一句，聽到後來，滿面紅潮，低下頭去，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咳聲，小柏生恐她的作工太於的露骨，惹起玉廷吃醋，可是玉廷雖則心裏明白，但外面兒上並不識破，只贊美子青高才，當時吃完飯，三人齊到老二那裏，坐在老二屋裏，小柏問老大呢，老二說，她回老家看媽去了，她媽病的很重呢，小柏說，她老家是那樣，老二指着玉廷道，和他是同鄉，玉廷說，你們老大是敝同鄉，吾真不知道，她媽家住那兒，你只要說出地名兒來，吾立時便能知道她家的門戶，老二說，她家住在北大橋，玉廷笑道，吾想着她家亦得住在北大橋，老二不悅道，比的了你麼，家住富貴街，小柏聽了詫異道，你倆說的是那裏話，老二說，吾們可不是勝勞做兒麼，老二是他同鄉，當然亦是勝勞的，那鎮上，北大橋住的人家貧窮的多，富貴街是富戶人家多的地方，這你該明白了吧，小柏聽了點頭，四人靜坐間，老二對於子青，死釘住看了一會子道，小柏，余二爺近來怎末這末瘦，小柏說，你管的着麼，老二不服道，吾要管，子青見老二起急，忙着解紛道，二姑娘吾是病剛好，老二聽了皺眉道，你這末個不結實的身子，却又有疾病來纏，怎經受得住，瘦的教人看着怪……其言未畢，小柏搶着道，怪甚麼，怪疼人的，誰疼咱哪，唱手，老二打了小柏一下道，人說話，你幹麼腰裏插鎗，黃玉廷把這景像看在眼裏，揣知自己的唱手與這姓余的有形兒，不敢吃醋，自行來解嘲道，小柏，出了二月，一進三月，敝鎮上便有意思了，雖不能如夏季裏入眼都是景緻，可是花紅柳綠地亦非常有

趣，再加上天煖和了，小男婦女的都出門來走逛，尤其有個意思兒，在吾們看慣了的人們，本不覺得出奇了，要是沒見過的人看了，分外覺得有趣兒呢，你以前不老是想着玩一騎去麼，說去不去，亦不是一次了，這回你來個真的，在舍下一住，好吃好喝，沒事時，咱去看堂客，管保有獨霸絕倫兒的，余二爺一同，子青點頭，紅着臉說了好好二字，那一派的姣羞，彷彿洞房夜裏的新嫁娘，在玉廷小柏眼裏看來，無非少見世面而已，在老二眼裏看來，其美爲生平所僅見，愛之極，意欲拉過他來，或是咬掉他一塊肉，或是其他，不拘怎樣吧，總得着他感覺到或是痛苦，或是快樂才好，一雙俊眼錫的好像兩個一字，面色則嬌滴滴比方才顯紅白，小柏見比光景，以爲不妙，忙着說，天不早啦，子青，咱二位先行一步，吾送你回家，玉廷攔阻道，走，咱少說着還得打三個茶圍呢，爲甚麼走這樣早，小柏說，你不知道，近來余老伯很犯脾氣，子青回去晚了不便，願欲聚的，小柏將子青送到家門口兒上，定規好明天早飯前，在澡堂子裏見面，方才別去，次日，子青早晨起來，余母到書齋裏來說，你父親方才出門去留下話，說是與你找外縣鹽務上的事呢，所爲是着你離開天津，到外邊兒學學世事人情，亦免得在天津荒唐壞了，去個一年半載的，候着你媳婦病好之後，你回家來給你娶親，子青聽了心下不悅，但又不敢說甚麼，只摸索着穿衣服，刷牙漱口，延宕到十點鐘，到澡堂裏來，初以爲天這末早，誰能像自己這樣閒暇，人們不差甚麼都去爲名利奔忙，誰能這工夫來洗澡，及至到澡堂以裏，見洗澡的客人非常之多，但洗去的很少，睛覺的很多，子青一陣迷離，心裏

想，莫非自己誤入店房，這是起火的小店，但局面又不對，繼而收收神，確定是澡堂，但很疑心怎的都不去洗，全都睡覺呢，如其說這些人夜間都沒睡覺，那末都幹麼去了呢，縱然因故未曾睡覺，亦該各歸各家去睡，如何都跑到這裏來睡，飲一杯茶，又想到或者這澡堂是兼作旅館生意的，由晨幾點到落燈，專作澡堂事業，由落燈至晨幾點作旅館生意，但詳細一想，這念頭不對，澡堂中是不容人寄宿的，官面兒上有公事，至於留這些人過宿，當然是更不許了，這工夫由打雜兒的給買來點心，由茶役轉放在子青面前時，子青詢問茶役道，你們這裏還留客人住宿哪，茶役笑道，二爺，咱不過俚戲，住客是人家妓女們女流之輩所留的，吾們澡堂裏的同人都是男流之輩，留下住客怎末伺候人家呀，子青正色道，吾從來不和誰說笑話，不過看着這裏人都睡不洗，不免疑心罷了，故此問問，茶役笑道，這些人們，並沒公事，所以花一毛二毛錢，在這裏泡幾點鐘的蘑菇，他們亦自有他們的鐘點兒，該着他們走的時候，他們自然會走的，子青說，不用說，這些人都是很有錢的，所以不用他們指身為業，每天來這裏花錢養靜，不過來此洗澡則可，老這末睡亦怪膩的，再說既然是家道便宜的人，何不在家中多睡幾點鐘，起床來洗個澡，然後回家一吃飯，豈不很好麼，為甚麼放着家裏綿被厚褥子的不睡，反來此舖毛巾蓋毛巾的睡呢，茶役向四外看了看低聲道，二爺，你老真不曉得，我告訴你老，凡洗澡的人，如其是三分為洗七分為睡的，都是與唱手們有關係的，比如給妓女抗攪的，或是妓女的本夫，或是窩子裏打更的，這一類的人，都到這工夫奔澡堂子，有的是夜裏不得睡覺的，所以來此睡覺，有的睡得正香的，被洋錢給趕門在外，他不能不到這裏來補足

了他那沒睡足的覺，在這以外，亦有窩子裏的住客，一夜沒得好生睡覺，天到這般時候，回家去睡，怕太太追情問理，故此亦到這裏來睡，至於外鄉人沒家的，住過窩子，更得到這裏來歇乏兒了，所以吾們這裏的客人睡的倒比洗的多，說到這兒，忽見小柏和玉廷二人一同走來，茶役給二人找座位，才把這個話頭兒打過去，洗完澡，玉廷請客，去吃萃元樓，席間，子青鬱鬱不樂，小柏問，昨天晚上回家，老伯沒說甚麼嗎，子青說，與吾找外埠鹽務上的事呢，並非爲了掙錢，只爲是離開天津，免得荒唐，還不知把吾充到那州那縣去，實行的日子還快，咱們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說着連飲了兩杯，很爲失意，玉廷說，怎麼余二爺要到外埠去走走，天津衛這樣好地方不呆着，到旁處去，那兒亦不如這兒好，小柏說，這事不光你懂得，余二爺何嘗不懂得，不過他們老太爺脾氣很怪，說到那兒辦到那兒，玉廷說，吾看余二爺的意思，在鹽務上混不了，吾走南闖北，甚麼沒見過，那種吃苦子的事，如何是吃喝玩兒樂慣了的人所能幹的呢，小柏說，話雖是這末講，但是嚴親之命難違，怎好說是不去呢，玉廷說，其實這沒甚麼，敝縣的鹽務，那不是尊大人居着領袖，與其到旁處去，莫若到那裏去，上任之後，可以不在總店裏呆，只到舍下去一住，連小柏索性全去，住上幾個月，幾時玩膩了，幾時咱三個到天津來玩兒些日子，在天津玩兒膩煩了，再回到舍下去住，來個兩頭兒不見日頭，豈不就脫了這番作事的拘束，小柏說，這沒甚麼，吾陪着隨喜幾個月亦不要緊，只這件事不能由吾到余府上去說，因爲吾是他的同走之人，吾要去說給子青找妥了鹽物的事，余老伯當然要疑惑是謫就活局，倘玉廷以生臉兒辦這事，你本是吃鹽水兒長大了的，只說是鹽務中人，

欲意約請子青出去幫忙，或者反倒可以成功，你以為如何，玉廷說，這沒甚麼，咱只如此這般，大概能以大功成就，子青說，此事可以慢來，且聽我家中的消息，假如家嚴氣勁兒過去，將給吾找事的事一字不提，咱亦勿庸船沒翻向河裏跳了，如其已經找妥了出外的事，非去不可時，然後再行這一着，亦不遲晚，三人定計已妥，當日聚到晚上，子青回家，正赶上余翁沒睡，子青不能不到後院中去周旋，余翁說，告訴你，出外的事，已經給你找妥了，及早收收心，道路並不遠，文安，頭目人是吾的好朋友，那位固執老頭子，看管着你這樣的沒尾巴麒麟，准能牢牢實實地着你不致走一個錯步兒，子青聽了暗怕，余母看着兒子的窘狀，愛莫能助，只得解馬上之圍道，你父親這大年歲啦，以後的事，還不是都指望着你，你老在天津，和幾個酒肉賓朋在一起聯串，那能學出好兒來，如今給你找了出外的事，雖然是習學的小局面，可是離開天津，再想學壞可就難啦，到前邊睡去吧，只聽你父親的信，說那天走，就那天走，子青心裏雖則不以爲然，口中只得答應着，回到書齋，思前想後，一夜沒睡，次日，找着小柏，說出這不好的消息來，商量着到德來醫院和小春見上一面，二人來在醫院，與小春見面，小春問明連日不見的緣故，子青將父親給自己找事的事，以及不日便要啓行等情節草草說了，小春聽了並無惜別之意，只淡淡地說，出外亦好，果然從此學些謀生之道，亦省得教老人家跟着操心，你只管去，休得牽掛着吾，你去幾年，吾都等你的，你想，吾還能變心麼，小柏見他這般行徑，翻覺可疑，於是詰問道，大姑娘，吾倆到這裏來，真怕你傷心太過，誰知你聽了這消息無事人兒似的，好教吾疑心，你究竟是甚麼意思，咱們這樣交情，非同泛

泛，誰要和誰藏心眼兒，那便遠了，小春聽小柏之言，正中肺腑，不由一陣傷心，雙手捧了臉哭將起來，哭過一陣去，小柏說，你既然哭痛快啦，有話請講吧，小春說，吾很想你們來，因把大竹香來接的事說了一遍，用熱水洗過臉，然後接演道，你們想，她如今和吾的客李小亭的表兄楊仁軒很熟，好用問，和謝老涼啦，楊仁軒不是善良之輩，他要找尋你們，你們能以出門走一遭，豈不甚好，小柏說，既然這樣子，亦好，原定規子青出門，吾陪他同去作伴兒，如今既然有了這件事，一同出去的很對了，小春說，小柏，吾把子青交給你啦，俺倆日後的大團圓全朝着你說話，小柏聽了心中一陣難過，眼一發酸，險些流下淚來，遲頓了一下子，忍住了淚答道，請放寬心，三人彼此相對無言間，猛聽院中有人高聲道，張小姐在那屋裏，接見接見，小柏說，謝老，子青點頭不語，深恐謝老此來於自己不利，小春打起門帘相讓道，老爺裏請，鬼見愁見小春稱自己老爺，心花怒物，甩起長袖，走進房來，見余黃在座，抱拳道，二位老爺，一向一向，二人含混着寒暄，鬼見愁落坐，小春獻茶，鬼見愁笑道，欄桿瓣子，寸啦，找還找不着呢，碰見啦，不怕二位齒笑，吾謝老要落道要栽啦，今天特來和吾們大姑娘來說說道，順便兒來與二位報信兒，合着吾們女掌班的，不知和大姑娘爲了甚麼，親姑姪，死放不過大姑娘去，其實人家是自家骨肉，吾算那細葱上的泥，不過呢，昔日當年和鍋夥的朋友處慣了，專喜路見不平，如今俺倆爲此事不時的反目，因此上她和吾變了心，熱上個放竅賬的楊仁軒，這位楊仁兄自己覺着自己傻不錯的，幫着女掌班要和尊駕你們老二套事，外帶着不給黃院長醫藥住院費，將大姑娘白白接走，明天不接後天必接的，因此上

吾們嘔了氣，趙二，老舅，都說姓楊的沒安好心，要端吾的鍋，再看連日女掌班的神氣，還是果不期然，方才聽個消息，楊仁軒給表弟李小亭爲了吃醋報仇起見，約妥了五七個无二鬼，到各處去尋找二位，那兒見了那兒打，非把二位打殘廢了不可，吾得了這個消息，再忍不住，所以跑了來和大姑娘商量，如何通知二位，不想在此巧遇，你二位最好是到北京或上海玩兒一趟，迴避個三五個月，這場禍就算躲啦，小柏與子青兩個公子哥兒，那裏見過這般陣仗，彼此紅了臉一言不發，小春雖然替他倆疚心，但比他倆還老練些，沉下氣去道，老爺，今天歸吾煩演，請老爺將他倆護送一程，能够平平安安各自回家，張小春知情不盡，鬼見愁見小春以一客一友託孤，不由的壯起了英雄肝膽，一挑右手的拇指道，閨女，全交給吾啦，保他們二位大駕的萬安，你瞧這個，說着話由袖內掣出一口明晃晃地手杈子來，冷笑道，好教二位放心，不遇見對頭兒還則罷了，倘若狹路相逢，請看怎樣白刀子進去，如何紅刀子出來，不是吹，謝老的長板坡二位是沒見過，一場羣架，死傷就是三五十口子，那般陣仗，放在謝老眼裏，不過小事一段，姓楊的你和吾套事，配麼，楊姓排仁字，由打宋朝就不够朋友，何況於你，說的小柏子青忘了駭怕，相與一笑，見謝老，袖起杈子，與小春作別道，大姑娘，吾此一來，不算白來，把他們二位救出龍潭虎穴，亦算奇功一件呢，小春見他一派的血心，指示他一條明路道老爺慢行，吾有個拙，見謝老抱拳道，請講請講，小春道，吾以爲李小亭諛則吃醋，那人是最柔和不過的，對於小柏小青二位七把刀八把擲子全是假的，不過不能不防就是啦，十成十是在老爺的身上，這場事，亦無非是空手奪杈的把勢罷了，謝老一拍桌面道，罷了

，犬姑娘真可以稱爲女諸葛，所見不差，吾已然約妥了幾位講打講鬧的弟兄，遠遠地保護於吾呢，二位，唱走罷，小柏急欲走去，早離是非的地，子青對於小春，則戀戀不捨，鬼見愁和小柏行一步先出房來，到院中相候，當下子青對小春說，吾這次奉父命外出，真是不得已的事，家下既不相容，誰知外邊又生出這樣事來，似這等楚歌四面的局面，天津衛實不容吾安身，只好到外埠走一遭，避過一年半載之後，吾們再會面吧，小春對此生離，渾同死別，縱有萬語千言一字說不出口，只忍淚低聲道，再見，子青知道鬼見愁在外面等候，小柏又很怕出事，只得硬了心腸，出門來與他二人會合在一處，三人同行，一語不發，鬼見愁相送二人到了北馬路，二人雇了洋車，乘上去方才互相抱拳說聲再見而去，二人坐車子來在貴妃書寓，見黃玉廷和芳妃用紙牌鬥七對兒呢，見他二人來了，忙着散局，玉廷說，到深堂子裏找你們沒見着，到這裏來亦沒有，到旁處去找，你們一對兒沒尾巴麒麟，簡直的沒處去找，只好在這兒等你們，二位又上那兒認識新擋兒去了，小柏點着一枝烟吸着說，今天遇見這末點兒事，咱們計較計較，因把探視小春巧遇謝老的事，對玉廷草草說了，玉廷說，玩兒鬧的事，吃醋爭風在所難免，你花一個，吾花一個，那咱不拈据他，拿刀動杖那可不是玩兒的，依吾勸，由刻下起，侯家後一帶，你二位可以免去，最好咱三位出去玩兒一趟，遠在後天，近在明天，一同啓行如何，小柏說，這樣固然是可以躲禍避凶，但是這些意外風波，怎好向余老伯台前直陳，最好明早不等余老伯出門，吾和玉廷同到余府，見了他老人家，申明咱的前議，亦勿庸着總店裏知道有這件事，只要余老伯一答應，咱們後天一同打道貴鎮，玩個三五個月，然後回

